

部二第傳球蝦

珠白
海雲

畫插偉特·著柳谷

目次

一	舊纜斷新纜續·····	(1)
二	黃埔登陸·····	(6)
三	河流在掌心上·····	(16)
四	冤家對頭樓上樓·····	(23)
五	訂密約發假誓·····	(27)
六	豎起幡竿等鬼來·····	(34)
七	長途·····	(38)
八	大鵬灣歷險·····	(46)
九	坐差艦到廣州·····	(50)
十	鱷魚頭穿軍服·····	(53)
十一	天上星星不知道·····	(56)

十二	夢見紅褲小姑娘	(60)
十三	日行一善	(65)
十四	揮淚別牛仔	(69)
十五	千里姻緣一綫牽	(73)
十六	三人行	(79)
十七	面向沙溪	(83)
十八	生命的賭博	(87)
十九	共飲珠江水	(95)
二十	愛情友情和酒吞	(102)
二十一	乘風破浪	(111)
二十二	奔騰的雲	(121)
二十三	狂嘯的海	(128)

一 舊纜斷 新纜續

香港海面上有一隻小艇，掌舵的艇家佬是九叔，划船的是他的老婆九嬾和他的女兒亞娣。僱艇人是鱷魚頭老洪。他原是香港一個冒險的大撈家，在香港站不住腳，現在打算另換一個碼頭。

黃昏時分，這隻艇划到荃灣海面。鱷魚頭打發九嬾上岸去買一床新棉被和一張草蓆，決定漏夜趕程，逃過香港警察的追捕。九嬾上岸時，他又吩咐道：「九嬾！回來買兩樽五加皮，再斬十元熟菜，大家同九叔飲一杯！」九嬾遵命上街去了。

這時，旁邊的一隻花艇上，傳來男女對答的歌聲：

女：新打薄刀共哥斬纜，斬開大纜免俾人彈；

男：大纜斬開小纜又續，續番條纜共妹痴纏。

女：各樣生涯由你做，本錢細小利錢長。

男：河下風流真架勢，睇嬌行動四淫齊。

鱷魚頭問亞娣道：「亞娣：你會唱鹹水歌嗎？」亞娣道：「我不會。」鱷魚頭笑道：「水上的艇妹，誰不會

唱鹹水歌呀！……你聽！」

女：買木唔知心裡爛，揀人容易揀哥難。

男：買包花針隨路撒，搵針容易搵妹難。

女：正月芥蘭仁個菜，繞埋酒樽等哥開來。

男：拆隻大船，得來个帶妹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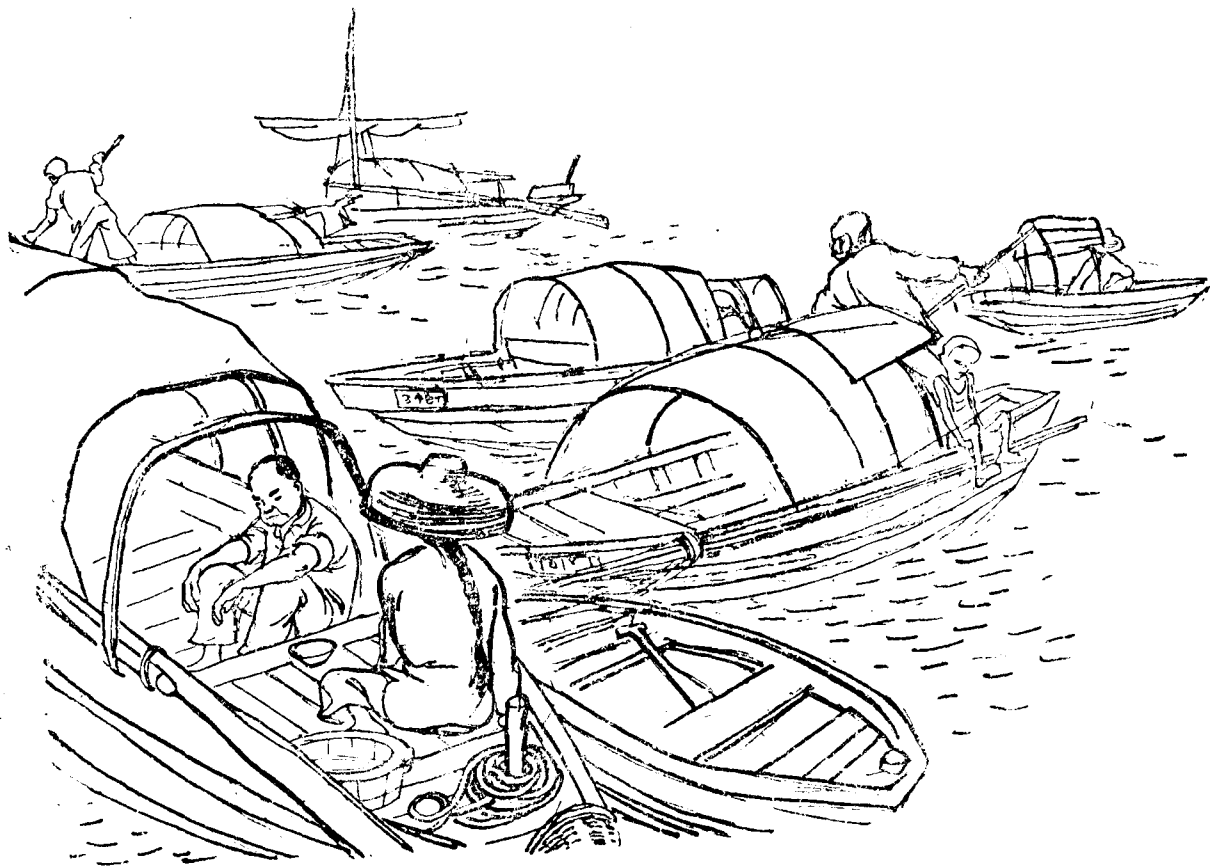
女：船頭擦穿船尾擦爛，擦穿擦爛不見人還。

男：裝隻大船還有兩樣，想妹唔到實在心傷。

鱸魚頭聽罷哈哈大笑起來。也覺得那句「各樣生涯

由你做，本錢細小利錢長」正是唱出他的身世經歷來了，而「新打薄刀共哥斬纜，斬大纜免俾人彈」這句歌，也正是唱出他此時的心境來。他在香港幾十件非法案子都一齊給人破獲，他跟香港的連繫的一條大纜，不能不一刀兩斷了。他今天正在苦心計謀，怎樣來一下「大纜斬開小纜又續，續番條纜共妹痴纏」。想到這裡，也不禁有點黯然，他的霧水太太洪少奶，此時不知落在誰家？她究竟跟了馬專員遠走高飛，還是勾搭上了魏經理藏在金屋呢？聽着隔舟的情歌，他忽然心酸起來。他今晚得借一杯燒酒，在這荖灣的海邊，澆一澆他的愁腸了。

亞娣是懂得唱鹹水歌的；她聽見隣舟的纏綿歌聲，再看到那艇上窗簾低垂，燈火搖曳，自己也有無限的感觸。她想起那個癡心少年蝦球，今天不曉得流落何方？



他跟香港的連繫的一條大纜，不能不一刀兩斷了。

生活怎樣？自從那次他在養生米店病倒，在他迷迷糊糊的夢囈中，她曾親過他的臉，摸過他的心窩以後，就不再見到他了。雖然她到過鱷魚頭公館去探望他，那兩個殺千刀的婆媽又不讓她進去，她至今還懷恨在心。現在鱷魚頭在艇上，她三番幾次想探問蝦球的下落，又不好意思開口。

鱷魚頭想到這次逃亡，還有好幾天舟程，恐怕艇上糧食燃料不夠，他又打發九叔上岸去備辦一切，九叔接過鈔票，有神無氣地上岸去了。鱷魚頭等九叔走遠了，就回過頭來對亞娣道：「亞娣，現在他們都上岸了，你有什麼話要對我說？」亞娣道：「說什麼？我沒有什麼話要對你說。」鱷魚頭道：「我看出你好像要對我說什麼的樣子。說呀，有什麼儘管說。我鱷魚頭上天下地，什麼事情，人家不敢做不能做的，我都可以一手勾辦！」亞娣想了一想，覺得跟這個人答話，要特別留神。她「眉精眼企」地望了他一眼，就問道：「洪先生：你到底是僱我們的艇到什麼地方去呢？你說明白等我們好打點。」鱷魚頭笑笑，說道：「這不用你姑娘操心，有水路可過的地方我都要去。我暫時離開香港一個時期。我僱你們一天，我就給你們一天人工伙食。你想這兩年來，我鱷魚頭可有虧待過你們？」亞娣素來風聞這個人名堂大，不好惹，那些殺人不眨眼的流氓，也敬他三分。今天他下艇時，雖然神色慌張，像個被人追趕的失魂狗，但腰上有兩支手槍，皮篋內有大把金器銀紙，還是小心應付他爲上。她說道：「洪先生，你往日待我們真好，今天你要到那裡去，也不妨告訴我們呀。」鱷魚頭道：「事關秘密，今天你不必問，遲兩天你自然明白。」亞娣道：「你不帶一兩個使用人嗎？你丟蝦球在香港怎樣生活？」鱷魚頭睜大了他的眼睛，詫異她說他「丟蝦球在香港」，他含糊道：「我老婆還在香港呢，何止蝦球一個人？」亞娣道：「你太有錢呀，她餓不死；蝦球他到那裡吃飯？油麻地碼頭的人，個個都說養生米店給警察封了，他再也沒便宜米吃了。」亞娣說罷留心看鱷魚頭臉上的神色，她覺得他的樣子很難看。鱷魚頭道：「你放心，我臨走給了他一百塊錢。」亞娣進一步追問他：「一百塊錢吃得多少時候呀？」鱷魚頭道：「嘖嘖，你多麼記掛他啊！好，等我住

定下來，我一定寫信叫蟹王七把他帶來。」一提到蟹王七，亞姊的心就跳起來。這個青年人，有一點大丈夫的豪俠氣概，可惜沒讀過書，胸無點墨，撈起世界來，會輸人一著棋。她想：唉呀，如果他們兩個人都來了，該怎麼辦？……

九嬖在街上替鱸魚頭買棉被，草蓆，五加皮酒和燒鵝乳豬，合起來她一共打了鱸魚頭五元褲頭，她但願天天替鱸魚頭買東西，天天揩油，長命怕計數，不久她就可以打一隻金龜作爲私己了。他碰見九叔，九叔問他：「你踢到銀紙嗎？這樣歡喜。」九嬖道：「我打他的褲頭，不吃他，吃誰？」九叔道：「你慢開心，你曉得他要到那裡去？」九嬖道：「管他到那裡，他天天支人工伙食，他到沒雷公的地方我也去！」九叔道：「你真開心，你不知道鱸魚頭這個人不好惹，他身上有槍，警察到處要捉他，你能料到路上不會出事？」九嬖道：「你這老鬼，我沒有見過你今天這樣胆小，蘿蔔頭在香港時，你走西貢走南頭不怕死，今天你怕死，要斷窮根，就要賣命呀，死老鬼！」她順利揩了五元油水，就把老頭子罵了一頓。九叔不跟她吵，他到米店去買米，又到柴舖去叫人送柴，回艇上來，一齊動手弄晚飯。

弄好飯，鱸魚頭吩咐他們把艇搖出去，然後才開飯。吃這第一頓艇上晚餐，鱸魚頭不勝今昔之感。他一面向九叔聯絡敬酒，一面想自己的心思：想當日我鱸魚頭何等威勢，上自便衣探長，下到地痞流氓；貴人如駐港專員鉅公，紅牌如石塘名花妓女，誰不賣我的帳，洪哥前洪哥後地巴結我？如今在這個艇上跟這幾個蠢豬似的艇家吃飯，還要陪小心請他們喝酒，防他們走漏風聲，知情報信。我鱸魚頭今天可算是落魄英雄，斯文掃地了！……他舉起酒杯來大聲對自己說道：「落魄英雄乾一杯！」九叔莫明其妙，也跟他乾一杯。他們把兩樽五加皮喝完了，鱸魚頭就舉起一雙筷子，點着九叔的頰角說道：「九叔，你聽着！我們出來撈世界，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要眉精眼企，醒定一點呀！我叫你到東，你就到東；叫你到西，你就到西；想發財，就跟我來！你張大眼睛看

吧，我鱷魚頭四海爲家，隨處落地生根。三個月後，我做一番大世界給你看看，風水佬哄你十年八年，我只要三個月就包你一身光鮮，裝過一隻新艇。九叔你醒定一點呀！」九叔一時想不出該怎樣答他，九爺就應道：「洪先生，我們水上人也是四海爲家呀，只要你先生給人工給飯吃，遠到沒雷公的天邊，我們都願去。」亞娣瞪了她媽一眼。她心里真不願意漂泊，她寧願留在住慣了了的香港。她在這里出世，香港的海上才是她的故鄉。但她作不得主。她這隻小艇，一天天靠近珠江口，直向內地駛去。

第二天黃昏時分，他們的艇灣泊在一個叫做鶴咀洲的岸邊。鱷魚頭在艇前看見漁舟三五，岸邊人影幢幢，他覺得這里的形勢不好，恐有意外，叫九叔再沿江駛上去。九叔一把火道：「你當我是牛嗎？牛也要休息吃草呀！」

珠江沿岸，向來堂口衆多，土匪如毛。如今戰後白業凋零，人民求生無路，借貸無門，多挺而走險，上山落水，各尋活路。鱷魚頭也早知道河水不靖，路途艱難，但他在江湖上混了這麼多年，自信應付那些草莽英雄，還有多少本領。他把那些人分爲五類，預想好對付他們的手段：一類是勒收行水欄途打劫的土匪，他就自認是三枝香大頭佛的拜把兄弟，請他們高抬貴手；一類是退伍官兵落草爲寇，他就說自己也是軍校出身，現在走頭無路，請給他打一份數；一類是有組織的人民武裝，他就以同志相稱，認他自己是會生王作堯部下丁隊長伙計，一類是統字頭的緝私人馬，他就數出他在日治時期地下工作的成績來，求他們網開一面；一類是黑社會中的三隻手，他就擺出兩度手勢，叫他們叩頭認他做前輩老大哥……他思慮得很週密，加以身邊有兩支「狗」，如有什麼冬瓜豆腐，「吠」出他五臟六腑，看看我鱷魚頭的利害。因此，九叔不願再駛上，他就算吃了。吃飯後便睡。

鶴咀洲原來是走私的孔道，這地方港灣曲折複雜，河流交叉蜿蜒。且屬三不管地帶，素來是私梟叢集的地區。一到天黑，便電扒雲集，到處是閃去閃來的電火訊號。鱷魚頭在棉被中解開他兩支左輪手槍，上滿子彈，一

支放在枕邊，一支放在肘下。他不時撩開一角向外瞭望，側耳靜聽外面的動靜。小心準備，以防萬一。

半夜，岸邊有一個小心的走私客，用電筒照照九叔小艇尾巴上的「屎巴」，發覺不是中國政府發的牌照號碼，他狐疑起來，恐怕是香港派來的「鬼頭」偵探船。他轉頭回去告訴鶴咀洲的土霸烟屎陳，說有一隻香港「屎巴」艇，形跡可疑。烟屎陳剛抽足大烟，一骨碌爬起床來，一手拿電筒，一手執起駁壳手槍，跟走私客出去看過明白。

機警的鱷魚頭看見電筒光在他的艇上晃幾晃，他就叫醒九叔亞娣道：「九叔！快起來！亞娣快起來把艇搖出去！」他自己却依舊蒙被裝睡，靜聽外面的動靜。走私客帶烟屎陳走到江邊時，鱷魚頭的艇已經搖開岸好幾丈遠了。

走私客烟屎陳兩人坐一條舢板追上來。這時一輪明月當空，鱷魚頭俯身伏在艇面上，看見舢板一起一落的雙槳，在水面上撥起了一道閃亮的銀光。他看清楚舢板上只有兩個人，兩人中只一人有一支短槍他自己暗地偷笑起來。他吩咐九疍道：「九疍，用力划呀！不要怕，不要叫囂救命，我一個人就可以收拾他們。」在舢板上的烟屎陳也叮囑走私客道：「不要出聲，靠近他們艇邊再說話。千萬別打草驚蛇！」

雙槳的舢板像箭似的追上來，眼看着就快要趕上他們了。亞娣掌舵，九疍九叔拼命划艇，鱷魚頭繫緊褲帶，握好手槍。他心想：不發一彈擒人是上策，講數口放下買路錢鬆人爲中策，格鬥打死別人爲下策，給人打傷是失策。鱷魚頭吩咐九叔道：「九叔，你好好招呼他們，先君子後小人，你聽我指揮，不要亂動！」他看着舢板已快追到了，就命令亞娣道：「亞娣，轉右艇，打橫艇！」艇一擺橫，烟屎陳的舢板已經貼近鱷魚頭的艇了。烟屎陳左手射電筒，右手舉起駁壳槍，喝道：「鄉里！你們趕投胎嗎？划得這樣快幹什麼？」九叔應道：「今晚月色好，想早點回去呀！」烟屎陳道：「閻羅王還沒這樣快點名，你急什麼？快說！船上裝的什麼？」九叔道：「沒

有什麼，一位親戚病了，不能起來，我送他回鄉下去。」烟屎陳道：「見你的鬼，我要檢查！」九叔道：「檢查？你高興檢查就上來吧！」烟屎陳就跳過艇來，走私客用繩把舢板拴在艇邊，也跳過艇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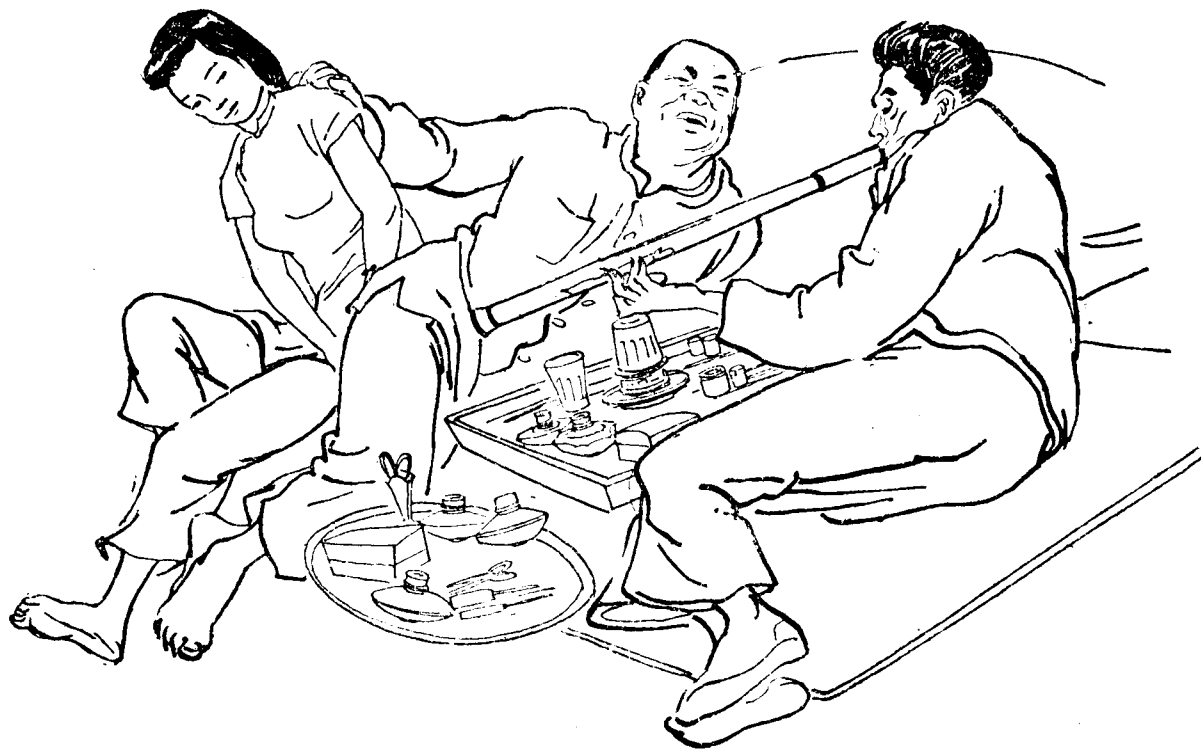
烟屎陳用脚尖踢開鱷魚頭的被角，鱷魚頭擦開被就順手舉起右手的左輪手槍，烟屎陳眼利脚快，他閃電似的踢起右脚尖，把鱷魚頭右手的槍踢落在艇上，用駁壳指着鱷魚頭的額頭冷笑道：「我烟屎陳吃的夜粥也不少了，你再回去學幾年師吧！快起來讓老子搜身！」鱷魚頭非常鎮靜，也借着月色，看見烟屎陳的駁壳的大鷄頭還沒有扳起，他笑道：「嘿，有時候吃過幾十年夜粥的老師傅也會失手被擒呢！喂，師傅，你看你的大鷄頭還沒扳起呢！」烟屎陳一看果然不錯。他上艇時一時疏忽，忘記扳起大鷄頭，這時他看見鱷魚頭的手槍還沒拾起來，他就垂下手想在右脾骨上用力把大鷄頭擦起來，但鱷魚頭的左手舉起來比他更快，鱷魚頭喝道：「不動！一動就送你命還陰！」他左手用槍指着烟屎陳眼睛釘着他，右手就拾起另一支左輪，跪倒一邊膝頭，雙槍指着他們兩人，再喝道：「烟屎陳，丟下你的駁壳！我數三下，你不丟槍就對你不住！」烟屎陳聽鱷魚頭數到第二下，就丟下他的駁壳槍。鱷魚頭叫九叔：「九叔，你拾起那支槍！」九叔遵命拾起那支駁壳。鱷魚頭又吩咐他道：「九叔，在我的口袋里拿香烟打火機出來。」回頭又對那兩個人說道：「兄弟，站着很辛苦，坐下來歇一歇吧！」烟屎陳走私客二人不知如何是好，想一想，只好坐下來，任你鱷魚頭擺佈。九叔把打火機拿來，却忘記拿香烟。鱷魚頭對烟屎陳說道：「有香烟嗎？兄弟。」烟屎陳即刻掏出一包香烟來，仔細撕掉玻璃紙，揭開，弄一弄手勢，露出三根香烟頭，中間一根突出最高，左右兩根稍低，仰手遞給鱷魚頭。鱷魚頭很內行地伸手把中間最高的一根按下去，把最低的一根拔出來。

二 黃埔登陸

這是鱷魚頭一種謙虛客氣籠絡對方的表示，他不自居老大哥，把突出的上位讓給烟屎陳。這是黑社會千百種秘密手語中的一種。他們兩人互相心領神會，緊張的空氣頓時鬆懈下來。接着，就互相稱兄道弟了。鱷魚頭向九叔道：「九叔，把駁壳還給這位兄弟，我們剛才誤會了。」又向烟屎陳拱手道歉：「大哥，失敬失敬！」烟屎陳也拱手道：「剛才得罪，還望大哥海量包涵！」鱷魚頭問走私客：「請問這位大哥高姓大名？」烟屎陳代答道：「他是何老板，我們的熟客仔。」何老板問鱷魚頭：「閣下尊姓大名？」鱷魚頭答道：「小姓洪，單名斌，不是廣西賓陽的賓，是左文武的斌。」何老板連聲道：「素仰素仰，素仰素仰！」客套一番之後，烟屎陳就拱手對鱷魚頭道：「屈駕洪大哥到茅舍歇歇腳好嗎？如不嫌棄，雖然沒什麼好東西招待，黑白兩米，倒是常便的。」鱷魚頭也很想上岸去實地踏看一下這里的地形，以便將來萬一舊地重臨，可以駕輕就熟；但轉念上岸固然好，留下皮篋在艇上却難保安全，萬一艇家借水而遁，你到那裏去追他？還是留點情分，有機會再續前緣吧。他主意既定，就從內衣袋里數出港幣三十六元，遞給烟屎陳道：「多謝大哥盛意，小弟下次再來打攪。這點小意思，請帶回去給兄弟們飲茶，實在不成敬意。」烟屎陳再三推辭不受，鱷魚頭道：「這樣，就看不起小弟了！」烟屎陳只好收下。他問道：「洪大哥打算到那裏去發財？」鱷魚頭道：「我暫時先到黃埔，將來再去廣州。總之，這條水路，我常常來往，再來時一定拜候。兩位有緣到黃埔魚珠，也請到一景樓探我。」說罷就掏出兩張名片來，遞給烟屎陳和何老板。何老板道：「我也時常到黃埔，我在新埠天成金舖出入，天成何老板是小弟的同鄉族人。」鱷魚頭問：「是沙灣姓何的嗎？我聽你口音就聽出來。」何老板點頭稱是。烟屎陳道：「洪大哥到黃埔長洲替我帶

個口訊問候張果老，大哥如有生意，他可以給你搭路。他老人家是李燈筒手下十大羅漢之一，近年因為風濕骨痛，走動不便，已收山不出。我們一班弟兄，當年都多得果老提拔。可惜洪大哥行色匆匆，不能拜託帶些禮物孝敬果老。」鱷魚頭道：「陳大哥你放心，張果老對我的老師，沒有問題。」這兩個不打不相識的傢伙，又談了半天珠江一帶的行情，直到天將發白，才互道順風而別。

鱷魚頭對於由香港到廣州這條九十海里的航道，比出生在水上的九叔九爺亞梯都還熟悉。時速十哩的輪船，要九小時的時間才能走完這條航道；至於小艇帆船之類，既要看風，又要睇水，最後又得計算上人力，走完全程，最快也要三天。一路上鱷魚頭簡直是一個船長，又好像是一個帶水人，口講指劃，把沿途的小地名背得爛熟。例如青洲、燈台、交椅洲，汲水門、大磨刀、小磨刀、沙洲、銅鼓燈台、孖洲，大產小產、三板洲、大蓮花、小蓮花、豬頭山、鯉魚崗……等等小地方。連普通地圖都沒有記下來的，他也十分清楚，令九



一燈如豆，鱷魚頭老楊兩人談計劃。

叔異常驚佩。鱸魚頭還有一個本領，他看河水混濁的程度，就知道離廣州白鷺潭有好遠。他告訴九叔道：「廣州長堤碼頭邊的水色和荔枝灣的不同，荔枝灣的又和白鵝潭的不同；白鵝潭的又和黃埔的不同；黃埔的又和虎門的不同，我一看就分得出來。」九叔問道：「洪先生，你看，我們現在來到什麼縣了呢？」鱸魚頭道：「我們右岸是東莞縣，現在將要到番禺縣境了。」九叔道：「看水色也分得出縣境來的嗎？」鱸魚頭道：「我是看岸邊的水草看出來的。」九叔道：「這可奇怪了，水草那裏沒有呢？有水的地方就有水草。」鱸魚頭道：「九叔，這個你又知其一不知其二了。」亞娣插嘴道：「到處楊梅一縷花，到處河邊一樣草，我看不出有什麼分別。」鱸魚頭指着岸上道：「你們看呀！那種草不是野生的草，是人工種的草哩。就像我們種田下秧一樣，種草的人把草種在潮水漲落的河邊。這種草是東莞縣的特產。英國駐香港的商務專員，很看得起這種草哩，英國人說，用這種草織成地氈，舖在名貴的地板上，地板就不會生白蟻。還可以用來織草帽做窗簾，用途多得哩。」他們往岸上一看，果然見綠油油地一片青草，高高的，很整齊地豎立在岸邊，一望無涯，顯然是人工種的。再過兩個鐘頭，快到太陽西下的時候，就看不見這種草了。

鱸魚頭站在艇頭，他看見遠遠的左前方有一座高高的中山紀念銅像，露在昏昏的炊烟中，他異常興奮。一首多年不唱久已忘記的軍歌，突然來叩他的腦門，他張開喉嚨就唱起來：

一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主義須貫徹，紀律莫放鬆，預備做奮鬥的先鋒。打條血路，引導被壓迫民族；携着手，向前行，路不遠，莫要驚！親愛精誠，繼續永守。發揚吾校精神！發揚吾校精神！」

他反反覆覆地唱。開始唱得很雄壯，後來給河面的風撲面一吹，吹得他一連打了三個噴嚏，唱不下去了。

亞娣看見鱸魚頭唱歌和打噴嚏的怪狀，忍不住笑道：「洪先生，你唱的是什麼歌呀？」鱸魚頭一邊拭鼻子一邊答道：「嘿，你不曉得，這首歌呀，是頂頂有名的黃埔軍歌。番鬼佬聽見要發抖，電閘聽見要磕頭呢！」亞娣

道：「真有這麼靈驗的歌嗎？這樣靈，豈不是比東莞婆招魂賊當時唱的歌更利害嗎？」鱷魚頭道：「我怎能講得你明白呢。比方你們唱鹹水歌，可以勾到一個男人，或勾得一個女人，唱成一頭親事；至於我們唱軍歌去打仗，就可以打倒一百個軍閥，或者消滅十個帝國主義。」九艦在旁邊問道：「什麼？唱軍歌可以吃得豆角煮魚？」鱷魚頭又好笑又好氣。他催促她們快划船道：「別躊躇了！講一世你們都不會明白。你們什麼都不懂，比豬還蠢！快划船，今晚我們可以到黃埔吃黃埔炒蛋了！」

小艇在寬闊的江面上行進，一陣西南風吹來，加快了船的速度。前面的景物漸漸明朗了：左邊看得見長洲，中正學校，落船塢，白頭關和平崗；右邊看得見黃埔新埠和魚珠；正中偏左看得見新洲和黃埔村背後高聳半空的琶洲塔。右邊的黃埔新埠和左邊的長洲是隔江遙遙相對；右邊的魚珠又跟左邊的黃埔軍校舊址中山銅像隔江遙遙相對；正面偏左望過去的黃埔村又跟對面的東圃遙遙相對。右邊的黃埔新埠、魚珠、東圃都有公路和粵漢鐵路的黃埔支線經東山直通廣州市；左邊的新洲，黃埔村也有公路經新造，市橋，河南小港直跨海珠鐵橋通廣州市；這就是整個黃埔形勢的外貌。在江面上，停泊有幾艘上海直航黃埔的貨輪，大小像香港尖沙咀輪渡，艦首昂起，炮塔上露出四管小鋼輪船。左邊靠海關的碼頭上泊有三艘美國造的炮艦，大小像香港尖沙咀輪渡，艦首昂起，炮塔上露出四管小鋼炮；艦尾低近水面，是便利裝載汽車或坦克車登陸的；鱷魚頭已早從烟屎陳口中打聽清楚，這是屬於中國海軍第六炮艦司令管轄下的武裝。此外，還有不少川流不息的拖渡和小艇，維持四鄉的交通和貨運。鱷魚頭站在艇頭極目四望，他像一個探險家似的，對着眼前的景物作意味深遠的微笑；好像這當前的一切，不久就屬於他所有，完全爲他囊括似的。

一艘電船拖渡的「都！——都！」汽笛聲把鱷魚頭的幻夢叫醒。他吩咐九叔道：「九叔，靠右邊，我們埋魚珠！」他們在一艘「仲凱」號輪船的旁邊經過，半點鐘後就靠岸了。

鱷魚頭提着手提皮篋，走到衛生部廣州海港檢疫所的門口，抬頭向樓上臨海的窗口看了幾秒鐘，然後吹兩聲口哨，跟着大聲喊：「老楊！」

老楊是香港油麻地養生米店的司理，盜米案給港政府破獲的時候，他預先得密告，和鱷魚頭分途逃亡，預約在魚珠會面的。魚珠這個地方，形勢很好：一來遠離廣州市區，容易掩藏，二來水陸路交通便利，進可以攻，退可以守；三來他們賃租政府辦公機關的樓上，有時携械出入，別人看見也不詫異。老楊在這裡已等了鱷魚頭兩天了。他閒來無事，喚了一個譚名叫黑牡丹的私娼陪他在房間里抽大烟，客廳上開了一檯麻將，聚賭的是一些本地撈家。其中一個譚名叫死蛇的瘦長漢子聽見口哨聲，他就對坐在上手的一個譚名叫鷄眼的漢子道：「喂，鷄眼，有人叫老楊，你打開窗來看看是誰？」鷄眼道：「死蛇，你坐近窗口你不會開嗎？」鱷魚頭又在下面大叫「老楊！」老楊聽見鱷魚頭的聲音，連忙把烟槍丟在床上，跑出來開門，直走下去。

兩人在街上會了面，好不歡喜。互相簡單報告了逃走的經過後，老楊問：「吃過晚飯沒有？」鱷魚頭道：「這幾天天在船上又悶又餓，身體腫脹得不舒服。我即刻要冲涼、鬆骨、飲酒、抽烟，最好還有……」老楊接下去道：「有有有，什麼都有！嫖賭飲吹，四門齊全，從心所欲！」老楊接過了鱷魚頭手上的皮篋，請他上樓去休息。黑牡丹看見老楊招呼鱷魚頭到隔房去，那種殷勤恭敬的態度，知此人來頭不小。廳上打麻將的撈家們，也停手幾分鐘從頭到腳打量一番這個新客。老楊一面叫厨子燒開水給鱷魚頭沐浴，一面叫一個「烘衫領」的觀賭客到一景樓去叫一圍酒菜，還特別叮囑要炒一碟黃埔蛋。鱷魚頭冲了涼，酒菜也送來了。他打發老楊去叫九叔九孖上來一同吃飯，留亞娣看艇。飯後橫店直竹，一燈如豆，鱷魚頭老楊兩人臥談計劃，黑牡丹在替鱷魚頭鬆骨。鱷魚頭道：「這回一切都要從頭做起。我只就心馬專員給撤差查辦，如果這條線斷了，那是非常可惜的。」老楊道：「這個你不必耽心，有好消息！今天馬專員登報尋你。」老楊說罷，就伸手從他墊齊的高瓦枕頭的洞孔中，挾出

一張廣州越華報來，他指着報頭下面的一段廣告給鱷魚頭看：

斌

別後繫念良深嫂夫人寄寓魏經理公館擬電召來穗一叙兄居有定
着盼來電話九九八〇一約期良晤

弟馬

鱷魚頭看了這段尋他的啓事，真是悲喜交集，心里說不出是什麼滋味。他喜的是馬專員這個人真是了不起，闖出了偌大的一件貪污案子，也還能自由自在不給政府查辦，靠山一定很大，和這樣一個不倒翁合作做事，自有說不出的好處；悲的是他對自己的太太這樣關心，竟公開告訴他「電召來穗一敘」，居心可鄙，偏做得這樣「光明磊落」，長此下去成何體統？鱷魚頭恨恨地用烟針戳穿啓事上的「馬」字，發洩他心頭的忿恨，可是他嘴上却對老楊說道：「老馬是一個不倒翁，我們少不了他！」老楊道：「看情形他在國內還很紅，我們當然少不了他，但我們要設法使他少不了我們才是上策。」鱷魚頭心里很難過，他知道馬專員此時少不了洪少奶，但過了一些時候，有了新的趣味或對象時，他就可以不需要她了；挾太太以自重，這不是最聰明的辦法。他覺得老楊到底足智多謀，講話很有份量，一句話就講到了家。老楊猜透了馬專員這個啓事的真正作用，不過是偽裝「君子」吧了，目的並非一定要和鱷魚頭「良晤」，更談不上提拔借重了。鱷魚頭對老楊道：「你的意思不錯，我們搞我們的，有他的助力固然好，沒有他我們一樣要頂天立地，到處生根。我且不去找他，你說好不好？」老楊噴了一口烟，望着烟霧裊裊上昇，半晌才答道：「如果你想早日公婆團聚的話，我以為最好是今晚就去一個電話給他，約地見面；如果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的話，十天八天後再去找他不遲。」鱷魚頭聽了老楊這句三思過後才說出的話，他心里罵道：「你老楊這麼可惡，竟敢主張我做烏龜。好，我也給點顏色你看看！」他說道：「你今晚早點

睡覺，明天絕早第一班車趕到廣州去，把老馬的最近情形調查清楚。回來時買一隻雲南宣威火腿，兩盒上等壽麵，我要去見張果老。入鄉問禁，入廟拜神，還是少不了的。黑牡丹今晚留在這里替我鬆骨。」他說罷看看老楊的尷尬臉色。老楊滿不在乎，他讓鱷魚頭佔有黑牡丹，並不算得是他的損失；等於馬專員佔有洪少奶，並不算是你鱷魚頭的損失一樣。

老楊走後，黑牡丹替鱷魚頭打烟。她的技術很高明，她敏捷地打了一口飽滿的「沙梨篤」給鱷魚頭抽。她一手托着烟槍尾，侍候鱷魚頭抽完，鱷魚頭稱讚道：「黑牡丹，你打這口『沙梨篤』的確是爽快！」黑牡丹自誇道：「不是猛龍不過江。我十六歲學打烟，打了足足十年了！」鱷魚頭道：「真是行行出狀元，廣東居然出了一個打烟女博士，佩服之至！佩服之至！」

黑牡丹斜望了鱷魚頭一眼，想着清楚他到底是讚揚她還是諷刺她，她看見他那紅了半截的鼻子的表情像是諷刺她，他那雙眼睛的神情又像是在讚揚她，黑牡丹一邊打烟一邊道：「我們出來撈世界，不學會幾樣本領，做乞兒都有份。」鱷魚頭問：「嗯，你說你說！除了打烟你還有些什麼本領？」黑牡丹道：「我們女人之家，沒有你們男人那麼多本事，可是要吃一口現成飯，倒也不容易哩。我十六歲出身，我的事頭婆就教會了我幾度功夫。」鱷魚頭聚精會神在聽她的自白，他催促她：「快說！你有幾度什麼功夫？」黑牡丹道：「我初出身時，第一件，學會打荷。現在無論那一省那一國的烟土，我放上鼻子一聞就分得出來，一打就上斗；第二件，學彈揚琴，唱熟一支「客途秋恨」；第三件，學會睇氣色。我一眼就分得出人客的貧富貴賤；最後才學到——噢，這個我不告訴你，天機不可洩漏。……」她不說下去了。鱷魚頭笑起來道：「你的全部本領，除了第三樣以外，樣樣對我都有用處，尤其是那些天機不可洩漏的本領。哈哈……」黑牡丹道：「第三樣對你沒有用，對我倒很有用呢！」鱷魚頭道：「好呀，那麼你就天天睇我的氣色，隨時開刀斬我的荷包吧！我不惜一擲千金，祇要你能乖乖地聽

話！一

這一晚，鱷魚頭追問黑牡丹這一年來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所「閱歷」過的重要人客，不論是過江虎或者是地頭龍，不論是衙門老爺或者是草莽英雄。黑牡丹把記得起來的都坦白告訴了他。其中連日本侵佔時期的市橋皇帝李朗鷄，三枝香的大頭佛，沙灣何的先生端，長洲的張果老以及鱷魚頭的拍檔伙計楊老板都網括在內。鱷魚頭聽她坦白地說出她的身世閱歷，覺得她胸無城府，毫不隱飾，認為她是一個可用之材，決心把她收伏。他賞了她一百元港幣，重重酬謝她這一夜的殷勤。

第二天早晨，老楊不去驚擾他們，悄悄搭早班營業汽車進廣州市，他在東山梅花村附近遇見一串長蛇似的私家漂亮汽車，向黃埔魚珠方向飛駛。他的汽車停在一旁讓路。憲兵在路口揮動手上的紅旗，命令對面開來的一切汽車停駛，讓這些漂亮汽車中的貴客先生。開路的一部是褐黃色的軍用汽車，里面坐着一群手提衝鋒槍的衛士。老楊大約一算，私家車在十輛以上，乘客中有中國官員也有高鼻鬼佬，有貴婦太太也有千金小姐，他猜想他們大概是到黃埔去作週末旅行。

鱷魚頭起床不久，聽見街外一片汽車聲，他推窗一望，駭了他一跳。他看見一個猴子型似的矮小火物，看樣子最多不超過九十磅重，却給一大群中西貴客簇擁着，逢迎着，他們嘖咕着英語和寧波話，浩浩蕩蕩直向碼頭走去。

三 河流在掌心

其中有一個最忙碌的胖子，奔走碼頭和停車場之間，指揮調度水陸交通。他一轉過身來，鱷魚頭幾乎要喊起來：「那不是馬專員！」但他即刻覺得在這裡暴露自己是不好的。他即刻掩上了半邊窗門，偷偷窺察馬專員的行

動。他對那一群司機道：「諸位辛苦了！請在這裡的一景樓隨便喝茶，喝完茶就把汽車駛回去，在沙面乘搭六二三路等我們。我們下午坐炮艦回去。」說罷即刻跑步到海邊去，指揮衛士把海邊十幾隻小艇統統包起來，連亞梯的艇也在內。

這一大群旅行家衣服華麗，態度悠閒，翻山玩水，指手劃腳。衛士們則驅逐附近圍觀如堵的老百姓。那個猴子型的小人物仰起頭來望着身邊比他高一倍的外國人的鼻孔，不曉得嘖咕什麼。那外國人把手上的地圖打開來，指指點點。另一外國人舉起他肩膀上掛着的望遠鏡，四處觀望。有一個工程師模樣的中國官員把他手上的一卷藍圖打開了一張，展開在另一個外國人的面前，嘴裡嘖咕着，手指描畫着。娘兒們的一群，互相在海濱取景拍照，其中有一個身段長得特別好看的太太，她把她身上披的一件短外套脫下來，交給胖子馬專員，露出長長的玉臂，讓別人替她拍照。鱷魚頭擦亮他的眼睛，盯看這位太太。他看清楚她的舉止相貌，他不由自主地提起右脚，用全身最大的力量蹬踏樓板，「嘞！」一聲



那個猴子型的小人物仰起頭來望着身邊比他高一倍的外國人的鼻孔，不曉得嘖咕什麼。

把桌面的茶杯都震響了。黑牡丹跑出來問道：「洪先生，你幹什麼？」他沒有聽見。他的眼睛在冒火，他看見他的太太洪少奶拍完了照，就向馬專員作個媚笑，讓他替她穿上那件短套。

這一群人在海邊玩了一刻，就紛紛下艇出海去了。鱷魚頭奔下樓來，他跑到他太太剛才拍照的地方，握攬他的拳頭，一股殺氣湧上他的心頭，他恨死了那個胖子馬專員，決心早晚要結果了他。

海心上一艘小炮艦昂首緩緩駛過來，一邊響着「都！都！」的汽笛。一群小艇就朝這艘炮艦的方向划過去。鱷魚頭在海濱站了一刻，心裡非常難過。他斷定他的太太是一直在香港跟着馬專員回到廣州來的，還要假惺惺登報尋他，簡直是混蛋！他看出他們兩個人同謀欺騙他的居心。他想去想來，想找出一個法子來泡製他們。他一邊想他的計謀，一邊走到一景樓的門口，他看見幾個司機走了上去，他也買了一罐香烟，一份日報，踏上茶樓去。

馬專員調度船艇很費了一番心機，他爲了怕客人寂寞，每一隻小艇都「配給」了最少一位太太或小姐，讓他們盡情享受山光水色和衣香鬢影。洪少奶「配給」猴子的小艇，因爲她長得好看，而且能聽英語，對於應付外國人的禮貌，在香港有過實地的經驗。她聽得懂外國人講的笑話，該臉紅的時候也能够反時臉紅，該笑的時候她絕不會惱火。馬專員很欣賞她的交際才能，深信她絕不會表錯情。

在艇上，他們暫時忘掉了那些緊張研究的工礦開發和築港工程的實施方案，大家都想輕鬆幽默一下。有一個外國人問猴子道：「我們科學家拿羅針儀去勘地圖，去探測礦苗，你們中國人也會用羅針儀去跑山頭，聽說他們不是探礦苗，却是看什麼風水，這是怎麼一回事？」猴子笑道：「科學家找到了鈾礦，我們中國的風水先生却找到了龍穴。先人葬在這個龍穴中，子孫一定蕃昌，甚至於還出皇帝呢。」外國人道：「真有這麼一回事？」猴子道：「怎麼沒有。離此地東方約一百里，有一座叫做芙蓉障的山嶺，是洪秀全先人的墓穴，早幾年有一位省長把

他的先人葬進這個龍穴，希望將來子孫中發跡出一個皇帝來呢。」外國人哈哈大笑起來。猴子在談話中表現了他自己有高級的幽默感，他也作自慰的朗笑。馬專員向洪少奶睜大眼睛，然後向猴子介紹道：「我介紹這兒蜜絲羅的一樣本領」他又向那外國人說明道：「貴國的指紋學是頂有名的，聽說支加哥警察存有美國全部殺人犯的指紋檔案。我們中國的掌紋學也是頂頂有名的，我介紹我們的蜜絲羅替大家看掌紋，她能從諸位的掌紋中看出一個人有多少個太太，或多少田產，或什麼時候才能當選國會議員呢！」經馬專員這麼一吹，大家的目光都向洪少奶投來，那個戴眼鏡的外國人即刻向她伸出粗大的手掌來，叫嚷道：「蜜絲羅，賞個臉先替我看看！」洪少奶羞得臉紅了。她分辯道：「這完全是馬專員造的謠，他自己才是掌紋專家，他把我的掌紋研究了許久。馬專員，你現在就把你的高見告訴諸位吧！」說罷她就伸出她的左掌心來，先遞到馬專員的眼前，然後逐一伸到猴子和那兩個外國人的眼前，讓他們欣賞她的嫩紅的肉掌。其中一個外國人就捧著她的手掌，拉到自己的眼鏡下面細細一看，他覺得她的掌紋，就好像珠江的支流叉道一樣縱橫交錯。他捧著她掌心的河流，他幻想到中國人掌握中的河川，已經爲他所掌握。馬專員不知道這外國人的心事，他正在這位貴賓面前炫耀他掌紋學問，他介紹了各種妻、財、子、祿的紋路，最後點着洪少奶掌心的一條豎紋道：「這條紋是百川歸海紋，在男人說就是多福、多壽、多妻、多男子；在女人來說就是多情人了！」說得一艇的人哈哈大笑。

亞娣聽見艇中的人客嘻嘻大笑，她掠一眼那些貴客，看見他們輪流握着一位太太的掌心看來看去，捨不得放下來，她自己也感到有點肉麻。她的艇已傍近炮艦了，她就用鈎竹把艇鈎牢，讓人客攀上炮艦。

炮艦尾巴的艦面上，早已擺好幾張圓桌，桌面鋪了白布，放好點心生果。週圍擺滿了輕便的靠椅，讓人們休息敘談。猴子坐在首席，招呼大家用點心。馬專員跑上司船室去，跟大副搭話。指揮他駛去要到的地方。他說道：「我們要在江面上繞一個轉，用一小時六哩的速率走一個半鐘頭，讓大家吃完東西，然後靠新埠、長洲、海

開碼頭，等我們最後看完了中山紀念銅像就一直駛 白鵝潭靠沙面。」大副靜聽默記下來，馬專員在旁邊看大副右手握着舵盤，左手移動着「時丹拜」(Standby)上面的扶手，指揮下面機器部開動炮艦。馬專員但聞「鈴鈴鈴！」的聲音，炮艦就緩緩開動了。馬專員雖然有權調度很多船舶，可是對航海常識，却半點不懂。他問大副領教一點。他問道：「在海面或河面上行船，是不是照我們委員長新生活的辦法左上右落呢？」大副答道：「我們照萬國公例，不照新生活。」大副想了一想又補充道：「就是委員長的新生活老早已經跟美國右上左落，不是左上右落了。」馬專員問道：「假如夜間兩船在途中相遇，大家怎樣迴避呢？」大副道：「船上晚間是有燈誌的，左舷點紅燈，右舷點綠燈。如兩船相遇，大家都看見彼此的紅燈綠燈時，兩船必對正，那麼就互相向右駛，這是萬國的公例。如兩船都看見彼此的紅燈，那就不用變更航線，直航就得了。又假如自己的船在右舷，看見另一隻船的左舷，即顯紅燈的地方，那麼自己便應該有迴避那隻船的義務。」馬專員道：「怎樣迴避法呢？」大副道：「迴避的辦法有三種：一是慢車；二是當危急時就倒退；三是遠遠看見就應該向右駛。」馬專員道：「哦，原來是這樣。」這時馬專員有點肚餓，他的航海常識，就學到這里，便回到船尾去吃三文治去了。

馬專員剛走到船尾，就聽見那個伸手給洪少奶蜜絲羅看掌紋的美國人扳起面孔說道：「我們不需要紙上的計劃，你們有很多這樣的大計劃，我看見過羅卓英將軍一本厚厚的五年計劃，英文精裝，印刷得很精美，可是我知道潘李公司的高級職員只把它翻兩下就放下來了。花那麼大一筆印刷費，真是可惜得很。魏德將軍也帶去這樣一本大計劃，我不曉得他怎樣處置它。我們相信T.V.宋在廣東會有更大的成就。」

馬專員聽見這位外賓講話講得這樣不客氣，簡直丟盡中國官員的面子，未免有點喧賓奪主的神氣，但看見那位猴子必恭必敬地靜聽，不斷點頭「也是！」心想：管他娘，只要他們拿出美金來讓我們撈一把，罵得再狠一點也不要緊。

他們在炮艦上吃東西談話的時候，鱷魚頭也在一景樓喝茶吃點心。他跟他隣桌的一個司機答訕。鱷魚頭帶一根香烟的交情，就打聽到了馬專員是住在西關多寶路。他有幾處辦公的地方，一處是在長堤孫逸仙博士紀念醫院附近的一個什麼船船管理所里。鱷魚頭很高興，他對司機道：「喂，劉大哥，你做不做黑市生意？我送你十元港幣，你等下把我同我老婆送出廣州去，我們在多寶路下車，行不行？」那司機道：「多多照殺！你即刻回去叫你太太來！」鱷魚頭很大方，先交十元港幣給姓劉的司機，然後回來找黑牡丹，他對她說道：「黑牡丹，你聽我今天氣色好不好？」黑牡丹道：「不用問卦，你幾時吞下了火藥？」鱷魚頭道：「沒這回事。」黑牡丹道：「今早誰踩了你的尾巴？你這樣生氣？」鱷魚頭道：「別廢話了！趕快換衣服，我即刻同你坐私家車去遊廣州市！快點！」黑牡丹道：「我還要換什麼衫？我最好的長衫就是這件地氈了！」鱷魚頭笑起來道：「可憐你穿了十年，一件好衣服都撈不起！好吧，今天我替你從頭到腳換過一身光鮮。我從今天起，包你一個月一年都不定，你就做我的老契吧。」說罷他就吩咐工人幾件事，鎖好房門，拉黑牡丹下樓來搭車。

劉司機已把汽車調好頭，鱷魚頭見到他就遞香烟。問他道：「劉大哥，還殺多兩個嗎？沒問題。」劉司機道：「够了，鄉下佬沒福氣享受。」黑牡丹坐上這部最新式的道濟牌六人大房車，還是她自有生以來的第一次。開車時，她倚在鱷魚頭的身邊，飄飄然像在做夢。魚珠到東圃一段路面最壞，十年來未修理過。東圃到東山的一段是士敏土路面，進入廣州市內就是柏油路了。這部威風的汽車走完黃埔大路，左轉入越秀路，右折入惠愛路，左轉入豐寧路，進入西關長壽路，橫過寶華路而到多寶路。鱷魚頭和廣州一別數年，此時刮目相看，覺得比戰前灰暗得多。馬路上走着一些新奇的三輪腳踏車，車伏在前頭，乘人座在後邊，兩人乘坐，別有風趣。多寶路很幽靜，路邊樹木垂拱，兩旁多是大家宅院。劉司機指着一間有鐵開門的大房子道：「這間就是馬專員的公館了。」鱷魚頭默記住門牌。他們在多寶路尾荔枝灣頭下車。鱷魚頭向黑牡丹道：「廣東最有名的荔枝灣，原來是一條臭

水河，真是耳聞不如目見！」

黑牡丹站在石橋上，俯覽這條荔枝灣的臭水河，的確一陣臭味觸鼻，不知從那里吹來。她答鱷魚頭道：「真是奇怪了，我抗戰前來過荔枝灣，我記得當年雖然不能說香，的確也並不臭，難道如今廣州死人死得多，死屍把這條河水浸臭了？」鱷魚頭問：「廣州死很多人嗎？」黑牡丹道：「你還不知道嗎？你到盤福路方便醫院對面路屍掩埋隊的門口去看看，你就會三天吃不下飯。」鱷魚頭道：「怎麼？方便醫院天天死那麼多病人？」黑牡丹道：「不是醫院里死的，在醫院死的就算好了，還有一付殮棺材裝裝樣子。我說的是從大街小巷檢來的死人呀，他們像死老鼠一樣給掩埋隊檢回來，天天裝在一部大汽車上運出市郊去。大車用油布蓋着，死屍疊得像沙丁魚一樣，唉呀，我想起來就作嘔！」鱷魚頭問：「你講得特別，棺材拿來裝什麼樣？」黑牡丹道：「你們香港客真是少見多怪了。在廣州，人死了還分等級，你如果是丙等或丁等，人家就用薄棺一付裝你出去，把你倒下坑里，又把空棺材抬回來。一付棺材，可以葬好幾百個人呢。」鱷魚頭聽了就皺起眉頭來。黑牡丹道：「還遊荔枝灣嗎？」鱷魚頭道：「我本來想到荔枝灣去吃一碗艇仔粥，給你一說我什麼東西都吃不下去了。不如到觀音山上去玩玩吧。」黑牡丹也贊成，他們就坐公共汽車到小北，由小北觀音山脚慢慢踱上去。

觀音山頂上的紅棉樹，像英雄似的挺立在那里，用着憤怒似的紅眼睛俯視廣州市。五層樓却像一個老邁的病人，蹲在山頭晒太陽。遊人並不多，偶然有一輛吉普車從小北爬上來，朝盤福路爬下去。鱷魚頭指着山脚不遠的化塔道：「你看！那是廣州有名的花塔。有人說：廣州花塔潮州影，你想多神怪？」黑牡丹道：「還有更怪的事！花塔下面有一個藏春洞，老和尚爭風吃醋，打官司打得頭破血流呢！」鱷魚頭道：「廣州真是無怪不有！」這時有兩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人，短衣褲四裝頭，一握短槍，一帶利刀，從紅棉樹後繞出來，朝鱷魚頭站的地方走去。一個說道：「你看，吃得下喉頸嗎？」一個道：「照吞可也！」他們二人一個箭步就跳到鱷魚頭的背後，

握槍的人指着鱷魚頭的後腦，帶刀的人跑到黑牡丹的背後喊道：「喂！鄉里！對不住，我們要借一點路費！」兩人轉過身來，黑牡丹身無餘財，並不怎樣駭怕，她是見慣不怪了。鱷魚頭冷不防碰到這兩個好漢，他倒吃了一驚。那握槍的人喝道：「老友，聰明一點就快把銀包掏出來！」

鱷魚頭心想：糟糕了！這回便宜了這兩個好漢了。身上的港幣，金鍊，手錶，自來水筆，玉墜子加起來值好幾千港幣呢。他強作笑容道：「兄弟，大家都是自己人手下留點情好嗎？山水都有相逢日呀！」握槍的人罵道：「鬼同你是自己人！你荷包同我有親戚！有話留到拜山時再講吧。快點！小心子彈沒眼睛的呀！」說罷不住在鱷魚頭的眼前搖幌那枝左輪手槍。那握刀的人道：「大姑，你快點解衫把金鍊銀紙拿出來，快點，不然就恕我無禮了！」黑牡丹道：「兄弟，光棍撞到沒皮柴，不曉得是你們不夠運氣，還是我們倒霉？你放下你把死人刀吧！要錢絕對沒有，你如想開房間鬆鬆腰骨，倒還可以商量。長堤大酒店，你帶我去開房吧！」說得那握刀的人皺起他的眉頭，不知道從何處下手。這時鱷魚頭的一雙鏡眼看着他眼前的這枝手槍，他最初看見手槍的槍口有點異狀，那口徑沒有一點來復綫的痕跡，圓得十分特別；槍尖上頭的準星又沒有，這可怪了；他再看槍幹下腹，轉輪，是死壓內的一點也不發亮，最後當他看見扳機外面的護圈時，他縱聲朗笑起來，連眼淚也笑出來了。跟着他就對那握槍的人道：「兄弟，今天你們的運氣好，碰着我。告訴你們，要出來撈世界，就得花點本錢呀！李燈筒從前那一套，今天已不合時了。爲什麼不買一枝西江羅定土造三號左輪呢？時價最多五十塊錢港紙一枝，就這樣吧，我送你們每人五十塊錢做本錢去買兩枝土槍，把你這枝木槍送給我做紀念吧！」鱷魚頭說罷也不再看那人的臉色表情，即刻就掏出銀包來取出兩張五十元港幣，遞一張給黑牡丹道：「你不用替他鬆骨了，送這張香港紙給他讓他自己去開房叫雞吧！」剩下的一張就遞給那握槍的好漢。那人接過鈔票，就把握槍的右手垂下來，退後一步，轉身想走開，鱷魚頭喝道：「不把木槍放下來就走了？好話也不說一句就走了？出來撈世界見大哥也不作個揖？」

鱷魚頭一雙眼睛的威勢和他的命令的口氣，果然把那兩個人喝住。那握槍的一個就走上前來，把他的這支足夠駭死老太婆的木槍遞送給鱷魚頭，鱷魚頭轉手交給黑牡丹道：「你放在手皮包里做胆吧！」他順手掏出了一張名片交給那送槍的好漢道：「大家山水有相逢，你們兄弟如有什麼事情過不得關，就拿這張名片到黃埔魚珠一景樓來找我。」這兩個好漢連聲「多謝！多謝！」就跑下山去了。

黑牡丹道：「你真爛佬！要是我，我就把那兩個傢伙揍一頓！」鱷魚頭道：「你真是婦人之見！在今天這個亂世，小財不出，大財不入，你等着看吧，不久他們會替我開闢無盡的財路！」

四 冤家對頭樓上樓

鱷魚頭黑牡丹兩人在觀音山上想想剛才這兩個木槍剪徑的好漢，一面欣賞他們送的這枝木槍紀念，忍不住捧腹大笑起來。鱷魚頭道：「一百個人當中，很難找得出一個人見了手槍仍能鎮定不發抖的呢。黑牡丹，看不出你倒很沉着，如果是別的女人，早就叫救命或者已經暈倒了。」黑牡丹道：「咄，這有什麼稀奇，像這些攔途借路費的好漢，我有時一天碰到兩次。有一次，有一個借路費的好漢在我的手袋里尋到一疊草紙，你想他怎麼樣說？」鱷魚頭道：「他打你一個耳光？」黑牡丹道：「你猜錯了。他說：丟那媽，一疊草紙，都好！」兩人笑彎了腰。鱷魚頭覺得廣州的好漢，比香港的好漢命運還慘，他頗有一朝門下食客三千，盡收屠狗皆歡顏的雄心，他預備回去好好跟張吳老商量一下，做他的軍師，代他發號施令，集合他的門徒，秘密武裝起來，在這亂世，必可雄踞一方。況且張吳老風濕骨痛，半身不遂，將來的實權還怕不落在自己的手上？想到這裡，他暗自好笑。那個善觀氣色的黑牡丹道：「還在這裡幹什麼？快下山去給我做衣服吧！」鱷魚頭道：「虧你提醒我，我幾乎忘了這件

大事了。」說罷兩人手牽手走下山去。

他們走到盤福路，城西最有名的方便醫院就在眼前。醫院斜對面就是廣州市路屍掩埋隊的隊本部，鱷魚頭掩鼻走過。方便醫院門口有幾部十字車，往來運送病人。鱷魚頭望一望門口的一付對聯問黑牡丹道：「你會唱客途秋恨，一定認得不少字，你試讀一讀這付門口的對聯！」黑牡丹看了，原來這十幾個字他都識得，她就念起來道：

方期壽域濟斯世

便是慈航渡衆生

鱷魚頭笑道：「這付對聯好像是寫你呢。」黑牡丹道：「何以見得？」鱷魚頭道：「你自己搞了十年的鴉片烟，自己不上癮，却渡了無數人升仙，不是慈航渡衆生是什麼？而且，你又常常給人開方便之門，剛才這兩個借路費的好漢，你竟想同他們去開房間呢！」說得黑牡丹在馬路上揍他幾拳。走到惠愛西路他們便坐上了一部三輪脚踏車，沿著豐寧路，一直駛到廣州市最熱鬧繁盛的太平南路去。



一雙冒火的眼睛望着他的太太。

他們兩人在新亞酒店的酒巴間吃了一點東西，便上樓去開一個房間。鱷魚頭囑伙計叫一個上海裁縫師傅來給黑牡丹量身材，他自己寬衣倒下床來，不久便呼呼入睡了。

當鱷魚頭一覺醒來，憑窗眺望街景時，也正是那一群中西遊客，倦遊黃埔驅車入市的時候。其中有一輛汽車停在新亞的門口，馬專員跟洪少奶先後踏出汽車來。

鱷魚頭即刻吩咐黑牡丹道：「你馬上去調查這一肥一瘦的夫婦住在幾號房，查到了我重重賞你！」說罷就推黑牡丹出房門去。

昇降機剛從七樓下來，黑牡丹就踏進去，到了樓下，正好迎着在機門口等着的馬專員和洪少奶。她就站着不出來，原機跟馬專員上去。到了六樓，她們走出來，她也跟着出來。洪少奶仍對馬專員道：「我長期住酒店，成什麼話呢？你快點給我找一間屋吧！」馬專員道：「我請你住到多寶路，你又不肯。」少奶道：「多寶路是你的公館，我討厭看你的太太少爺們的臉色！」馬專員道：「她們當你是香港的名媛小姐，誰敢欺負你？」洪少奶道：「我不！」他們走到了六〇八號房間，伙計開門讓他們去，轉身問黑牡丹道：「姑娘你找那一個？」黑牡丹道：「我住五〇八號。」伙計道：「姑娘，你錯了，再下一層才是。」黑牡丹就從樓梯走回五樓來。

黑牡丹一見鱷魚頭就笑道：「你賞我什麼？」鱷魚頭道：「你真的查到了？」黑牡丹道：「不查到就沒資格領賞了。」鱷魚頭道：「你想要什麼？」黑牡丹道：「我現在不想要你的錢了！」鱷魚頭道：「那衣服又定做了你還要什麼？」黑牡丹搖搖頭道：「我雖然很窮，但我還不十分餓錢；我也不想穿得花花綠綠，像個妖精，學那些遊黃埔的官太太那樣；我只想你賞我一樣東西，你肯不肯？」鱷魚頭道：「快說呀！你要什麼？」黑牡丹走近來把鱷魚頭攔腰抱住，很認真而含羞地說道：「我要人心！我要你的心！十年來我從沒遇見過像你這樣一個文武全才的英雄！」鱷魚頭覺得很滑稽，他從心底里討厭這種「愛情的表演」，不管它是真情或者假意。他正在想說

些不叫黑牡丹難過的話來，黑牡丹又道：「我也把我的心給你！洪先生，我們心心相印多好！洪先生，萬丈高樹，落葉歸根，我們都要有個歸宿才好呀！」鱷魚頭假殷勤地緊緊抱了她一下，然後推開她，假正經道：「我們一定心心相印！」黑牡丹看了看他的臉色，問道：「當真？」鱷魚頭道：「你難道還看不出來？」黑牡丹激動得很，她又撲過去把他抱住，在他的耳邊道：「阿彌陀佛，我今後再不去作迎迎送送的買賣了！」鱷魚頭問：「那胖子夫婦住在那里？」黑牡丹道：「他們住六樓六〇八號房間，恰恰就在我們的房頂上，他們的窗口就對着我們的窗口。」鱷魚頭激動得很。他在室內揮舞他的拳頭，大聲嚷道：「我們心心相印！我們窗口相對！我們樓板相連！我們聲音相通！我們床舖相對！可是啊，我鱷魚頭倒霉，你剛巧就踏在我的頭頂上！」

鱷魚頭這一夜終宵不寐。這全因為他太太跟馬專員就睡在他自己的頭頂上。她看見黑牡丹對他的殷勤作態，就想到他太太也會同樣作態討馬專員的歡喜，他只能用冒火的眼睛瞪視着頭頂上的樓板。內心痛恨憤激却又不能發作。他的血液在血管里膨脹，他的拳頭握出冷汗來，可是這有什麼用呢？馬專員一樣他的好夢！鱷魚頭可惜他不帶手槍在身邊，有手槍的話，他就可以向樓頂放一陣亂槍，即使不打死打傷他們，最少也叫他們睡不安寧。他想起當日在香港，雖則自己的太太跟馬專員眉目傳情，可能會有對不住他的事情，但「眼不見為淨」，可以潤佬懶理，當作不知；如今明明看見他們睡在自己頭頂的床上，怎能當作不知呢？他的所以痛苦，憤怒，心酸，就完全因為親眼睇見。當他無計可拖的時候，竟悔恨他開錯了這個房間，站錯了窗口，看錯了街景。他睜着眼睛，熬過了折磨難受的一夜。

天剛亮，黑牡丹還濃睡着的時候，鱷魚頭已經起床來。他憑窗下望，監視昨天載馬專員到來的一部汽車。上午八時左右，他看見馬專員獨自一個人踏進汽車走了。他即刻從黑牡丹手袋中取出那支木製假手槍，放在褲袋中跑上六樓去。他逕走到六〇八號房去，伙計問他找誰，他說小姐打電話叫他來的。他敲門，內面應道：「討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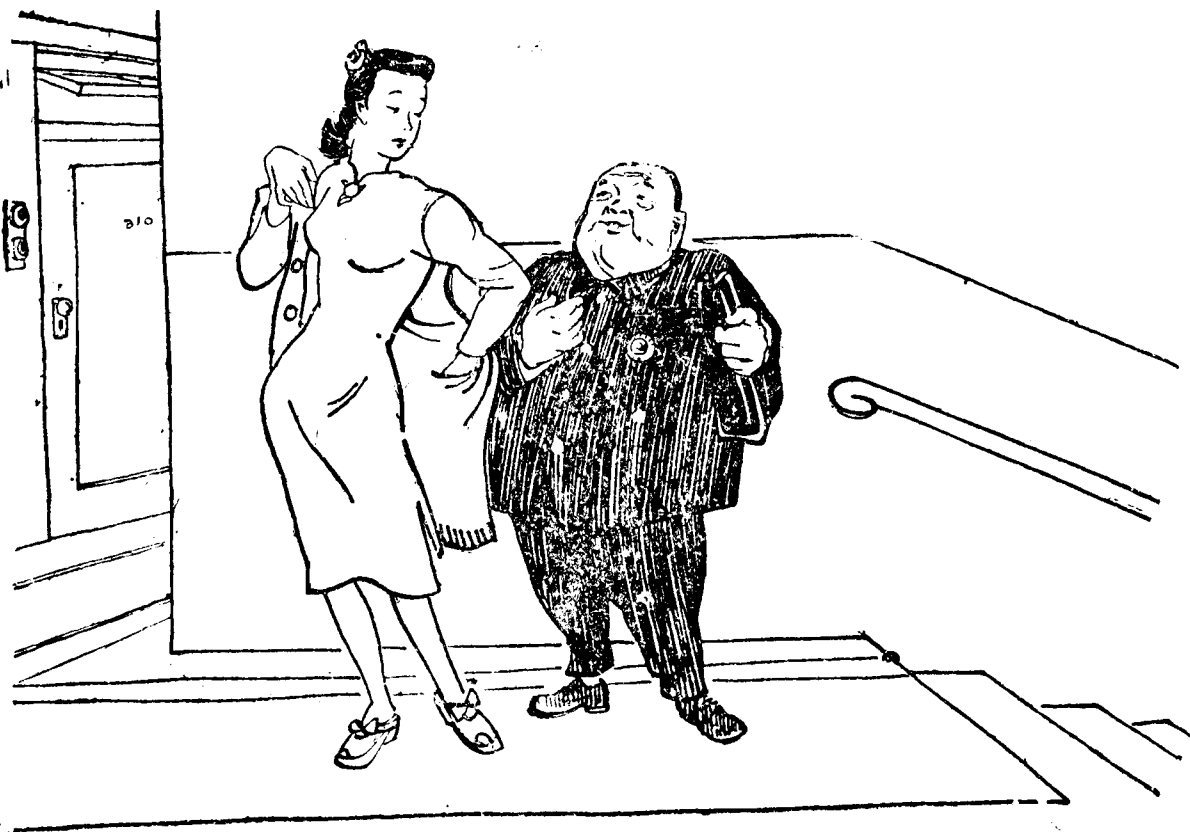
又回來幹什麼？」洪少奶穿睡衣下床來開門，一看見鱷魚頭，她駭慌得臉色發青，兩腿酸軟，半晌說不出話來。鱷魚頭掩上了門，把背靠在門背上，一雙冒火的眼睛望着他的太太。洪少奶突然向鱷魚頭撲過來，抱住他的頸額，嗚嗚地哭起來了。鱷魚頭把她一推，洪少奶退倒了幾步，扶着圓桌的邊沿，開始觀察鱷魚頭的神色。她看見鱷魚頭從褲袋拔出手槍來，對着她，她反而振作起來，腦子也清醒了，她準備應付任何可能發生的事變。鱷魚頭忿忿道：「嘿！我還就心你下落不明，也許會餓受苦。原來你這麼風流！背着我幹這種沒廉耻的勾當！不要臉的東西！還跟你的契家佬說『討厭，回來幹什麼？』我來要你的命！」洪少奶聽着他的話，越發厭惡他，她想起他逃走時一句話一個錢也不交帶下來，現在反來要她的命，她大聲說道：「你這沒良心的東西，你過橋抽板不顧人的死活，現在反要我的命。嘿，你開槍吧！我不怕死！變冤鬼到閻羅王的面前也要告你！」

五 訂密約發假誓

洪少奶罵鱷魚頭罵起了頭，就好像黃河倒瀉似的，罵得沒有止境。鱷魚頭對於他太太那一串連珠罵彈，一時招架不來。他只聽見「……狼心狗肺……殺人不見血……口甜腹劍……過橋抽板……州官放火……百姓點燈……惡人告狀……」一大串咒罵他的話，他聽來甚至於覺得有些地方罵得很對。他的那隻握木槍作射擊狀的右手，慢慢就垂下來。但是洪少奶還在罵道：「開槍呀！男人大丈夫殺一個女人的勇氣也沒有？開槍呀！」鱷魚頭把槍放回褲袋里，走近他的太太，帶着幾分抱歉的神氣說道：「我知道，這不完全是你的錯。但也不是我的錯呀！你想，當日破案，我接到密告時，警察已經準備出動，你那時正在跑馬場看跑馬，你叫我怎樣通知你呢？」洪少奶看見鱷魚頭的臉色已經好看得多，她自慰這場遭遇自己不至於全佔下風，她更抓緊鱷魚頭的弱點道：「好，我

相信你當時不可能通知我。但是你回家取行李，爲什麼對亞喜亞笑蝦球三人都沒有一句話交帶呢？爲什麼亞喜問起我的下落，你竟說「少奶餓不死，蘿葡頭在香港時她也死不去！」你這話也說得出口，你還算是一個有心肝的人嗎？」鱷魚頭啞口無言。他的確說過這句話。洪少奶鑿貌辨色，覺得應該留一點餘地，莫叫他下不得場。她就不再作聲了。

鱷魚頭問道：「蝦球現在在那里？」洪少奶道：「亞喜說，他那天一出門口就給警察抓去了。現在，大概是在赤柱監獄吧？」鱷魚頭道：「亞喜亞笑呢？她們怎樣了？」洪少奶道：「你怎麼不問起我當時怎樣？你根本就不把我記在心上！」鱷魚頭道：「不是這麼說。你現在不是跟我一樣平安無恙麼？」洪少奶埋怨道：「平安！你眞會說風涼話！要不是馬專員特別關照，我們在香港要睡騎樓底了。」鱷魚頭道：「是的，馬專員眞好！我還沒謝謝他呢！」洪少奶道：「馬專員眞是正人君子，他一到廣州就登報尋你，希望早一天能得到你平安的消息。」鱷魚頭道：「他登報尋我？我近來很少看



「你呀，你才是不守夫道呢」。

報，全不知道這回事。真是辜負他的盛意了。——你剛才沒答我，亞喜亞笑也來了廣州嗎？」洪少奶道：「她們在香港暫時寄住在魏經理公館，等你的消息呢。」鱷魚頭道：「叫她們來！你即刻寫信叫她們來！同時我也去信叫蟹王七去約她們，最好三人一道來。」洪少奶道：「你擬一個電報吧，用我的名字打給魏經理。她們不在身邊，我多不方便。你找到房子了不？」鱷魚頭道：「你何必愁房子，長期住酒店，我也出得起錢。」洪少奶道：「這就好極了。我們搬到愛羣酒店去吧！」鱷魚頭道：「不！就住這間六〇八號房，何必搬去搬來。」

洪少奶聽鱷魚頭說出這句「就住六〇八號房，何必搬來搬去」的話，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對於她，究竟是禍還是福？她得費點心思推敲推敲。她以女人特有的敏感和直覺，想到鱷魚頭一定是照往日在香港一樣，利用她做一道通到馬專員身上去的橋樑，當她做踏脚板，走走內線。她猜的一點也不錯。鱷魚頭的確想暫時挾太太以自重，將來自己羽翼豐滿時，再作打算。他自己心里已經定了一個在廣東落地生根的計劃，一步步按照實施。鱷魚頭對少奶道：「你住在這里，這里就算是我們的公館。但我有生意在黃埔，我不能常常在廣州陪你。黃埔鄉下地方骯髒，交通不便，我知道你是不高興住鄉下的。可是我又不放心你一個人住在廣州。你能發誓，不跟馬專員或其他人勾勾搭搭，我就放心了。」洪少奶聽說要她發誓，她十分寬心；她知道這不過是自欺欺人的玩意。她想：也好，發誓就發誓吧！她說道：「沒有一個人單獨發誓的道理，你要我清清白白，你自己在黃埔也得清清白白才成呀！」鱷魚聽了這句話，他就帶頭示範發誓道：「好！我就當你的面發誓！我無論何時離開太太，誓死守身如玉。如有背誓，人頭落地！總理在天之靈，實式憑之！」洪少奶幾乎要笑出來，她忍着。她也跟着發誓道：「一女不嫁二男，一妻不事二夫，如違誓言，雷劈天誅！」兩人發過誓後，他們就算誤會冰釋，正式和好如初了。

鱷魚頭從他太太的口中，探知馬專員身兼數職，還掌管一部份軍運船舶調度的業務，他希望能拿到一隻運輸差艦，一面巡遊沿江各地，聯絡地方豪傑，一面藉公營私，建立經濟基礎。他請教他的太太道：「有什麼方法能

叫他派我充當一隻小艦的艦長呢？」洪少奶道：「你想當艦長？你學過海軍沒有？」鱷魚頭道：「何必這樣拘泥。你不曉得，在我們中國，陸海軍是相通的，陸軍人才當艦長的多得很呢。何況我並不比別人蠢，我還可以走偏門學一點航海新知識，包不會誤事。你想想有什麼辦法嗎？」洪少奶道：「你既然想當艦長我們不妨相機行事。看馬專員過去在香港跟我們的合作歷史，他總認識了你的本領。先讓我打聽一下，如果有缺出，我想也許不會怎樣困難吧？」鱷魚頭連聲道：「對的，對的，你相機行事就是。」他說罷就把他的太太摟在懷里，作懇求狀道：「你今天還有什麼約會嗎？我想好好睡一覺，昨晚我一夜肚子痛，沒有睡好。」洪少奶睨了他一眼，答道：「我兩點鐘有一個約會。你最好睡到十二點鐘就起床，好不好？」鱷魚頭道：「好的好的。我十二點鐘就起床，但你要叫醒我！」洪少奶對着這個忽然貼服起來的丈夫，打了一個冷顫！

馬專員在上午十一時正就自動下辦公廳，他坐車回多寶路公館打一個轉，看看寄到公館來的許多請帖，把日期時間地點摘錄在案頭日曆上，然後告訴太太說外邊有議會，又坐車到太平南路來。他一路上把近來花在洪少奶身上的錢，和這個他在香港發掘回來的蕩在骨子里的交際人才所給他的好處，兩相比較，他得到一個結論：這個女人精乖伶俐，善體人意，對自己對上司對朋友妙用無窮，實在值得陪点小心和花些本錢。他的司機不必叮囑，把汽車駛到新亞酒店的門口就停住。他摸出一疊國幣賞給司機，就走出來鑽進昇降機。

十二時正，洪少奶自己打扮停當，就想叫鱷魚頭。馬專員已經在門外敲門了。鱷魚頭聽見敲門聲，不知怎樣竟給駭慌了。他問少奶：「是他嗎？」少奶點點頭。鱷魚頭嘴嚙嚙道：「這怎麼辦？這怎麼辦？」少奶道：「怎麼辦？請他進來跟你握手敘敘別情呀！看你的樣子好像怕別人捉你的姦似的！」外邊又是「咯咯咯」一陣敲門聲，並且問道：「還沒有起來嗎？」少奶應道：「來啦！等一等！」回頭對鱷魚頭道：「怎樣辦？你這樣害怕就躲到床底下去吧！」鱷魚頭道：「這不行！」少奶道：「那麼我就請他進來！」鱷魚頭着急道：「這更不行！我

跟他最好不要在這種場合見面，太難爲情了！」洪少奶雖然爲人絕頂聰明，但對這種微妙的關係，她的腦筋一時還轉動不過來。她小聲問道：「怕什麼呀！我是你的太太，你睡在我的床上不是堂堂正正麼？怕什麼？」鱷魚頭着急道：「我的好太太，你想法子打發他走吧！不要說我在這里。待過兩天我再堂堂正正到他的辦公廳拜候他吧！」又是一陣敲門聲，洪少奶只好走過去開門，心裏也打定主意，決定不讓他們這兩個冤家在這個尷尬的場合聚頭。她把門開了一條縫，側身閃出去就順手關上門。她伸一隻食指在嘴唇上示意馬專員不要作聲。她一把拉馬專員走到走廊上，告訴他道：「他喝醉了酒，正睡在我的床上。你不要進去！」馬專員問道：「他？他是誰？」洪少奶道：「還有誰？他就是我的先生洪斌呀！」馬專員着急道：「他怎麼知道我們住在這里？」洪少奶道：「天曉得他怎麼知道？」馬專員慌張道：「這怎麼辦？這怎麼辦？」洪少奶道：「唉呀！我不會見過你們這班男人，又貪風流，又怕出醜，出了毛病就手慌脚亂！」馬專員道：「他一定是明查暗訪才找到這里來的。他一定不懷好意。我要小心提防他，鱷魚頭不是好惹的呀！」洪少奶冷笑道：「我不會見過一個能調動幾百隻艦艇的大官，竟會害怕一條鱷魚！」

馬專員經洪少奶一提，他想想也是道理。我調得動幾百隻艦艇，真犯不着害怕一條鱷魚。這麼一想，胆子就壯起來。他問洪少奶道：「他幾時到廣州來的？他有什麼話說？」洪少奶道：「他喝得醉薰薰，語無倫次，我沒聽懂他一句話。」馬專員道：「他懷疑我呢？」洪少奶道：「他沒有提起你，大概不會吧。不過他來了總是一件麻煩事。最好你能——啊，我有一個好主意，最好你能答應我！」馬專員道：「說呀！我素來就聽慣你的好主意。」洪少奶道：「你答應就好極了！」馬專員着急道：「說呀！什麼好主意？」洪少奶湊嘴巴在馬專員的耳朵道：「派他一件艦上的差事，給點甜頭他，把他遠遠調開！」馬專員皺皺眉，他就心鱷魚頭不聽調動，他問道：「他肯？」洪少奶道：「這要看你的手腕了。你派他當一名伙伕，他當然不肯。」馬專員想了一想，忽然彈

响他的手指，說道：「得！我有辦法！我派他當一員管理員，押運一船軍械被服到海南島去！讓他每一個月來往幾次，吃點風浪。你想，他怕風浪嗎？」洪少奶道：「我想不會吧。放鱷魚下海，真是得其所哉了。」馬專員道：「那麼現在你要陪先生睡一覺，今天下午的約該請一次假了？」洪少奶臉紅起來，她撒嬌道：「我爲什麼要陪他睡覺？我要陪你去吃飯！」

馬專員給洪少奶這話說得兩面春風，他開玩笑道：「你真是不守婦道！」洪少奶反駁道：「你呀，你才是不守夫道呢！」

他們一邊談，一邊沿樓梯走下五樓去。在轉角處，他們碰到不認識的黑牡丹。黑牡丹醒來看不見鱷魚頭，以爲他上廁所，等了許久不見他回來。後來他醒悟他一定跟樓上的一對夫婦有什麼瓜葛，也許上樓去會他們了。她又等在房間里，一直等到正午，肚子餓得耐不住了，才決心跑上樓去探個究竟。她在樓梯轉角處看見他們走下來，她盯了洪少奶一眼。洪少奶小聲問馬專員道：「你看她是不是酒店的野雞？」馬專員道：「絕對不是！酒店的野雞裝扮得比她摩登得多。」洪少奶道：「看樣子還過得去，可惜黑一點。」馬專員道：「你還有閒情鑑賞別人的顏色？」洪少奶道：「這是我們女人習慣了的工作，不看看別人的服裝臉孔和身材，評評她們的美醜，日子怎麼打發得過去！」馬專員道：「啊，我但願來生投胎做個女人！你真想不到我的工作是多傷腦筋，多受罪，真麻煩死了！要不是你給我一點點安慰，我真想從新亞六樓的窗口跳下馬路自殺去！」洪少奶笑起來道：「喔喔！你的這一碗迷湯把我灌醉了！」她裝出暈醉欲倒的樣子，馬專員趕忙攔腰摟住她。

馬專員又繼續說道：「羅小姐，你知道我多麼愛你嗎？我敢對天發誓，你是我有生以來最合我傾心的一个女人！沒有你，我簡直活不下去了。」洪少奶笑道：「你發誓得不像。漏了一句：總理在天之靈，實式憑之呀！」馬專員也笑道：「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也學會我們這套八股爛調了！」邊說邊笑，不知不覺他們已經到了

大門口，司機打開車門，請他們進去。

鱷魚頭從六樓六〇八號房的窗口上，看見他們踏進汽車，開了走了。他心房的血液往腦上衝，他用拳頭擊他自己的腦袋罵自己道：「烏龜亡八，你給別人一脚踏在頭上，幾時才出得這口氣呀？」

黑牡丹在外邊不敲門就推開門扭，走了進來。她看見鱷魚頭打罵自己，弄得莫名其妙。她喚道：「洪先生，肚子還不餓嗎？」鱷魚頭轉過身來，黑牡丹端相他的神情，問道：「又吃了火藥了？你一碰到這兩夫婦就冒火，在黃埔魚珠冒了一次火，在這裡又冒一次火，到底是爲的什麼呀？人家夫妻恩愛，你吃什麼醋？來！過來！女人有的東西我一樣也不缺少！」她渴望鱷魚頭投到她的懷抱中來，但鱷魚頭却站着不動。許久許久，他才忿忿說道：「走！我們回魚珠去！我要開始做我們的世界了！」

他領黑牡丹走下五樓自己的房間，叫伙計取信箋來，鱷魚頭揮了一封信給香港鴻昌行船館的主事何老四，叫他轉知蟹王七到魏經理公館約同亞笑亞喜三人一齊上廣州來。又叮囑何老四叫人打聽蝦球何時出獄，一出獄就叫他到廣州來。他吩咐他們來時就到新亞五〇八號房住，他準備長期開這個房間，和他太太取得連絡。把信寫好，他就吩咐伙計留下這個房間，並預付了一個月房租。諸事弄停當後，他就對黑牡丹道：「我們今晚就回魚珠去！」黑牡丹道：「你既然開了長期房間，我倒願意多住兩天，等等我的新衣服呢。」鱷魚頭道：「妳願意留在廣州兩天也好，橫豎這幾天我沒空跟你談情說愛。你如果高興的話，也可以一直住到我香港的伙計蟹王七到來時，才落魚珠找拔。」他說罷就掏出一疊國幣留給她做伙食，獨自坐車回去了。

鱷魚頭回到魚珠，他見到老楊，第一句話就問他：「宣威火腿上等壽麵買到了嗎？」老楊道：「都買到了。至於馬專員的情形……」鱷魚頭截斷他的話道：「馬專員的情形你現在不必提。等我問起你時你才講。現在你去找一個人來帶我們去拜候張果老。」老楊下樓去找了那個死蛇來，他認得張果老「收山」的地方，鱷魚頭叫死蛇

提火腿和壽麵，吩咐他道：「好，現在我們就去，今晚我要跟張果老談一個通宵！」

六 豎起幡竿等鬼來

張果老是一個快滿六十歲的收山隱客，現在住在長洲村邊一所竹林圍繞，四面環水的莊院里。屋外的水陣是人工開築成功的，丈來寬，可划小舟，但不能跳越過去。誰要找張果老，必須經過高跨水溝上面惟一的木橋。張果老是一個名聞遐邇的聞人。他從小在鷄鳴狗盜的社會層中受盡離奇古怪的磨鍊，學得一大套非法的，撈世界搵飯食的本領。他沒有受過公立的或私塾的教育，但却從賭館中的「一字花」牌上認得不少字。他就憑着那些已認識的「有利」「元貴」「合同」「三槐」「只得」……這七十二個基本字花中，觸類旁通，居然能够一知半解地看讀報紙。他的起家，除了憑一點聰明而外，還靠他的勇敢和臨事機斷的精神魄力。他少年時便能赤手空拳，去搶劫一家賭館，把得來的金錢散給他的狗肉朋友。民國十三、四年，各省軍隊雲集廣州，雲南紅頭軍橫行市郊，包烟縱賭，那時張果老便已風雲際會，受客軍的重視借重，引為知己。他率領他的狗肉隊伍鎮守一隅，座地分肥，轉眼便暴富起來。可是他的軍隊却是有名的豆腐軍，打烟則精通異常，打仗則一碰便溶。在北伐前夕，他的隊伍和滿街滿巷的賭館一樣，日漸壯大，就因為他的隊伍不能出發攻擊，便只好留在後方鎮守，維持治安，防制宵小擾亂。他們本身就是如假包換的宵小，他們不擾亂治安，便很少有人擾亂治安了。大軍北上之後，張果老便成為後方重鎮的猛人，學校社團集會的主持人，常常請他蒞臨訓話。他也逢請必到，逢到必把參謀長代擬好的講詞登壇照讀。有時也自出心裁，發些妙論。有一次他對中山大學的學生講話，他讀了半張講詞，冷不妨給風一吹，講稿給吹去幾丈遠，他就對他身邊的參謀長發脾氣道：「參謀長，你看你的演講詞馬口一樣長，讀半天讀不完，

現在又給風刮走了，你自己對他們講吧！」他在省立女子師範學校，也對學生發過這樣的妙論：「我不懂得什麼，我今天就好像鶴立雞羣！」弄得學生們哭笑不得。他也主張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有一次，他對嶺南學生們發揮高見道：「我張果老盲字不識，小學未進過，我也當了司令。你們個個都是大學生，將來不曉得當什麼卵？一定比我大得多多！總之，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大家一條心，我同大家一齊衝！完了！」他下台後就問他的參謀長道：「我講得精彩嗎？」參謀長哭喪着臉道：「司令講得很精彩！」

張果老這位司令紅了一個時期，後來因為環境變遷和他自己風濕骨痛，便退出了政治舞台，隱居家園。

張果老這個怪人發明了一種醫治他自己風濕病的怪方法。他僱有半打十六七歲的年輕婢女，每晚吩咐他們輪流踏在他的背脊上，踐踏得他的骨骼格格作响。他伏臥在彈簧鋼絲床上，享受婢女們蹂躪的快樂。他的背脊一天不給婢女踏過，那天就睡不闔眼。他不相信西醫的電療方法，他堅信他這種治療法是最可靠的。

這樣一個半身不遂的病人，竟否極泰來，今天慢慢又走起紅運來。他桌案上的訪客名片，連接起來可以繞他的公館一個圓圈。當今兩廣軍政舞台上的人們，你隨便可以在他的桌案上找到他的名片，今天又添了

張果老這個怪人發明了一種醫治他自己風濕病的怪方法。



一張，這張名片可沒有那些中將少將簡任薦任的文武官的那樣跋扈，但却很合張果老的脾胃。那張名片寫道：

「香港逃捕客弟子洪斌百拜」

他叫婢女梅香收下禮物，叫婢女蘭香替他穿衣裳，叫婢女菊香到外邊傳客進來最後對婢女竹香道：「你下床來吧！人客來不必鬆骨了。」又向室外喚道：「荷香，把烟托盆弄乾淨，有客人來了。」五個婢女忙做一團，張果老剛穿好長袍褂走到房門口，鱷魚頭已踏進客廳，他一個箭步走上前來，單膝觸地，跪倒在張果老的脚下，向他老人家叩了一個頭。高聲唱道：「弟子洪斌問安！」張果老即刻把他攙扶起來，接待他到烟床上去。鱷魚頭把老楊引見張果老後，便示意他跟死蛇退出，讓他兩人密談。張果老便叫梅香把老楊死蛇二人引到另外一間房子里抽烟去了。

壁上的時鐘由下午八時走到午前二時，張果老鱷魚頭兩人仍在互相「讓槍」，抽了一口又一口。他們談得很投契，他們把香港、廣州、以至華南的一般情勢都談到了，張果老最後作結道：「他們都是飯桶！沒有一個人是有魄力做事的。大家都想在渾水中摸魚，撈一把上岸。既然是這樣，却又不肯公開組織防務公司，籌集餉糧，招兵買馬，這樣怎麼能够同老八對抗？我條陳公開烟賭，就是這個道理。他們却寧可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癡瘋已經爛出面，人人看得見，還怕什麼？如今那一個墟市沒有烟賭，那一個鄉下不種罌花？他們既要請我出山，又不准我包辦防務經費，我的弟兄們不能光吃西風呀！」鱷魚頭道：「照老師看來，政府現在不是犯了五缺的大忌麼？缺兵、缺糧、缺械、缺彈、再加上缺餉，這個仗怎能打下去？」張果老道：「我看出紹興師爺的計謀，他們是想洗滌美國佬的頭，拖他們下水呀！這幾天美國佬來看黃埔的地形，我們的祖宗山墳已經給人出頂了。」

鱷魚頭建議道：「依小弟有來，將來還有一個群雄割據的局面。劉楊時代，又快一來，老師應該振臂一呼，廣集各方弟子，誰可以稱雄一方，退可以保守家園，這個才是上策呀！」張果老道：「我老了，而且身體走動不

便，讓青年人去搞吧。」鱷魚頭道：「他們威望不夠，豎起幡竿，沒有鬼來，我看非老師出山不可！」張果老歎道：「週圍百里的自己人中，沒有一個將才。老夫病弱之軀，何能成大事？」鱷魚頭把烟針往烟斗眼一插，坐起來道：「小弟願聽驅策，肝腦塗地，此心不變！」張果老也坐了起來，望了鱷魚頭半晌，看見他濃眉銳眼，氣概不凡，決心委他一些任務，試試他的才幹。但他沒有露骨表示出來，只說道：「這件大事，我們慢慢商量吧。」鱷魚頭又獻議道：「我們一旦有了可以左右時局的實力，到時事秦事楚，權操在我，比做契弟由人踢屁股好得多。老師以為如何？」這個「左右逢源」的計策，張果老十分佩服。他們又躺下來，繼續談到雞啼才擁被入睡。

鱷魚頭在張果老的莊園住了三天，連夜促膝深談，大得張果老的歡心。張果老終於委他做連絡專員，到各地連絡徒衆，定期結義誓盟，重張旗鼓。鱷魚頭回到魚珠來，便吩咐老楊，叫他即在魚珠開設一間民生米店，作為掩護活動的機關。老楊老馬識途，他早已賃好舖址，一領到開辦費，他就卜吉開張，搬進米店去住。

過了兩天，香港的蟹王七、亞喜、亞笑都到了廣州，找到新亞五〇八號房，黑牡丹就把他們帶到魚珠來，鱷魚頭見了他們，就問蝦球的下落。蟹王七道：「蝦球判了三個月的監，還沒滿期，我已叮囑王狗仔，他一出獄就寫信給我。」鱷魚頭道：「好了，現在就只差蝦球一個人，我們大家都平安了。你們就住在魚珠，一切事情聽楊司理吩咐。我明天要出門走走，說不定要一兩個月才能回來。」亞喜道：「洪先生：少奶呢？」鱷魚頭看見黑牡丹在場，不好明說，他說道：「少奶回鄉下探親，不久就出來。你跟亞笑就暫時跟這位黑小姐作伴吧。」他又對黑牡丹道：「我明天有事出門，你如不高興住魚珠，你就到廣州新亞去看房子。我到各地走走，說不定會回廣州歇一兩天的。」黑牡丹道：「既是這樣，我就回新亞去住。」

鱷魚頭把各樣事情安排好，第二天他就率領死蛇、鷄眼、蟹王七三人，搭了亞娣的艇，沿珠江兩岸一帶，替張果老做連絡工作去了。

七長途

蝦球跟牛仔兩個人翻越過九龍獅子山的山背，山脚沙田一幅海山互抱的美景，展在他們的眼前。蝦球道：「你看，下面風景多好喇！我們躺下來歇一歇吧！」牛仔也走得倦了，他應聲一骨碌就滾在草地上，把手臂當枕頭，仰望着秋空的白雲。蝦球也坐了下來，望着沙田淺海上的點點魚帆，默默想自己的心事。

一陣習習的清風，從山腰吹上來，帶來一片男女的山歌聲。牛仔坐起來，四處張望。他看見山腰上有一羣割草的男女，在那里一面割草，一面唱歌。他對蝦球道：「球哥，你聽！他們在唱山歌哩！你會唱嗎？我們答她們幾句好不好？」蝦球道：「不要嘈！靜靜聽！」

山腰間有一個青年男子有一付好嗓子，他的歌聲隨風吹過來：

怎得怎呀，

怎得沙洲變成田；

怎得變成三歲仔，

妹呀，時時抱在你胸前。

另外一個男子插上去唱道：

見姑生得似枝花，

十指尖尖似藕芽。

燒香去拜初三月，

怎得團圓做一家。

山間靜寂了片刻，牛仔道：「怎麼，這回沒有女的答歌了。」蝦球道：「不要嘈！」一個女的歌聲清亮地傳過來了：

我唔信呀，

咁真情我見多！

唔通唔見田邊牛呀，

偷偷食了幾多禾！

這幾句山歌一停止，山腰間就轟起了一片笑聲。這個刁頑的女人，她把那些男人的愛情，回唱得一錢不值。牛仔道：「球哥，我有一首歌，唱過去答她好不好？我在羅浮山上學來的。」蝦球道：「你唱吧，誰禁止你呢？可是你莫唱得丟人啊！」牛仔很興奮，也用悲涼的聲調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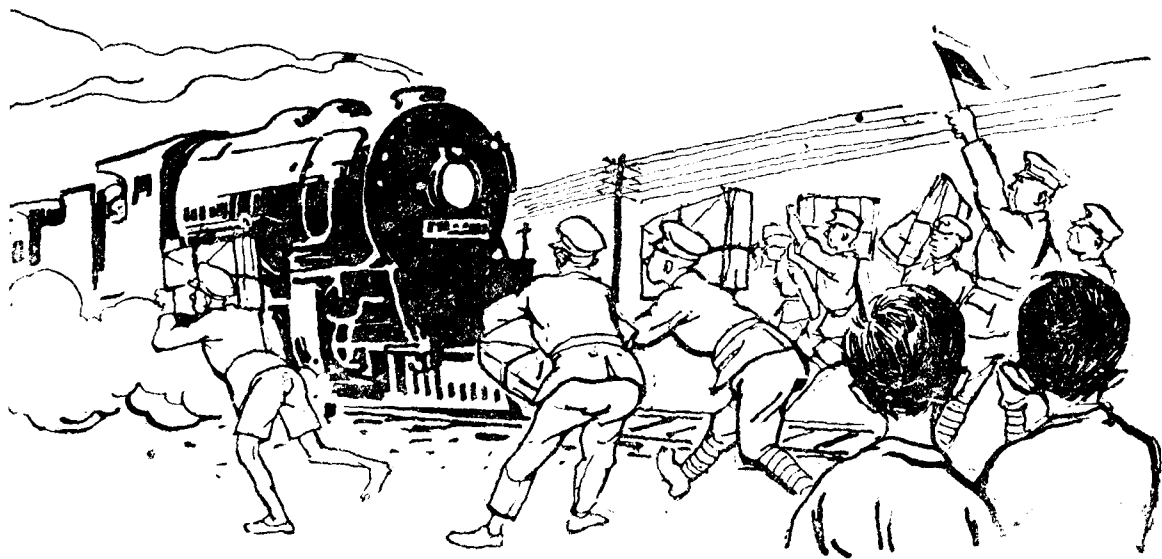
實係難呀，

世間冇我咁艱難：

手抱琵琶去乞米，

淒涼唔敢對人彈！

牛仔唱得餘音裊裊，非常動人。蝦球在旁邊冷冷的道：「你唱得牛頭不對馬嘴！人家唱的是情歌，誰理你淒涼不淒涼呀！我們餓死也不去



「目標！右後方！五百米達！預備！」

做叫化子乞米，我們怎樣淒涼也不願對人彈！」

有一列火車從北邊像長蛇似的扭着尾巴爬過來，一忽兒又爬進山洞里看不見了。牛仔看見這列快速火車，他對蝦球道：「球哥，這是廣州來的特別快車呢，大概王狗仔又在車站等機曾了。」蝦球問：「你的山歌呢？怎麼不唱了？」牛仔道：「唱完了。」蝦球道：「你就只會唱一首嗎？」牛仔道：「我只會一首。」蝦球站起來道：

「那麼我們快走！沒有山歌唱來答人家，多丟臉呀！早知道你只會唱一首，我就不讓你惹人家找麻煩了。」

他們匆匆走下山，沒心神去聽探新人的山歌了。他們沿着山徑走下來，到道風山的教會別墅繞了一個轉，再走下車站西北角山腰的西林寺去張望一下，沒有什麼意外的發現，又眼巴巴地走了出來。兩個人都飢腸轆轆，但沒有一個人開腔說：「肚子餓了！」說了也沒有用。他們只是默默在想辦法。車站外面有幾家茶館飯店，他們在門口來回徘徊，不斷嚙口沫。在靠馬路邊的一家茶館里，有一桌男女人客在那里喝茶，像是一群旅行的人剛剛倦避下山，略進點心，候車回香港的樣子。桌上擺滿了各式飽子，最吸引蝦球牛仔的注意。他們來往走了十幾次，幻想這幾盆飽子，最好是讓他們盡情吃一頓。他們越走越餓，終於牛仔忍不住了，他提議道：「蝦球哥，我肚子餓了，讓我向他們討兩個飽子，我們每人吃一個好麼？」蝦球罵道：「不要臉！我們又不是討飯的乞兒！」牛仔十分沒趣。他們又走了幾轉，牛仔又提議道：「球哥，我不做乞兒，我絕不向人家討飯吃。你在這里站着！我去買兩個飽子回來吃。」蝦球問：「你的錢呢？」牛仔拍拍他的右屁股道：「放在這里。」說罷他就揮手叫蝦球站着等他，他一個人昂首挺胸直向茶館走去。他走到那群旅行男女的面前站定，先向他們點頭作禮，然後說道：「先生，我跟我的哥哥剛才翻過獅子山，肚子餓了，想向先生買兩個飽子。我還有兩毫子。」說罷他就摸他的右褲袋、左褲袋、後褲袋、和上衣袋、下衣袋，結果一張毫票也摸不出來。當他前後左右上下摸口袋時，那些先生小姐們就笑起來。其中有一個近視眼先生移近來望了他一眼，然後放兩個大飽在他的手掌上，跟着說道：「小朋

友，我賣給你兩個大飽，暫時記賬吧！到年尾結數。」說罷大家都哄笑起來。牛仔還不走開，他追問：「你先生費姓？」近視眼道：「我，我的大名叫做四眼李。」眾人又哄笑起來。蝦球走近來看個究竟，牛仔向他招手道：「球哥，這位四眼李先生賒給我們兩個大飽，你要不要？」蝦球不作聲。牛仔向四眼李說聲「多謝！」就大步踏出馬路來。蝦球問：「你搞什麼鬼？」牛仔小聲道：「江湖救急，只可一次！」

蝦球牛仔兩人每人捧着一個大飽，一邊吃，一邊繼續趕路。蝦球道：「牛仔，看你不出，你偷呢拐騙的手段，比鱷魚頭的徒弟們還利害！」牛仔裂開嘴笑笑，說道：「我們呢騙一兩個飽子算得什麼？他們呢騙幾千袋米別人也奈何他們不得。如果我們有一袋米呵，不是可以做得幾千個大飽分給幾千個人吃嗎？」蝦球想想也是道理。大飽吃完，他更餓了。他發牢騷道：「他媽的！這個鬼世界！如果那些有良心的好人勸我們安份守己，不出來偷呢拐騙，我們不妨聽聽；要是那些壞蛋傢伙勸我們要做正人君子，我就操他媽的祖宗十八代！」牛仔看着蝦球臉上那種饑火中燒，憤怒得幾乎迸出眼淚來的神色，他心裏也很難過。兩人站着鐵路右邊的公路，在暮色蒼蒼中，趕他們不知道何處是止境的漫漫長途。

走着走着，他們碰見了幾十個穿中國軍服的青年軍人。每人都肩抬着一大塊包紮好的東西，在鐵軌兩邊的小徑上邁步前進。開始有一兩個人唱歌，後來大隊就合唱起來，唱得非常齊一而有節拍。牛仔問道：「球哥，他們唱得多好聽呵，我們跟上去！」蝦球道：「他們唱的是義勇軍進行曲，這首歌我會唱。快點！我們跟上去！」兩人就快步追上去。

穿軍服的青年們看來有點疲累了，但他們的歌聲還雄壯有力。蝦球牛仔兩人跟在他們的尾巴，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大搖大擺，跟他們唱在一起。

蝦球唱着唱着，他覺得他們的歌詞不對勁。曲調是不錯的，詞却牛頭不對馬嘴，並不是什麼義勇軍進行曲。

他仔細一聽，又想想他們肩上抬着的東西，他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他自己笑起來，也跟着學他們的詞腔，唱起來了：

起來！不願做餓鬼的人們！

把我們的玻璃，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邊個來碰，

我就

一脚踢佢個屎弗！

每個人被逼着拿出最後的本錢，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衆一心，

衝破海關的檢查，

前進，前進，前進！

牛仔也學會了，他手舞足蹈，唱到「邊個來碰，我就一脚踢佢個屎弗！」他就一脚飛出去。蝦球也兩手揮舞，學人指揮的手勢，他們把這一群用「玻璃」築成「新的長城」的走私退伍軍人，逗得笑瞇了眼睛。

有一個青年軍官回過頭來問蝦球道：「喂，小朋友換一換手好不好？我攆得累死了！」蝦球爽快地大聲答：「做得！」那人就把肩頭上的玻璃片很小心地卸下來，放在蝦球的肩膀上。叮囑他道：「小心呀！不要跌碎我的飯碗啊！那是玻璃呢？」蝦球道：「性命担保，絕不會弄破！」他舉着穩健的步伐，跟上大隊。牛仔看見蝦球很

神氣又小心地替別人搨東西，他週身發癢，他搶前一步拍前頭那一個軍人的背脊道：「喂，大哥，換一換陣頭好嗎？我食飯等屎疴，沒事做！」那人望了他一眼，有點不相信他的氣力，因為大塊的玻璃片是很重要的。蝦球在一邊鼓誦道：「給他搨吧！他有一身死牛力，他的名字就叫做牛仔。」那人也實在太累了，到底還是卸下來給牛仔搨抬。牛仔高興得很，一路學着香港碼頭工人的哼哦聲哼道：「依夜海呀！海呀！頂硬上呀！鬼叫你窮呀！」蝦球牛仔兩人一呼一應，輪番哼唱，把本來已經疲倦的一隊走私人馬的勁兒，又提高起來。衆人都贊揚他們兩人要得。他們越哼越起勁。

他們走到工商學院附近轉一個灣，走在最前的一個人就發口令叫停止前進。大家把玻璃放在路邊。那指揮的人，看看手鏢，向大家叫道：「大小二便限五分鐘完畢，遲來走雞自悞！」大家就即刻散開。蝦球覺得他們的事情很有趣，也很神秘，他們到底幹什麼呢？這裡又不是車站，他們等什麼呢？五分鐘內，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他想不透。他看見牛仔在鐵軌邊小便，他也跟着小便。約摸十分鐘光景，隊伍中有三個大漢站在鋼軌上，向沙田方向張望，那發令的一個從懷裡取出一方小紙旗來，盪着旗竿，作準備狀。不久，聽見沙田方面火車的汽笛聲響了，那指揮人就喝道：「目標！右後方！五百米達！預備！」衆人就搨起玻璃來，舉動敏捷而精神緊張。蝦球牛仔看得張口結舌，自己也緊張起來。那指揮人和旁邊的兩個助手站在車軌中心，指揮人搖動他手上的紅旗。蝦球看見那一系列火車轟隆隆地駛過來，慢慢放緩了速率。指揮人馬上跑開搨起自己的玻璃，衆人不待命令已經蜂擁爬上火車去。蝦球牛仔看得瞪目吃驚，不知道怎樣好。蝦球像剛做醒了一個離奇有趣的夢似的，他捨不得這夢這麼快就醒了，他向那個發了呆的牛仔喝道：「牛仔！跳車！快點跳上去！」牛仔應聲撲前去搨住扶手，一躍就蹀了上去。蝦球跟着火車跑，車上的軍人鼓勵他：「快跳呀！先抓住扶手！快跳呀！」蝦球一躍而上，身體擺了幾下，終於站定了。

這是一列奇怪的貨客混合車。一路來它不斷地演出了奇怪的戲。二十分鐘前，當它還沒鑽進山洞爬出沙田來的時候，已經在六味半的方地演了一幕精彩的「掛鈎」戲。火車頭的司機，他放慢火車，參觀鐵路兩邊緝私和走私者的交戰。雙方合計不下二百多人，大家用石頭鐵尺互相火拚，打得頭破血流。司機看見他們打得難分難捨，不耐煩再等他們，逕自開車走了。等到沙田這批軍人一上車，就聽到了前一幕血戰的故事。原來那些血戰中的一部份人，也是他們的伙伴。他們是依照計劃分批分地出發，又分站登車的。有的還要預先到達深圳，再從深圳「會師」北上。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從戰場上回到後方來的退伍官兵，現在在這鐵路線上來往奔波，拼力拼命，無非是想賺兩餐飯吃，養活家小。這一系列火車，把他們送到廣州或沿途各大站，過兩天又把他們裝下來。列車繼續向前飛奔，蝦球給一片有節拍的「轟隆隆打！轟隆隆打！……」的輾輪聲嘈得心思麻亂。牛仔在旁邊問道：「球哥，我們到那一站下車？」蝦球道：「你從前到過羅浮山，你曉得到惠州去的路嗎？」牛仔道：「羅浮山在博羅，不在惠州。但我們可以開路呀！我等下去問那個官員。」蝦球道：「我們要到惠州葵涌，先到惠州，就會問到葵涌了。」牛仔道：「惠州是個大縣，葵涌在它的北邊還是南邊？靠山還是近海？先弄清楚才好呀！」蝦球道：「我沒到過，誰知道它在東邊還是西邊？總之，到惠州就沒有錯。」牛仔道：「好，我們等下問問。」

火車將到深圳，就有人來查票，怕麻煩的查票員，放鬆了他們。火車停在車站上，許多賣飯的小販擁到大車旁邊叫賣鷄飯、臘腸飯、熟鷄蛋、雲片糕……搞得鬧哄哄，亂糟糟。牛仔計上心來，他叫蝦球坐着不動，說聲「司屎」就走到別的車廂去。他巡視了幾個車卡，目光四射，觀察那些買飯吃的男女乘客。他走到末一節車卡，又走回頭來，已經得心應手。他在他們原來坐的一節車口走下站台上，向賣鷄飯的人問明價錢，他就數出鈔票來買了兩碗鷄飯，他叮囑小販道：「你上來等齊拿碗筷！」小販道：「碗筷送給你，我不要了。坭碗竹筷，值不得什麼

錢。」牛仔捧了兩碗鷄飯走向車廂來，蝦球正肚餓得難耐，一看見鷄飯，口水就湧上嘴邊來，他瞪大眼睛問牛仔道：「你又賒到了兩碗鷄飯？」牛仔道：「吃吧！吃完再說。我肚子餓痛了！」蝦球不敢再問牛仔這兩碗鷄飯怎樣弄來，他狼吞虎嚥地吃得一粒不剩。列車又慢慢開動了。

蝦球牛仔吃完了飯，把碗筷放好，就同去找到那個把玻璃交給他擔的軍官。問道：「官長，我們想到惠州葵涌去探朋友，在那一站下車好呢？」那軍官約摸二十七八歲，穿一身美式軍服，十分英武。他聽了蝦球說要到葵涌，他着急起來道：「糟糕了！你怎麼不早點說呢？我還當你們到廣州去的呢。」蝦球道：「你告訴我怎樣到惠州，我到了惠州就會問路去葵涌了。」軍官道：「傻瓜！到葵涌不要經過惠州，那地方，近大鵬灣，是寶安縣管的，你在深圳下車沿公路往東走，經過惠州平山，再去就沒有好遠了。要是到惠州縣城，那是越去越遠了。」牛仔道：「怎麼辦呢？」軍官想了一想，馬上替他們下一個決定道：「你們到下一站布吉下車，再坐下行的慢車回深圳。你們要在布吉住一夜，明天才有慢車。布吉是小站，快車是不停的。」軍官又問他們到葵涌去探誰，蝦球一五一十照實答道：「我在香港認識一個姓丁的朋友，他已回到葵涌去打游擊。我現在就同我的結拜兄弟牛仔去投他。他說過他隊伍是有很多小鬼，可做大人一樣的事，所以……」那軍官望了蝦球一眼，阻止他再說下去，又左右環顧，看見沒有隨車的警衛人員，然後在蝦球的耳邊小聲道：「小朋友，這話不要亂說呀！要挨槍斃的呢！內地不比香港，說話要當心呀！你知道游擊隊打什麼人嗎？他們是打官軍的呢。你要是到處對人亂說要去投游擊隊，恐怕你們會到葵涌，你們的腦壳已經搬家了！」蝦球牛仔聽了軍官一頓好意的教訓，伸伸他們的舌頭。牛仔問：「這麼說，他們豈不是要打你們做軍官的？」軍官笑道：「我們已經退出戰場不做軍官了，我們不打他們，所以也不愁他們打我們。我們現在只愁海關的緝私隊和憲兵來打我們了。哈哈！」牛仔道：「怕他們什麼？踢他們的屁股呀！」蝦球也稱贊軍官道：「你們唱的新歌好聽得很！只怕用玻璃來築成新的長城，有點靠不

住呢。」軍官笑道：「玻璃當然靠不住。但是他們如果碰碎我們的飯碗，我們就要造反了。到那時候，就不只是踢他們的屁股就完事了。」蝦球覺得這個軍官很可親，就問道：「官長你貴姓？」軍官道：「我姓巫。你別叫我官長了。你們明天經過橫岡，就會看見我的家鄉。你們可以在我的鄉下宿一晚。」軍官又問明了他們的名字，然後撕破一個香烟紙盒在背面寫幾個字，介紹他們去見一個同鄉，蝦球牛仔非常感激。

列車停在布吉站，姓巫的軍官就叫他們下車；又曉得他們身上沒有錢，特意送給他們一點茶水費，當作酬謝。蝦球替他搨玻璃片的力資。軍官目送他們下車，看見他們每人手握一只飯碗，一雙筷子，肩並肩地隱沒在夜色中。這兩個少年人的行動，使這青年失業軍官想起了他童年的慘苦境遇，他默祝蝦球牛仔兩人沿途平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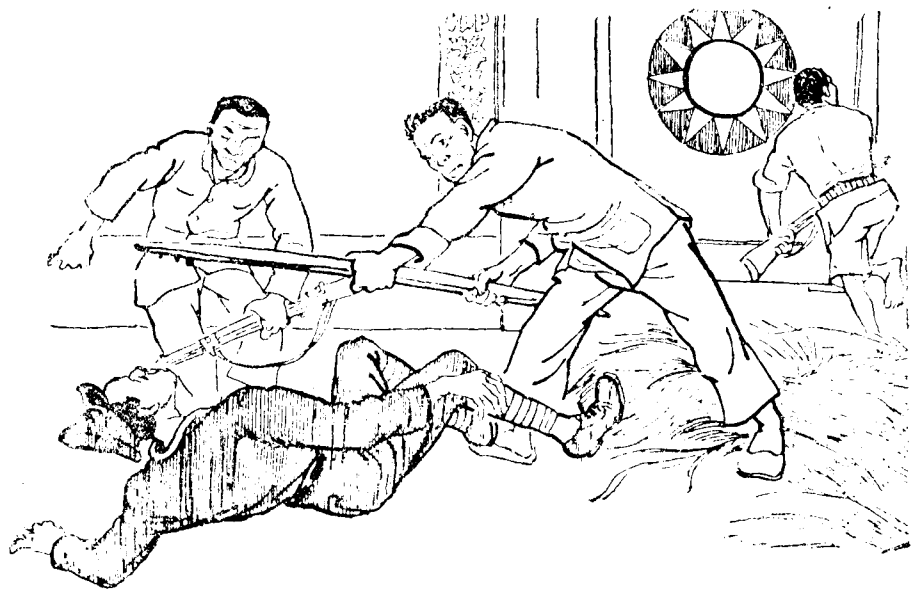
八 大鵬灣歷險

正如牛仔當年上羅浮山尋師學劍一樣，叫人失望，蝦球也沒有找到他的丁大哥。他的丁大哥似乎比那些教人變劍仙的道士還神秘，沒有人知道他的蹤跡。蝦球牛仔幾經艱辛到了葵涌，明查暗訪，都沒有一點頭緒。在大鵬灣和拜亞士灣一帶，有許多地名都有一個「涌」字，如「東涌」「西涌」「下涌」「香涌」……等等，蝦球恐怕記錯地名，他都不怕跋涉，一一走去查訪，依然沒有結果。幸得牛仔有他往日上羅浮山去的經驗，也知道用什麼方法去偷蕃薯，用什麼方法去防惡狗，怎樣去找地方睡覺，和怎樣去「賒」飯吃，還不至於凍餓病倒。

有一天，他們到了一個近大鵬灣海邊的墟市。那天正好逢趁墟的日子。各鄉農民，都肩挑東西出來做買賣。他們穿插在熱鬧的墟市當中，想想看有什麼活路。有幾個挑柴草出賣的鄉下人，跟買草的人因故爭吵，打起架來。引得許多人聚在一堆看熱鬧。那賣草人罵道：「天有眼！講大話的人雷公劈！誰收過你的定錢？有誰見證？」

你亂講二十四，你講我欠你十萬八千七，我難道回去賣老婆還你？嘿，笑話！」那買草人說道：「你還賴！我的朋友見證！他側過頭來對他身邊的人道：「張二叔！我前一墟下了定錢給他定十担草，你不是在場嗎，他現在竟敢賴定了！」那個張二叔道：「不錯，我看見他下定錢給你的，憑良心吧，不要騙人呀！今天的五担草就給他算數吧！」那賣草人和跟他來的同伴死不肯。大家爭吵不決，就動手打起來。一個警士跑過來查究，排解不開，就把當事人雙方帶回警察所去。

蝦球牛仔跟眾人到警察所門口看熱鬧，他們看見了一幕動人心魄的怪戲：那賣草人放下肩挑的一担草，拔出扁担來就向站崗的警士照臉一拍，那個張二叔就接着警士放手的那枝步槍，舉起一脚把他踢倒，那買草人就去解下他的子彈帶。其他的挑草人從草堆中翻出駁壳手槍和步槍，一擁就衝進警察所去，擋着裡面的休班警官警士，叫他們高舉雙手，蹲在牆角。其餘徒手的人就進去把裡面所有的十幾枝步槍連子彈都奪過來；有人又把所長抓出來，繳了他身上的一枝三號左輪。這幕緊張激烈的奪槍戰不會放一響槍，也沒有人喊一聲救命，進行得異常迅速而又肅靜。當那些旁觀的鄉民連蝦球牛仔在內，醒悟到他們不該在這地方久留而要走開時，這場戰鬥已經解決，勝利者也要離開了。蝦球牛仔目送他們挑起戰利品，揚長而去。他們回頭看見那個給扁担打得一臉是血



一幕驚人的怪劇。

的警士慢慢爬起來，駭得他們趕忙走開。即刻，警察所內緊急的鑼聲響起來了，這鑼聲，把趁墟的鄉人驅趕得干淨淨。

蝦球牛仔走進圩內，家家店舖關門上鎖。街上冷清清野狗也不見一個。鑼聲「噹噹噹……」震動着廣潤空虛的早坪，也震動他們的心臟。蝦球害怕起來。他感到他們兩個陌生人逗留在這個出了搶案的圩場是不利的，他拉一把牛仔道：「快走！離開這里越快越好！」他們急步走出這個圩市。

警察所長指揮他部下的徒手警士，四出報警，請求海面上的巡艦官兵和鄰鄉的自警團協緝劫匪。本墟的自警隊員也賊過與兵出來放哨巡查路人。蝦球牛仔兩人走到海邊，看見海面上有一隻小巡艦，和兩三隻小彈輪艦。他們沿海邊的小路向西走，希望快點離開這個恐怖的地方。他們沒存走好遠，路邊有一個武裝的自警隊員用駭亮槍指着他們，喝道：「站住！」那隊員叫來一個助手，用麻繩把他們兩人的左右手繫綁在一起，拖他們回去。不理會他們任何的分辯。自警隊員的任務就是把凡是形跡可疑的和外來的陌生人都抓起來。蝦球，牛仔兩人就做了劫案的嫌疑犯了。

蝦球牛仔給帶回警察所，就在剛才警士們被禁嚇蹲下來的那個牆角，就綁着五十多個嫌疑犯。他們都是隣村來趁墟的鄉民，坐在地下哭訴着冤枉，請老爺放回去，否則家里的人就會餓死，哀訴的聲音，刺人心肺。蝦球只覺得這些鄉下人可憐，還沒功夫想到他自己。他是親眼看見那些預謀的賣草人和買草人的。他記得他們的面孔，他們老早已安全撤退了，誰也捉不到他們一個。而這些無辜的替罪羊，就給抓來這里給人敲詐勒索了。他替這些鄉下人難受。牛仔呢，他心里很好笑。他覺得只要能同蝦球在一起，就是坐牢也不要緊。他還幻想：最好警士們早些弄飯給他吃，他知道，犯人是有人糧發有飯開的。

警所的所長和巡艦上派來的軍官裡裡外外巡視了一轉，又回來看了這批囚犯一眼，命令警士把他們押到拘留

室關起來，就走進里面密議追匪去了。

失去了武器的警察所官兵，向墟上的自警團借來了幾枝步槍，作守衛門口和看守囚犯之用。衆囚犯被監視着，背靠背熬過了淒涼的一夜，沒有飯吃，沒有水喝，也不審問。

衆囚犯的親友，在第二天絕早就紛紛來探問和送飯菜來。少數幾個得到有力者的保釋，就即刻釋放了。其餘囚犯有的託人在外邊進行「講奴口」，講價錢買回身體的自由，多數窮苦蛋只好聽天由命。蝦球牛仔兩人是既無人簽保也沒人出錢贖命，就運送飯的人也沒有一個。他們在陰暗潮濕的拘留室中，漸漸感到有點淒涼了。

巡艦的艦長在外邊聽人傳說：警察所長在這批嫌疑犯人身上打主意。艦長心生一計，他想趁這次押送新兵，回防廣州之便，把這幾個鄉下人帶回去，補充沿途新兵逃亡的缺額。他找到所長就把他拉到所長太太的寢室去，一坐下來就問道：「周所長，你到底要把這幾個嫌疑犯怎樣處置？」所長摸不清對方的來意，反問道：「唐艦長，你有什麼高見？」艦長道：「大鵬灣沿海一帶的治安，我是負責的。我也許能從這批嫌疑犯中審出一些線索來，如果貴所覺得這案子棘手不好辦，你就把全案移送過來，由我們送給沿海巡防司令部來辦。」所長知道對方來意不妙，推搪道：「這件事我不能作主，我已呈報縣府，打算不日將疑犯送府核辦。」艦長有點生氣了，他警告所長道：「說老實話吧，你這樣做是給縣長找麻煩。現在誰不知道這批人是冤枉的？你自己警衛不週，武器被劫，就亂抓一批無辜鄉人送去受活罪，你把地方上的好人全得罪了，萬一他們聯名到省府告你，你就一身螞蟻拍不清！」所長道：「艦長既說他們是冤枉的，又何必移送貴部辦理？我也可以叫他們取保釋放。」艦長道：我並不把他們當罪人看待，我的目的是要在他們身上找一點線索，當作清剿土匪的眼線和參考資料罷了。」所長想了一想，他在「移給巡艦」和「自行釋放」這兩種處置辦法當中選擇後一種。因為他覺得在職一日，還得在這個墟鎮吃飯，不想得罪太多本地人。艦長不得要領悻悻走了。

所長回到警察所來，把那批無油可榨的鄉下人提堂訊問，叫他們託人送口信回去，限兩天內取保釋放。問到餓軟了的牛仔，牛仔道：「你問我的大哥蝦球吧！他的話就是我的話。」所長問蝦球道：「你這小流氓又不是本地人，你來這裏幹什麼？」蝦球淡然答道：「我們兩兄弟什麼也不幹，只是到處流浪。」所長道：「我們這裡沒飯養你。快叫人担保即刻放你們出去！」蝦球道：「我們不認得人，沒有人保。如果他們都放走了，剩下的只有我們兩個人。誰我們吃你的飯，幫你們掃地挑水吧！」所長不耐煩道：「我們沒有那末多冤枉米！」說罷就叫警士把衆人回押。再隔一天，全體疑犯通通釋放。這批給釋放的囚犯僅得到三分鐘的自由。他們剛走出警察所的大門口，就給巡艦上派來的武裝士兵全部拘捕，即刻押送上艦。唐艦長走進警察所拍拍周所長的肩膀笑道：「周所長，現在大家手續清楚。你放了人，對得住地方人。我們也得到幾十名剿匪的眼線，真是公私兩便！後會有期再見再見！」

九 坐差艦到廣州

這位唐艦長會給他自已取上一個綽號叫做「三不怕」。他和別人爭論什麼事情不能馬上解決，他就會脫口而出道：「我老唐是有名的三不怕。不怕撤差，不怕打靶，不怕親手劊人！」別人一聽他拾出這「三不怕」來，受不了時，就讓他三分。他的上司很會利用他的這點特長，這幾個月來就專差遣他在沿海一帶接收押運新兵。每一回他都能達成任務回來。自然，這個「任務」，是公私兩方面都包括在內的。他對新兵一貫的態度就是苛刻毒辣，隨便先斬後報，甚至不報，就因爲他押運的新兵得不到人的待遇，很多都冒九死一生的險也要潛逃，有時還是集體暴動，經過一番死鬥掙扎才逃得出來。但這位三不怕並不怎樣着急，他有種種補充缺額的辦法。有一次他

率領兩班士兵走上一個小鎮去飲茶，他讓士兵們吃了幾碟炒麵後就吩咐那個資深的上士班長道：「今天是墟日，我們要補充三十名新兵。我現在派你率兵兩班，即刻出發包圍墟場及賭館，把足額壯丁俘獲解艦領獎。」他還叫那班長複誦一次他的口頭命令，然後揮他們出去。

這次他把周所長釋放的嫌疑犯四十五名重新逮捕，這樣的手法，在三不怕說來，是相當和平的了。

蝦球牛仔跟在哭哭啼啼的鄉下人後邊，在士兵刺刀尖的威脅下上了小艇，轉運上運輸差艦去。牛仔緊緊跟着蝦球，生怕給分編在兩隻艦上，遇事不好商量。艦長三不怕選上他的座駕差艦，下令繼續開行。三隻運輸小差艦每隻艦約載新兵二百人，另有武裝士兵一排，分艦看守。蝦球牛仔二人給押在最後一隻差艦上，跟着前頭三隻艦緩緩航行。自晨至午，這一隊新兵艦隊經過西灣，大欽門而入香港海，在港海停留幾個鐘頭，三不怕上岸去催辦貨物和送給上司的禮品，諸事妥當，然後取道沙螺涌駛入珠江河道，直向廣州進發。

蝦球在經過香港海面時，不勝感慨。他想起十多天前還在香港挨世界，十多天後便成爲俘虜，給押着不知運到那兒去？倘若再過十幾天，又將有什麼奇跡出現呢？會不會給拉上前線打仗當炮灰呢？想到這裏，蝦球很懷念他的媽媽。他悔恨他不應該不告而別，他應該好好跟媽媽商



在廣州的土地上，蝦球第一
脚就踢到一個軟綿綿的東西。

量，然後出門才對。這樣想也沒有用。在步槍刺刀的看守下，他不敢動洩水潛逃的念頭。他不願意給人開槍打死。

由大鵬灣到廣州省河，全程一百二十餘哩，這隊小艦慢吞吞地航行，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停靠天字碼頭。新兵們被用繩索網綁，一個串一個，大家拖拖拉拉，顛顛歪歪，給士兵押上岸去。

在廣州的土地上，蝦球第一脚就踢到一隻軟綿綿的東西，他上身一歪就跌倒下來，壓在那軟綿綿的東西上面。他一跌倒，全隊人就只得停止，等他爬起來大家才走得動。蝦球睜開眼一看！天呀！那軟綿綿的東西是一個小孩子的死屍！還有螞蟻在死屍的鼻孔中爬進爬出！蝦球趕忙掙扎起來，他耳邊只聽得「噍！」地一聲，一條皮鞭已抽打在他的身上，打得他的皮膚像滾水燙傷一樣痛。牛仔在後邊罵那士兵道：「你怎麼打人？跌跤也有罪的嗎？」那士兵也不響，他高舉起皮鞭，照牛仔的肩頭「噍！」地抽一鞭！牛仔睜開有血絲的眼睛怒視着那士兵，那士兵又高舉皮鞭來，等他一開口就抽他。蝦球喝牛仔道：「你想死嗎？投胎還早呢！」

蝦球跨過那隻死屍。又繼續前進。

他們從漢民南路折入南堤二馬路，給送進一間沒有上蓋破爛四壁危牆的破屋裏面，士兵叫他們坐在牆邊休息，等候點名編隊。

黃昏中的南堤是荒涼的。尤其是二馬路一帶，是新兵轉運的集中點，市民老百姓都不敢打這里經過，生怕給惹出無端的災禍。壯丁們舉着饑餓的眼睛，望着廣闊空虛少人行走的馬路。蝦球想：廣州！廣州就是這個樣子嗎？

天黑了，艦上派人送了幾桶飯來，還有一些鹹蘿蔔，這是幾天以來最豐盛的一頓晚餐了。蝦球牛仔二人取出他們相依爲命的碗筷，等候士兵派飯，人人爲求迅速多吃兩碗，飯進口腔簡直沒有嚼碎就吞進肚里去，牛仔吃了

七碗。蝦球吃了八碗。這個數目，幾乎連他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們的胃囊，以極大的限度，裝完了那幾桶飯。士兵們傳話來說道：「今天機關下了辦公，要明早才能點名。今天沒下雨，大家就在原地過夜。不到天亮，不准大便！小便就在原地，疴濕了你們自己睡覺的地方就活該！誰敢解脫繩索的就打二百皮鞭，打到你脫皮為止！聽到了嗎？」衆人已經養成了習慣，無論士兵說什麼，那怕就是操你的祖宗，結局必定問：「聽到了嗎？」衆人就一唱百諾，同聲大吼：「聽到了！」

守衛的士兵兩個鐘頭換一班，輪流站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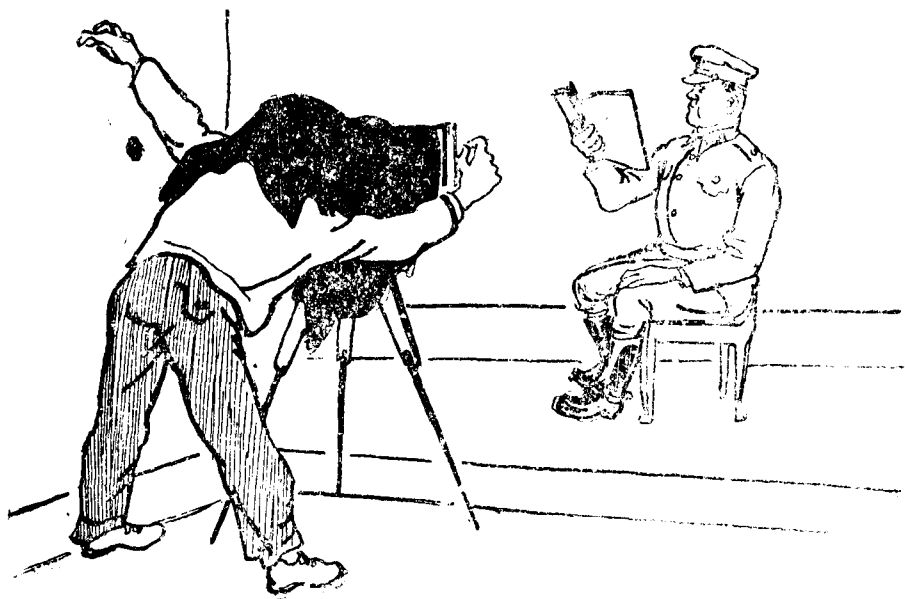
半夜醒來，蝦球要小便，因左右手臂都給牽縛着，不能站起來射尿出去，結果還是灑濕了他自己坐着的地方。士兵聽到一點動靜，就射電筒照他，蝦球又閉上眼睛睡覺，雷筒熄滅後，牛仔在蝦球的耳邊悄悄問道：「球哥，有辦法嗎？」蝦球望一眼那衛兵，然後在牛仔的耳邊輕聲道：「今晚不行！有機會我一定給你打招呼。捏你一下是預備，捏兩下是開動，你記得！」牛仔點點頭。他轉側憩憩睡了一覺。

十 鱷魚頭穿軍服

鱷魚頭奉張果老之命出巡各地，大有收穫。他回報張果老，說各地土豪，都一破擁戴果老出山。即使是防務經費不能統辦，但各地賭館，烟館，實際上也是自己的兄弟在保護。北自江村，南至鶴咀洲，西自沙溪，東至羅岡，那一塊地面的烟賭不是在自己人武裝保護下而日漸發展。既有其實，何貴乎名？說得張果老雄心勃勃，他決心幹一下，在上頭給他考慮的幾種任務當中，他打算接受那最舒服的一種：珠江兩岸清剿司令。並保薦鱷魚頭洪斌任副司令。這本來是內戰時期一種臨時的體制，可大可小，可有可無。有餉有人則存，無餉無人則廢；用得着

則留，用不着則裁。張吳老也不作怎樣過高的期望。他看見抗戰時期的那些中將少將軍師長們，大家都肯盡入當局網中，向地方擇肥而噬，分別就任各區清剿司令，並領得多少艦隻和餉彈走馬上任。他也不甘落後，願屈居末座，保守自己的家園和衛護手下一班徒衆的飯碗。鱷魚頭雖然是進過軍校撈過軍隊，可是半途出家，已多年不吃軍隊飯。此時忽奉上頭一紙委令，委他做少將副司令，他覺得十分興奮。他縫了兩套新軍服，買了一付金板底一粒星的少將領章，在房間裡穿戴齊整，照照鏡自己欣賞一番，並叫人替他拍一張全付武裝捧讀「中國之命運」的照片留爲紀念。他在黃埔把司令部設在魚珠砲台附近，佈置停妥，然後集合他的得力幹部蟹王七、烟屎陳、死蛇、鷄眼、和那兩個在觀音山上用木槍剪徑的青年人麥財和趙勝等等，訓話一番，要他們督率隊兵，遵守紀律，不得敗壞一副司令官的名譽，訓話畢，便坐車入廣州市去看他的太太。

他到了新亞六樓六〇八號房敲門，伙計說道：「馬專員公館今晚有跳舞會，羅小姐要很晚才能回來呢。」鱷魚頭走下五樓，黑牡丹一個人正悶得難耐，看見鱷魚頭進來就抱住他埋怨道：「怎麼去黃埔七八天還不出來呀！」鱷魚頭道：「你知道我有多少事情？我們的司令部成立起來了，少不免要佈置一番。」黑牡丹道：「你去了幾天，這裡出了一些



拍一張全副武裝捧讀「中國之命運」的照片留爲紀念。

事情。亞姊、九叔、九嬭都挨人打傷了！」鱷魚頭吃了一驚，問道：「她們出了什麼事？」黑牡丹道：「這也難怪她們，她們不懂得省河的規矩，埗頭主問她們要埗頭錢，一開口就要十萬，她們不肯給。埗頭主嚇她們，九嬭就罵道：『你想要錢，蛋家婆撈蜆，第二世呀！』這一來，碼頭上的爛仔就撲下去把她們打傷了，不知怎麼一來，亂烘烘竟踏傷了九嬭的小孩子，今天早上她們的傷還沒好，那小孩子竟斷了氣，死了！」鱷魚頭問道：「她們現在泊在那裏？」黑牡丹道：「泊黃沙碼頭。」鱷魚頭取出一疊鈔票來，吩咐黑牡丹道：「你即刻拿去交給九叔，說我送給他做全家的伙食，我說過的話一句是一句，不騙他！」

蝦球在子夜時分，給秋夜的冷風吹醒了。他睜開眼睛，望見天，閃耀的星星，在偷窺着這個人人苦樂不同的人。身邊的牛仔在發抖，他蜷曲着他的雙腳。蝦球移身近牛仔，用自己身體的體溫來煨他，讓他得一夜好睡。鱷魚頭半夜醒來，他悄悄打一個電話上六樓，回答說羅小姐還沒回來。他知道這一類的跳舞會一詞又會詞到通宵，此刻正是歌甜舞醉的時候，自己不妨去湊湊熱鬧。他就穿起衣服，叫汽車開到多寶路去。

多寶路兩邊擺滿了長蛇汽車陣，幾十個司機閒着無事，在馬公館大門外來往徘徊，聽聽裡面的爵士舞會。他遇到那個姓劉的司機，司機問他：「不帶太太來？」鱷魚頭不睬他，逕走進去按門鈴，門開了，鱷魚頭給馬專員的大少爺、和二小姐請進去，馬專員的太太迎出來跟他握手，請他坐下。他看不見馬專員和他的太太洪少奶，他不便探問。有一位交際科長過來跟他握手，介紹他跟左右的官紳小姐太太們認識。鱷魚頭坐下抽了一根香煙，爲了表示對主人的尊重，他站起來請求跟馬專員太太共舞。這個大客廳很寬敞，三十對舞伴在廳中迴旋，還有餘地。二樓四週有迴欄走廊，可以憑欄觀廳上的人跳舞。靠門右側是一個彈子房，裡面有兩張藍氈桌球檯，他看見有幾輛總部的高級幕僚在那裡打彈子。靠裡的側房是一個酒吧間，有幾個在新亞常見的侍役在裡面招待人客喝香檳酒。他聽見樓上有麻將牌聲，他問馬太太道：「馬專員在上面打牌嗎？」馬太太道：「上面開了三臺麻將，劉、羅

小姐·馬先生跟幾個外賓都在上面。外國人學打麻將非常快，最近美國運來的五彩羅牌上都有阿拉伯數字。」鱷魚頭問道：「馬太太有聽見說過關於我的事情嗎？」馬太太道：「是關於運輪船的事嗎？」鱷魚頭道：「就是這件事。上個月我跟馬專員說過了，要是調我長駐榆林港，我就不幹。」馬太太道：「那麼不長駐在海南島，只是一個月來回廣州兩三次，這樣你肯屈就嗎？我聽他說過，要是你能吃一點風浪，押運公物來往兩地，這就可以商量。」鱷魚頭道：「那就勞煩馬太太轉達，我可以擔任下來。只是有一點遺憾的是，管理員的職銜不太好聽。我最近兼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職銜，馬太太你也知道啦，雖說是個空頭官職，但也是少將銜呵。」馬太太笑起來道：「那管理員是上尉銜，難怪你不願幹了。」鱷魚頭道：「那倒不要緊，小小也是一個實缺呀。只要把名稱改為艦長，或者許可我改用另外一個名字，那怕這艦小到載重三百噸，我也願幹。」說到這裡，一曲樂終，鱷魚頭遂馬太太回原位坐下。洪少奶在樓上迴欄出現，後邊跟着一個外國人，鱷魚頭裝作不會看見。

十一 天上星星不知道

洪少奶下樓來了，那戴眼鏡的外國人有禮貌地在梯級上先走一級，待走到最下一級，才停足站着迎接她。等洪少奶一踏到地板上，音樂又響了，外國人就把她摟着舞過來。鱷魚頭這時不能再裝看不見了，他勉強對他太太點頭笑笑，心裡却罵道：「呵，你又搭上了這個勾鼻鬼！吃了洋葱丟掉蕃薯了！」他太太睜眼睜眼，要跟他說話的樣子。馬專員的二小姐看見鱷魚頭無伴，過來逗他說話，他就請求跟她共舞。二小姐道：「我哥哥就快要出洋到美國去留學了！」鱷魚頭道：「你呢？你幾時去？」二小姐道：「我才大學一，早得很呢。」鱷魚頭道：「將來可以到日本去留學。照我看，不久去日本跟去美國都差不多了。」二小姐瞪大她的眼睛問：「這個怎麼說？」

鱷魚頭笑道：「你們大學生還不懂得嗎？今天是中日美一家了呀！」二小姐道：「你一定是中了共產黨的宣傳了！」鱷魚頭笑道：「何必他們宣傳？事實就是如此嘛！連我的太太也跟美國人有了感情了！」鱷魚頭這句話是有感而發的。二小姐望一眼鱷魚頭，又望了一眼那美國人跟羅小姐。她小聲問鱷魚頭道：「洪先生，那位羅小姐是——」鱷魚頭道：「對啦，她就是我的太太。」二小姐瞪大眼睛，許久說不出話來。她一向就懷疑這個妖媚的女人跟她爸爸有點瓜葛，想不到她竟不是什麼羅小姐而是洪太太，現在又跟這外國人變變出入，這麼要好，這位洪先生只能在旁邊發發牢騷，她覺得事情複雜離奇得好玩。他想：如果她真的同那外國人要好，那麼媽媽就可以放心，不必拷問那個汽車司機了。他們舞到那外國人的身邊，洪少奶用眼色關照鱷魚頭小聲道：「下一回！」鱷魚頭點點頭。等到第二個音樂開奏時，鱷魚頭就趨前請少奶起舞。二小姐跟她的媽媽說道：「媽，你放心得了！羅小姐是洪先生的太太，他來找到她了。」馬太太道：「誰說的？」二小姐道：「他自己說的。你看！他們兩個人舞在一起了！他們舞到酒吧間去了！」

到了酒吧間，他們就放鬆了手。洪少奶要了一杯啤酒，鱷魚頭要了一杯威士忌，兩人就站着乾杯。少奶道：「你官運亨通，事情成功了。不要你長駐榆林港，只是一個月來回兩趟。」鱷魚頭道：「管理員我不



一個廳長在舞池當中作獨腳舞，後來又加進了一個參座。

幹，起碼要艦長！」少奶道：「這是政府的編制，不能改的。因為是運輸差艦不是戰鬥艦。唉呀，你這人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你叫大家稱你做『噫頓』不是一樣嗎？」鱷魚頭道：「你的英文進步得多快！好，我就叫他們喊我做『噫頓』！」少奶解開小手帕，從里面取出一張小紙片來，遞給他道：「拿去！這就是你噫頓部下的編制表！」

洪少奶一轉身就走了出去，那個美國人正來找她，她的手就搭在他的臂上，跟他走出去。他們一直出到大門外，坐上外國人的汽車，飛駛離開多寶路。

鱷魚頭打開他手上的紙片，看見他這隻艦的編制人馬：

甲板部

管理員 上尉

無線電生 中尉

軍需 上士

大副 上尉

二副 中尉

波臣 少尉

司舵 少尉

水手 上、中、下士

機器部

機輪長 上尉

機輪副

中尉

機輪員

少尉

斟油

上、中、下士

他摺疊放好這張紙片，走出客廳來。馬太太用同情的眼光接待他，意思是說現在中美聯歡，中國女人吃點虧不要緊，但又不便說出來。她陪他舞了幾回，心上放下了一顆石頭，認爲他太太這一朵妖媚的名花，現在算是有主了。鱷魚頭坐了片刻，看見一個喝醉酒的廳長在舞池當中作獨腳舞，後來又加進了一個禿光腦袋的什麼參座，跟他亂跳一陣，兩人鬧得烏烟瘴氣，鱷魚頭就告辭走出來。那姓劉的司機在汽車上打瞌睡，他叫醒他，問道：「喂！又接一次黑市生意，兜兜風，三十分鐘放你回來，殺不殺？」那司機搓搓眼睛道：「照殺！」他就坐了上去道：「隨便繞圈子，最後停在新亞門口！」

廣州市有兩部汽車在橫衝直撞兜圈子：一部就是美國高鼻佬跟洪少奶的，他們繞出長堤又進入南堤，轉出漢民路。汽車的燈光曾射在蝦球牛仔壯丁們的身上，汽車上的人在瘋狂地接吻。一部就是新任清剿副司令兼運輸差艦「噫頓」的鱷魚頭的，他從康寧路轉入惠愛路直下漢民路轉出南堤回到長堤，這部汽車的汽笛亂叫聲，把蝦球連連的睡夢叫醒。

亞娣在艇上也給這美國佬的汽車聲吵醒，她的肩上的傷還沒好，又痛心她幼妹的死亡。她悔恨她來錯了廣州。蟹王七在魚珠想念亞娣和蝦球，他當了幹部，他的友伴還得不到什麼好處。司令官張果老依然叫那雜婢女給他踏腰骨，踏累了就叫婢女替他暖被窩。

比較起來，蝦球牛仔是最不幸的了。對於人間的不幸，天上的星星是不知道的。

十二 參見紅褲小姑娘

天剛亮，蝦球他們就給趕起來了。大家乞求准許解大便，衛兵請示了副官，副官答道：「就在原地解決！」命令一下，大家就在武裝士兵的監視之下，脫褲子蹲下來解大便。這種命令規定的大便，要等待衆人一齊完畢才纔站起來。壯丁們後來給帶出去站隊，有一個軍官出來點名，名册上的張三李四，跟站隊的人牛頭不對馬嘴。軍官發脾氣道：「烏烟瘴氣！一場糊塗！整數！」這「報數」的口令，接在「一場糊塗」後面，大家又聽不懂。軍官大吼道：「報數！」這一下衆人才「一二三四……」報起數來。然後就一陣「立正！向左——轉！齊步——走！」的口令，把他們帶走。有一部無頂貨車在路口等他們，軍官把他們趕上去。蝦球牛仔站排尾，爬上汽車就擠坐在車口。押車的武裝士兵換了新人，巡邏上的兵士交卸任務後撤回去了。

汽車在晨光照耀的漢民路開駛，蝦球看見許多輝煌茶樓的堂皇門面，心想：能舒服坐下來喝一次茶多幸福啊！牛仔的飯碗破了一個缺口，他手上握着一塊磁片，在轉他的心思。蝦球看見高高七層的哥崙布餐廳，漢民路轉角的半甌茶座，漢民公園門口牌樓和惠愛路的品心茶樓。再過去便折出大東路而轉入紅花崗。蝦球正在胡思亂想，牛仔靜悄悄把一塊破磁片塞進他的掌心中，用眼睛關照他，還捏了他一下。

蝦球醒悟這塊破磁片的用途，他望一眼牛仔的手腕，知道跟他連系的一根繩索，已經弄斷了。他馬上捏了牛仔一下，叫他預備。蝦球即刻開始去弄斷另外跟別人連繫的一根繩索，等待適當的機會逃脫。守衛兵的步槍掛在背上，兩手扶着車上的鐵架，蝦球估計一下，如果他們跳下車去，而車又在前進中時，那麼那士兵的槍是不必害怕的。問題是怎樣選擇一個容易掩藏和逃走的环境。汽車過了黃花崗，又過了區莊，將近要到十九路軍墳場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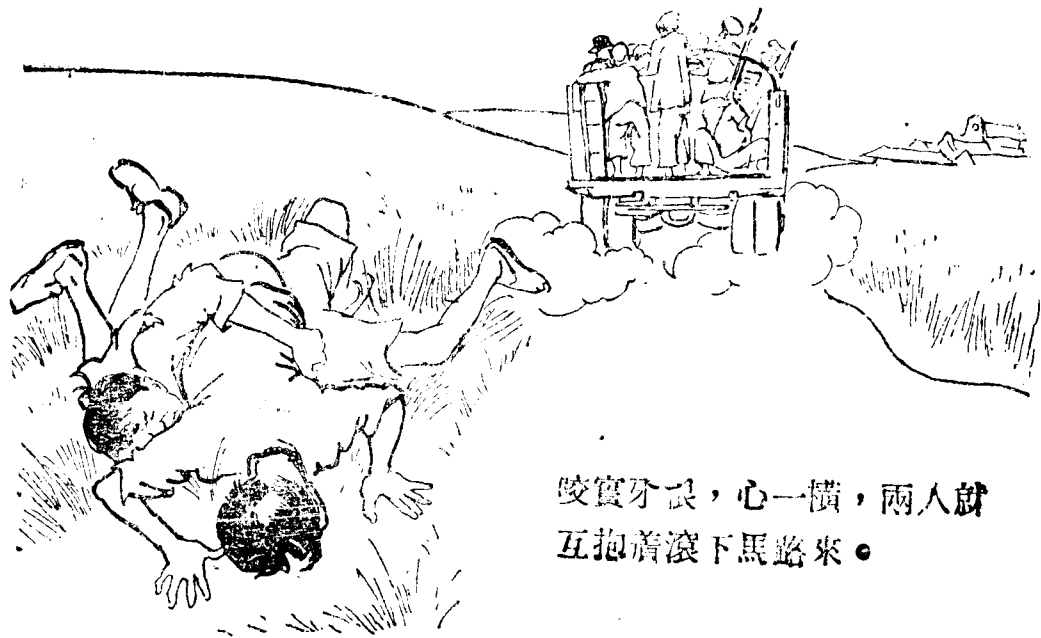
蝦球認爲這是一個適合的環境，他精神緊張起來，先捏了牛仔一下，狡猾的牛仔望一眼那士兵，也精神振奮起來。

前面有交通車擋路，汽車慢車跟了一陣，又繼續前進。蝦球咬實牙根，心一橫，用力捏了牛仔兩下，兩人就互抱着滾下馬路來。

有幾個壯丁看見他兩人跌車，失聲叫起來。那守車士兵最初還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待他看見五十咪達外有兩個孩子飛奔跑進十九路軍墳場時，他然後知道有人脫逃了。他大喚「停車！」汽車司機聽不見，又開前了數十咪達。待再喚得車停，跑得下來，已看不見蝦球的蹤影。四個押隊的士兵，兩個去追蝦球，剩下兩個士兵和一個軍官，看管四十多個壯丁。不料這批壯丁看見蝦球已經逃脫，大家互相關目，在槍尖的監視下掙脫繩索，一哄而逃，向四方八面狂奔。急得那軍官蹬地亂跳，舉起手槍來不知道向那裡瞄準。

蝦球牛仔鼓勵了這幾十名壯丁，而這幾十名壯丁也幫助了蝦球。軍官叫回那兩個追蝦球的士兵，跑回頭來追那些壯丁。結果是兩邊的逃走着都追不到，壯丁們四方八面逃散，有些走到新一軍墳場去，有些還爬上白雲山的山腰去，有些回頭走入市區，再也尋不到他們了。

貨車司機見軍官士兵半天不回頭，他等得不耐煩，把汽車開進沙河，自己上茶樓去吃沙河粉。那茶樓的女侍問他：「開了開槍，出了什



咬實牙根，心一橫，兩人就互抱着滾下馬路來。

麼事？」那司機聽不見又待的問話。他望着茶樓上貼着的一付對聯發呆。

勸君更盡一杯酒 與汝同消萬古愁

司機默默在那付對聯，他心裏想：這個世界真是奇怪！打完了仗又要抓壯丁了；這些壯丁逃了，這幾個士兵跟他們的官長非開小差不可，不然他們一定得坐牢甚至挨槍斃。逃吧！大家都逃吧！但又逃到那裏去呢？……他帶不出答案。他向女孩叫道：「來四兩玉冰燒！」

蝦球牛仔匿伏在沙河基督教浸信會孤兒院背後的草叢中，整天不敢出來。他們抓些雜樹的枝葉來遮掩自己。任何不相干的路人經過，他們都以爲是士兵來抓他們，躲着不敢動彈。直到夜色將臨，他們才鑽出來，繞到孤兒院的前門，請求孤兒院的先生們收容他們住一夜。孤兒院的先生答允了他們。還叫留院的孤兒，帶他們到飯堂去吃飯。有個穿紅褲子的女孩子帶頭領他們到飯堂去。這女孩子約模十五六歲，臉頰紅潤，嘴角還有一個小梨渦。她端出一盆飯，一碟魚，一碟青菜，對他們說道：「我們剛才吃過飯，飯還暖呢，趁熱吃吧！」他們餓了一整天，低頭風捲殘雲似的吞了六七碗飯，叫在旁邊的幾個孤兒伸出舌頭來。蝦球吃飽了就向旁邊的紅褲女孩道謝。那女孩又叫一個八九歲的孤兒倒兩碗開水端給他們喝。蝦球捧着這碗熱開水，呷了兩口，抬起頭來，那正對着他的粉牆壁上有兩行藍字的格言，蝦球一字一字唸下去：

神的王國不在乎喫喝 在於人類的信義和平

他不懂得這句格言的意思。他不知道究竟先有喫喝然後有信義和平呢？還是先有信義和平然後才有喫喝呢？他正在思索，先生進來了。先生指着一個水桶和外邊的浴室道：「你們先洗個澡才睡吧！洗完澡把水桶放在原來的地方。」蝦球牛仔兩人痛快地洗了一個冷水澡，走出來就有一個孤兒領他去睡覺。蝦球躺在潔白的床單上，蓋

上干淨的氈子，又看見門背上有一條格言正對着牠。他唸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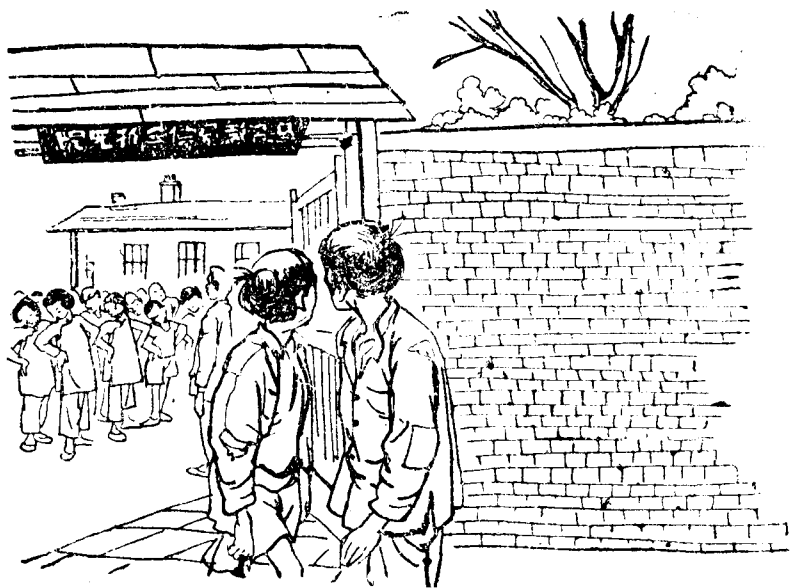
耶和華使我得到甜睡

他不知道耶和華是誰。但他夢見那個穿紅褲子的小姑娘。

黎明之前，蝦球已經醒來了。他沒有牛仔那麼甜睡。他一醒來就聯想：耶和華是怎樣一個人呢？他果真能叫牛仔得到那樣的甜睡。他覺得這間孤兒院很愜意，有魚塘、有菜園，孤兒們都吃得很飽，也睡得很暖。一個人能飽暖安睡，養魚種菜，過快活的日子，還有什麼希求呢？一個念頭來到他的心中，他決定請求孤兒院的先生收容他們兩個人，在院內跟衆孤兒們一同勞作，一同受教育。那個穿紅褲子的小姑娘的笑臉，又閃進他的腦海中。他記起昨夜那個幸福的夢來了：他跟那姑娘一起釣魚，一起划艇和一起游泳……多幸福的一個夢啊！他即刻叫醒牛仔。這時，起床的鐘聲也響起來了。大家紛紛起床，迅速把床舖疊好，蝦球幫牛仔學大家的樣把床單拉得平直，把氈子疊成方方正正，放在床頭，又把帳子翻好拉得貼貼服服。孤兒們走出寢室門外洗臉，然後給哨音引到草場上去作清晨運動。

蝦球拉牛仔跑去找到昨天那位先生。蝦球懇求道：「先生，你能收容我們兩個人在孤兒院嗎？」先生道：「我們這裡是不能隨便收人的。」蝦球道：「我們是孤兒啊！長年流浪，要餓死的啊！」先生道：「你們怎麼不回家去呢？」牛仔答道：「有家誰還出來流浪呀！我三歲大爸媽就死了！」先生道：「廣州百多二百萬人口，難童滿街都是，我們怎麼收容得了？我們是有人介紹才收的呢！」蝦球道：「那麼就收一個吧！我介紹我的結拜兄弟牛仔，請你收容他！」先生笑道：「小孩怎麼能介紹小孩呢？」蝦球忽然想到那個能叫人甜睡的耶和華來，他想：這位好心腸的先生也許肯作介紹人吧。他就問道：「耶和華先生能不能介紹呢？」先生問：「那個耶和華先

生？」蝦球道：「就是那個能叫人甜睡的耶和華先生呀！」先生哈哈大笑道：「耶和華先生救的是全世界的難童，不是一個兩個呢！」蝦球不大明白。他反問道：「一個兩個都不肯救，還說救世界的孤兒嗎？」先生開玩笑道：「不是不肯救。你有所不知，耶和華高高在上，他聽不見一個兩個人的呼聲呵。」牛仔問道：「他住得有多高？有羅浮山頂上老和尚住的大廟那麼高麼？」先生笑道：「高得多哩！耶和華跟天上的星星同在！」蝦球聽了非常失望。他「哦！」了一聲，就不知道怎麼說了。先生拍拍他的肩膀，把他們送出大門口去。叫他們去找兩位少校以上的武官，或兩位薦任以上的文官，就可以介紹他們到政府辦的芳村孤兒院去。蝦球無奈何！只好向先生道別。他迴首依依不捨地望一眼那個正在作柔軟體操的紅褲小姑娘，就拉牛仔上路。在路上，他猛然想起一件事來，他自言自語道：呵！我明白了！耶和華不是人！他是神！神的王國是不在乎喫喝



● 姑娘小褲紅的操體軟柔作在正個那眼一望地捨不依

一三一 日行一善

蝦球一路想：跟天上的星星一起的神，他那裏曉得人間的苦難呢？乞求大神，給喫的喝的，不如求自己吧。他領牛仔走出沙河，在沙河茶樓門口徘徊了一陣，牛仔道：「球哥，我身上還剩一點錢，我們上去炒一碟沙河粉吃吧！」蝦球道：「你那裡來的錢？」牛仔不敢說明，他撒謊道：「那天警察所給人劫槍，我在墟場上檢到的。」蝦球不相信。他用鼻孔「哼！」了牛仔一聲，他的脚却不由自主地跟牛仔踏上茶樓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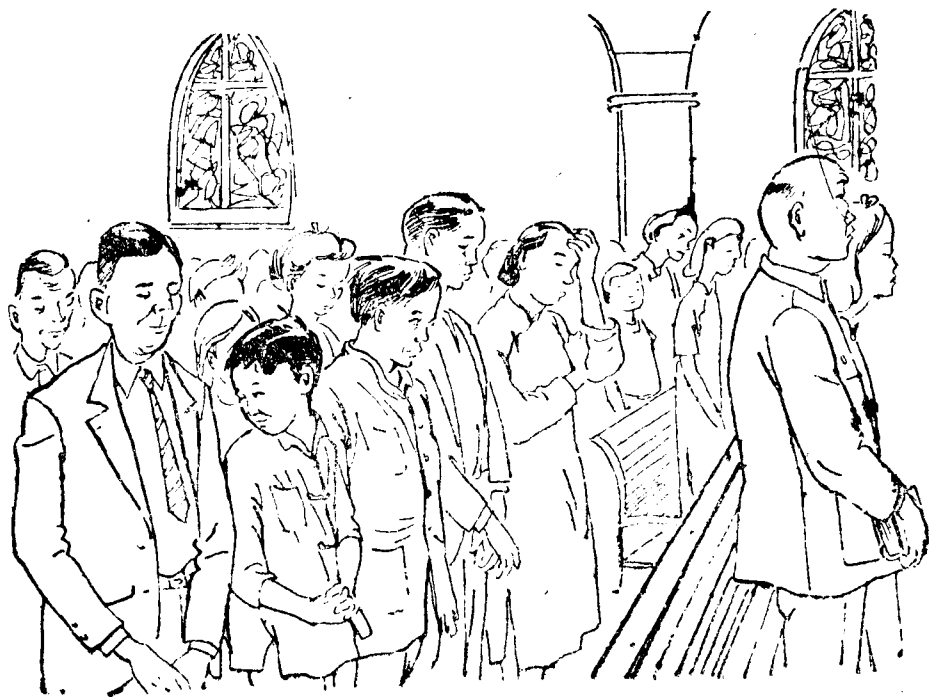
他們炒了一賣牛肉沙河粉，吃得津津有味。隣桌有一個喝早茶的司機對女招待道：「我猜的一點不錯！昨天那個押車的排長跟他手下的四名兄弟當真開了小差了！」女招待闕道：「幾十名逃兵一個都捉不到嗎？」司機道：「當時那兩個小鬼走入十路軍墳場後，其餘的壯丁就像倒瀉一籬蟹一樣，四方八面逃走，你想，幾個士兵怎樣能够捉到他們呢？」女招待道：「其實那些當差的也够慘，他們還不是一樣給人抓來的？」司機道：「那些壯丁還益了他們呢。你想，他們開小差後，還可以把一枝駁壳手槍和四枝七九步槍賣掉；或者，索性上山落寇，總比當登好。」蝦球抬頭望了司機一眼，他記得正是昨天給他們開車的一個。他拉拉牛仔，牛仔會意，兩人不敢久坐，匆匆喫完會賬下樓。

蝦球走下茶樓來，他在茶樓門外的沙河車站上呆呆站著，望着對街的小巷。他的心在跳，耳朵臉頰紅了一陣。牛仔莫明其妙，跟着蝦球的視線望過去，原來是那個昨天穿紅褲子的小姑娘，陪着一個中年婦人走到車站上來。那小姑娘已經換過了一身藍布旗袍。在這豎涼爽的清晨，她的紅潤的臉頰和唇邊的笑渦更惹人喜愛。她們走近來了，小姑娘把手上的小包遞交給中年婦人，對婦人道：「媽，你不要傷心難過呀！我怕我將來沒有搵香烟

攤的日子嗎？你讓我在裏面多讀一學期書吧。再過一學期，我就小學畢業了。」那婦人用衣襟揩拭她的眼淚，拉着小姑娘的手道：「小玲呀，媽好不容易才訪查到你的下落，四年長長不見到你，怎麼你不肯同我回家去呢？」小姑娘道：「媽，我功課忙呢。下星期天我請假出來看看吧。」婦人道：「記得呵！我的攤位就擺在城皇廟對面的馬路口。」婦人上了汽車，還在車口揩眼淚，女售票員嫌她阻路，請她進裏面坐下。汽車馬上就開走了。

汽車開走後，小姑娘看見蝦球，她望着他笑了一笑，就轉身走過馬路，獨自回孤兒院去了。牛仔在旁邊推了一下蝦球道：「她的名字叫小玲，你聽見嗎？」蝦球癡癡地望着這小姑娘的背影，他沒有聽見牛仔的話。牛仔望望蝦球不知他在瞎想些什麼。怕要等到兩年之後，當他自己也到了十七歲的年齡時，他才懂得蝦球此刻的心境呢。

他們沿沙河公路徒步走進市區。他們經過十九路軍墳場大門外，急急走過去，還就心別人來捉他們。一路上，他們瀏覽了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墓園，史堅如祠，執信女校，和紅花岡幾個地方。走進了市區，他們折入東川路百子路而轉入廣州貴族住宅區的東山。他們毫無目的地亂跑亂鬧。蝦球很少說話，牛仔則鬼頭鬼腦地留心可以下手用武的地方。他摸到了蝦球的脾氣，偷人東西錢銀都不要緊，只要不讓他親眼看見，用



牛仔對歌聲一點也不感動，倒是他身邊一個中年紳士的自來水筆和銀包引起了他的興趣。

偷竊來的錢買雞飯炒沙河粉，他一概照吃。牛仔的胆也就壯起來。

他們走進恤孤院路的學校區。這天正是星期假日，學生們不去旅行逛街的就在學校裡打籃球，蝦球牛仔在門口徘徊了一陣，他們非但不羨慕那些幸福的男女學生們，反而有點憎厭他們。蝦球想：那些貴族家庭的兒女們，他們那裏弄來那麼多錢穿着、享福、讀書啊！他們的爸爸又那裏弄來那麼多錢給他們享受啊！如果是做官括地皮剝來的，那些給剝括了地皮身家的人還能送兒女上學嗎？……這些疑問，他自己都渴求解答，但却解答得不明白。

太陽高照的時候，附近的一座大教堂頂樓上響起了連續不斷的鐘聲。「噹！噹！……」的鐘聲，緩慢地，肅穆地連續響下去。引得蝦球站住腳在馬路心傾聽。他看見從四方八面像潮水似的走來許多盛裝的紳士淑女，有些還牽着大隻活潑打扮得花枝一樣鮮艷的孩童，紛紛應着響亮的鐘聲，踏向教堂的門口去。牛仔精神振作，他推推蝦球的手臂道：「球哥，進去聽聽！」蝦球道：「有什麼好聽？禮拜講道，在香港你還沒聽過嗎？」牛仔道：「去聽聽講道吧！看我們有什麼好聽？」蝦球道：「我們穿得這樣骯髒，他們要趕我們出來呢。」牛仔道：「不會的，上帝心腸好，他不趕窮人。」蝦球笑道：「你有資格幫牧師傳教了。其實廣州的上帝跟香港的上帝還不是一個樣。孤兒院的先生不是說過嗎，神是跟天上的星星在一起的。星星在夜裡照見我們睡牆角：何曾知道我們沒有飯吃？」蝦球雖是這麼說，到底強不過牛仔的熱心，終於跟他擠在人羣中，走進教堂去。

衆人唱聖歌的時候，聚集一千幾百人的教室，給莊嚴肅穆的空氣震盪着，包圍着。蝦球的心中升起一個念頭：他將來要好好答報那些曾經在精神和物質上賜贈過恩惠給他的人間的「上帝」們，那些「上帝」之中，有着他的母親和香港的六姑、亞喜、沙田茶館肯記賬餘大飽的四眼李、沙河孤兒院中的先生和學生小玲……等等。至於牛仔呢，他沒有這些感發之情和空想。歌聲一點也不感動他。倒是他身邊一個西裝中年紳士的自來水筆和銀

包，引起了他的興趣。當禮拜做完，衆人紛紛散出的時候，他已經順利把那紳士的銀包拿到手了。

蝦球走出教堂門口，他瞥一眼牛仔，看見他正把一個銀包放進褲袋去。大模大樣以爲沒人看見。蝦球正在教堂裡聖潔的空氣中洗了一個浴出來，心中正充溢着一種難說的感激之情。他看見牛仔扒了別人的銀包，這種罪惡的勾當刺傷了他此刻的感情。他忿忿地抓着牛仔的肩膊，把他的身體扭轉過來，罵道：「牛仔！我說過我們回中國洗手不幹，怎麼你又忘了？」牛仔兩眼露出狡笑，他想說：「今早你吃的沙河粉是那裏來的錢？還不是我從那淘壯了身上偷來的？」但他啞忍著。憑蝦球的經驗，他曉得這個銀包一定是站在牛仔身邊那個紳士的，他看見他還沒走好遠，就拉牛仔趕上前去。他在一家小食店門口趕到那個紳士，在後邊拍一下他的肩膊，說道：「先生，你等一等！」那紳士轉過身來，問道：「幹什麼？」蝦球道：「你看看你身上少了什麼東西？」那紳士摸摸口袋，臉已變了：「唉呀：我的銀包不見了！」蝦球喝牛仔道：「快拿出來！」牛仔不得已，掏出銀包還給那紳士。那紳士立刻暴跳起來，他揮起他的拳頭，罵道：「丟那媽！你這個混蛋的小流氓！你這個小扒手，老子給點利害你嘗嘗！」他正想揍牛仔一拳，蝦球身一橫，用身體擋在紳士和牛仔的中間，他握住紳士的拳頭道：「先生，不要打他！他是我的弟弟。」那紳士聽了這句話，望望這個，又望望那個，站着發了一陣呆。忽然，他心里明白了這兩兄弟的行爲，他爲他自己剛才暴怒慚愧起來。這時，耶穌基督才閃進了他的腦中。蝦球拉牛仔走開了。他很快自己做了一件不害人的善事。紳士在後邊跟上來，問他們這樣那樣，給蝦球幾張鈔票，蝦球拒絕不要。這紳士此刻才記起「日行一善」的道理，打算在這孩子身上做件善事，蝦球偏不了解他的善心，弄得他無法可想。快要走到公共汽車車站了，紳士仍然逗蝦球說話。蝦球突然站定，轉過身來，正經地問紳士道：「先生，你是文官還是武官？」紳士給問得一頭霧水，答道：「我不是官，我是商家老百姓，但我也認得幾個官。你問這幹什麼？」蝦球道：「如果有兩個文官或兩個武官介紹我們進孤兒院，我的弟弟就用不着做扒手了？」那紳士想：「一想，覺

得這件善事他還做得到，但今天是禮拜，市政府的朋友都不上班。他記起有一位當秘書的朋友住在培正路附近，也許可以託他寫一張名片介紹介紹。秀才情紙半張，這是不費什麼事的。他當即答道：「你們想進孤兒院？好的好的！你們跟我來，我給你們想想辦法。」

回頭走到培正路，那紳士帶蝦球牛仔兩人進了一間門口邊貼有「職員住眷嚴拿白撞」字條的公館，不到十分鐘，那紳士給留在公館同秘書的住眷開櫃打麻將。蝦球拿到一張名片走出來，問路上一個行人道：「先生，到芳村打那里走？」

一四 揮淚別牛仔

蝦球牛仔兩人坐上了到黃沙去的公共汽車，蝦球用紳士贈送的錢，向女售票員買兩張車票。他向售票員道：「大姐，到黃沙碼頭叫我們下車。」女售票員道：「早得很呢，你儘睡一覺還來得及。」牛仔覺得這位售票大姐很有趣。他一路看着她工作，跟那些冒充公務員的乘客吵嘴，其吵沿途的站名，整理手上大卷的鈔票，拉响鐘……沒一刻休息過。牛仔向蝦球道：「球哥，這個賣票大姐比香港巴士賣票的辛苦得多了！」蝦球道：「人家賺錢吃飯，當然辛苦啦！」

他們在黃沙終站下車，在碼頭上找過江的小艇。亞娣的艇就泊在附近。亞娣坐在艇頭，看那些接客過江的艇家兜接生意。她沒有看見蝦球，蝦球也看不見她，球蝦下了小艇，在亞娣的艇邊擦過，直向芳村方向駛去。在艇上，乘客們的談話每一句都引起蝦球的興趣，因為他們談到賭錢，談到廣州各地賭場的新聞，這一手，蝦球是很有興趣也頗有經驗的。他經歷過很多賭博場面，但還沒聽到說過手槍也可以賭的。有一個乘客道：「賭港紙賭金

器不稀奇，手槍也可以放在攤檯上去賭！賭左輪賠左輪，賭七九賠七九，賭曲尺賠曲尺！」另一個道：「在沙溪我不清楚，我知道在官營、興寧、馬壩、沙坪、梅菜各地，嘿，人命都可以賭呢！」牛仔伸出他的舌頭來，插嘴問道：「把人放在攤檯上去賭？是不是女人賠男人，男人賠女人？」這句蠢問，問得衆人大笑起來。那人解釋道：「不是把人放在番攤或看色寶檯上去賭，也不是賭贏了賠一個女人給你做老婆。賭儲借錢給你，你賭贏了，他抽三成的抽頭；你輸了呢，你得讓他們拉去充壯丁。現在徵兵徵得緊，身強年輕的人沒田耕沒工做，很多就去冒冒險。贏了呢，叫個姑娘風流幾天；輸了呢！活該！牛不喝水，擦不得牛頭低，你自願去投羅網，只好去當兵送命。有什麼話說？」牛仔推推毆球道：「球哥，我們試去賭賭我們的性命看！」蝦球笑道：「不要胡說！」

一個鐘頭後，蝦球牛仔問路找到了芳村的孤兒院。他們遠遠就看見高高豎立起來的國旗，旗竿的周圍繞着幾座粉刷成深黃色的單層洋房，這些建築，跟附近破敗的民居成了顯明的，不調和的對比。走近一看，才知道這些新建的洋房全是遷雜的華僑捐建的，門眉上標記着紀念捐贈人的字樣。廣庭上冷冷清清，只有兩個赤足的院生在洒水淋菜。走過禮堂的右側，有一個破毀了的輾路機關車擺在空地上，有幾個院生在機關



走近去一看，他們中十個有九個是癩痢頭。

車內的鐵板上洗衣裳。再轉過右邊寢室的背後，才看見有幾十個男女院生在太陽下面脫掉衣服捉虱子。走近去看，他們十個有九個是癩痢頭，頭上的瘡疤像地圖一樣東一幅西一塊。蝦球的心冷了半截。

蝦球東張西望，看不見一個先生。他問一個十歲左右的院生道：「你們有多少同學？」孩子答：「百多兩個。」蝦球問：「先生有幾個？」孩子答：「兩個。」牛仔問：「你們一天吃幾餐飯？」孩子答：「三餐。一餐粥，兩餐飯。」蝦球道：「很好呀，有三餐吃，怎麼你這麼瘦？」孩子懶洋洋道：「不曉得。」牛仔道：「你頭頂上生瘡，身上長虱子，把你吃瘦了。」那孩子很寂寞似的坐在地上用石子畫圓圈，大概是沒人理他，同時也沒有什麼東西好玩。他連跟牛仔談話的勁也提不起來，精神體力孱弱得毫無生人的樂趣了。

再走過去，便是女生宿舍。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女生坐在窗口上看一本教科書，反反復復唸讀一句課文，閉着眼睛唸一句，又張開眼睛看一句。蝦球想：大概是準備背書了。忽然有兩個女生從廁所走出來，後出的一個追打先出的一個，一邊打一邊罵道：「死X！你怎麼偷我的草紙！」那挨打的一個哭訴道：「一張草紙算什麼偷？拿你一張紙你就打人了？」說罷就嗚嗚地哭起來。這時，女生宿舍的一個窗口上伸出一個乾柴一樣瘦的中年婦人的頭來，這個「頭」兇惡地罵道：「你們又打架了！我等下打死你們！」牛仔跟蝦球道：「這個女人好兇！動不動就說打死人！」蝦球笑道：「最好她能打死那些虱子，千萬不要打死人。」那婦人看見蝦球牛仔，開口罵道：「你們進來幹什麼？快出去！失掉東西問你們！」蝦球道：「先生，我們正是來找先生呢。」回頭對牛仔道：「她一定是先生，我們把那位秘書先生的名片交給她吧。」說罷就走過去，從窗口遞那張名片給她。

在蝦球的眼中看來，這婦人這樣乾瘦，一定是個癆病鬼。她接着那張名片時把臉一沉，然後詳細問他們的姓名年籍。最後她對蝦球道：「你不行！你太大了。」蝦球牛仔兩人對望一下，他們即刻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他們要分手了。蝦球心裡即刻難過起來。他深愛牛仔，他想，以其兩個人在外邊漂泊挨饑受苦，就不如讓牛仔

留在這裏一天吃三餐，他自己獨自去流浪了。牛仔不肯留下來，他說道：「蝦哥，我們一道生，一道死，分開我不幹！」蝦球勸道：「牛仔，別那麼傻！我不會丟開你的。你等我在外邊弄到一點辦法，我再來接你吧！」牛仔道：「你一個人在外邊，我放心不下你呀！你太老實，你要餓死的！我不！我不離開你！」牛仔非常執拗，蝦球再勸他，他就嚎啕哭了起來道：「我不！我不！你打死我我也要跟你在一起！」他一哭，蝦球的眼睛也紅了，他爲這種真摯的友愛感動得淌下眼淚。

孤兒院的女先生，他隔着窗口看見這兩個流浪少年一把鼻涕兩行眼淚，就把她那付苦面孔縮回去了。蝦球在一羣男女院生的圍繞中，不好再站住跟牛仔說話。他拉牛仔走開，繞到女生宿舍的前面來，又再勸他道：「你暫時留下來一頭半個月，等我的好消息。我一定回來接你。」牛仔道：「你何必一定要我留下來呢？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同在一起有事好商量。打架也多個帮手呀！」牛仔的話有他的道理。蝦球却認爲牛仔雖然鬼計多端，常常能想出些絕處逢生的妙計，可以馬虎過活下去；但蝦球不想老是沾光牛仔從損人利己的偷竊行爲中得來的錢寶物，他憎惡這種勾當。他想：老讓牛仔偷騙來給自己吃，實在是羞辱自己同時也害了牛仔。他一定要牛仔留在孤兒院中就是這個道理。蝦球道：「牛仔，我何曾不明白兩人計長，一人計短呢？但我實在想你在這裡住一下，學認得幾個字，將來有用處呀！我賭咒每星期來看你一次，帶東西來給你吃好不好？」牛仔破涕爲笑道：「我就怕你挨餓呀！你還說帶東西給我吃！」兩人商商量量，牛仔終扭不過蝦球的主意，答允道：「好吧，我試住一個星期。下星期你不來看我，我就逃走出去找你！」蝦球道：「我一定來看你！但你要在這裡學好，可別當這裡是座監獄，老是想逃走呀！」牛仔道：「是不是監獄，住下來才曉得。你在香港赤柱監獄出來沒有午癩痢頭和養瘋子，我住這裏一定會生的。球哥，你在我還沒生瘋子以前就來接我吧！，最好三天之內就來！」蝦球道：「剛才說好一星期，現在又盼三天，別那麼孩子氣了。我跟你去見那位女先生吧！」

半點鐘後，牛仔送蝦球踏出孤兒院的門口。牛仔站在門邊，喉嚨酸梗，說不出話來。他不敢抬頭望蝦球走開，因為他這時心裡很難過，他眼睛含着淚水不願讓蝦球看見。他失去了蝦球，就像給人割去了一隻手臂一樣痛苦。他實在不願意孤單一個人，留下來跟那些拿一張草紙也打架的孤兒們生活在一起。他一絲一毫也不羨慕這個死水一樣的小世界。有兩餐吃又怎樣？沒有生氣，沒有快樂，再多吃幾餐也不生肌長肉。他有滿腔的牢騷和感想，但他一句也不能向蝦球傾訴。等他抬起頭來想說些什麼時，蝦球已經走遠了。牛仔就倚在大門口盡情哭泣起來。

蝦球在堤基上急步踏上他的征途。秋風從後邊送來牛仔的哭泣聲，他站着側耳傾聽了一陣。這哭泣聲刺痛他的心肺。他咬着牙齒，緊閉着嘴唇，他不哭，但他的眼淚像泉水似的直滾下來。

他抖抖他的頭，搖醒他自己的神志，抹乾他的眼淚，又舉起腳來，瀟步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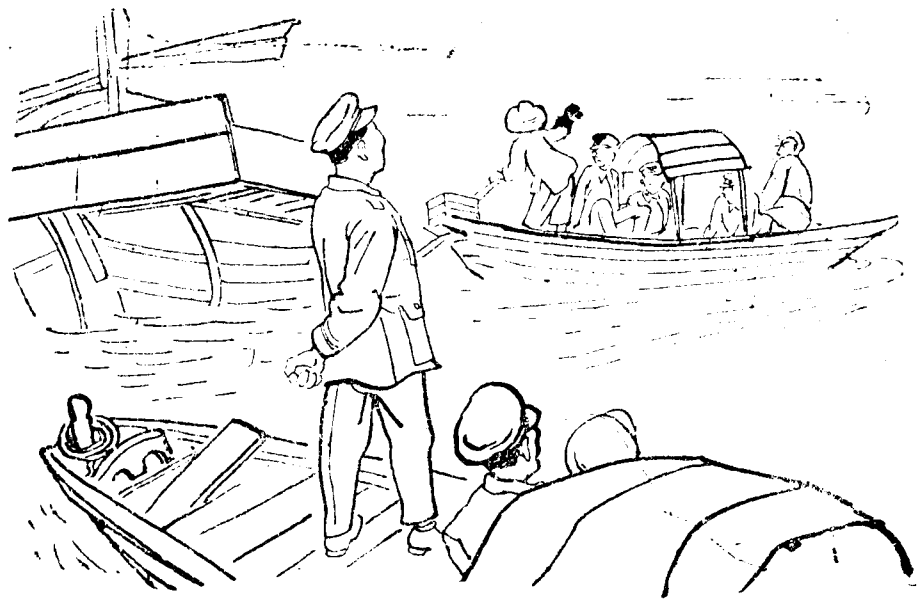
一五 千里姻緣一線牽

芳村花地一帶本來有許多營業的花圃花園，此時因廣州百業凋零，花市也跟着冷落起來。花園的主人，一任百花凋殘，不加整理。蝦球一路看見許多這樣荒涼的花圃，他走到一家「艷芳園」的門口，看見千百個花盆亂堆在園中，養蜂的蜂巢毀棄在門旁，滄淋百花的池水也乾枯了，許多花卉都萎謝了，只見幾盆頑強的秋菊，沒有人料理也獨自在那裡開放。他在這花園的門口呆呆站了一刻。奇怪這樣一個好花園為什麼沒有人打理？他覺得孤兒院彷彿有點和這花園相像，一樣是少人打理，一樣是亂七八糟，一樣沒有生氣，也一樣讓人的生命悄悄地萎謝。他又想到：花沒有水澆，花就一定會枯死；人沒有飯吃，人一定會餓死；他今天失去了牛仔，沒有牛仔鬼計多端

的幫助，找飯吃更不容易了。他忽然恐慌起來，覺得前路茫茫，不知道那裏是自己的歸宿。他摸摸口袋，所有的錢僅够渡海過黃沙。他打定主意，到了黃沙再說吧，在這荒涼的芳村花地一帶，有什麼活路呢？他沒有想到，在黃沙那邊，同他一樣朝不保夕的人，滿街滿巷都是。

在廣州，沒有飯吃或者吃不飽的人實在太多了，吃了今餐，不知明餐的人到處都是，強悍的挺而走險，懦弱的只保留下跳樓吞毒藥的勇氣；多數即默憤怒，好似吞飽了炸藥，等待爆炸。這些等待爆炸的「人彈」，所欠缺的就是一根撞擊爆發的信管，誰拿信管去把這些「人彈」擊響，廣州的百萬市民就會發出驚天動地的吼聲和巨響。

市民中以學生的感覺最靈敏，許多次轟雷似的巨響都發自學生群中。可是此刻的廣州，多了一支火藥味非常重的新軍：退伍失業軍人。他們的數目日有增加，他們求生存的法寶是走貨經營小生意。因此走私就成了一種風氣和結成一種力量，這種風氣和力量，和統治當局的經濟要求是有矛盾的。因此，當局下令把他們驅趕離開鐵路線，或逮捕押去海南島屯墾。他們就團結起來，聯合反抗。大約有二千多個失業軍人，由他們分區每十人推出代表一人，共選出代表二百多人，約到南海縣屬沙溪開秘密會議，商量應付當局的辦法。那個在香港私運玻璃，曾幫助過蝦球的青年退伍軍官，也是代表之一。他當過連長、營附，少校參謀



這邊叫一聲「萬眾」，那邊叫一聲「一心」。

和中校營長。他自動脫離內戰戰場，改行從商。爲了有免費乘火車的好處，他仍然照常着軍服。他這種人並非逾齡的退役軍官，沒有退役證件，可能會被拘去屯墾，生命與自由，同受威脅，因此他特別熱心團結自己人積極爲求生存而奮鬥。人家選他做代表，他就把這一群代表們掌握起來，指揮他們，叫他們分別秘密到達沙溪指定地點開會。

當蝦球坐小艇過海時，他們正紛紛由黃沙出發。三個五個一群，碰頭時這邊叫一聲「萬衆」，那邊答一聲「一心」，這就是他們彼此秘密聯絡的口令，用來區別是不是自己的「同志」。鱷魚頭也接到了他部下烟屎陳的密報，他轉報上去，批下來派他到沙溪去暗中監視失業軍人的行動。他本打算抱「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的態度，但上頭一定要他去做密探，只好奉命前往。

蝦球站在艇頭看看江面上的景物。白鵝潭的江水是靜靜的，不像香港海那樣激起白沫的浪頭。江水是渾渾濁濁的，泥黃的水色正像蛋家佬的面孔一樣沒有油光的色彩。珠江水緩緩地流，人的肉眼，看不見它的潛在的力量。

鱷魚頭此刻騎乘的差艦，也就是蝦球在大鵬灣乘搭到廣州的那隻差艦。這差艦正越過蝦球的小艇，溯江西上。「噫頓」鱷魚頭在司舵室看大副掌舵，問大副道：「幾分鐘可以趕到沙溪？」大副答：「十五分鐘內可以趕到。」鱷魚頭道：「我們不泊沙溪。泊沙溪目標太大，引人注意。我們超越過沙溪五里外停泊，我帶幾個人坐小板登岸。」大副道：「聽管理員指揮」轉口他又微微帶幾分敬意道：「聽艦長的吩咐隨時停泊。」鱷魚頭側目看看這個大副，心裏覺得這人還會撈世界，決定有什麼油水可揩時，也分潤一份給他享受。鱷魚頭這人的特長之一就是隨時隨地都想到對方的需要，當人家最感需要的時候就施一點恩惠，讓人家感恩知己，深信他把人當「心腹」看待，死心塌地替他服務，爲他去赴死，這點權術，鱷魚頭從接任管理員的一天開始，就更精巧地運用起來。他知道這位渾號叫「過江龍」的大副跟渾號叫「順風耳」的機輪長平素有點不和睦，他就巧妙地各別中傷煽

惑，使到兩方面都當他是知己而訴對方的壞話。他就利用並製造雙方的矛盾而兼收並蓄起來。這種雙軌政策施行的結果，沒有一個人敢侵犯他的領導權，他非常微妙地收到實效。還有，他隨時對部下作私人的禮贈，令到部下個個都感激他的恩德，而不知道他原來是揩了公家的油。這種化公為私的做法，他佔去了的幾九牛，人家分到的是一毛，他能令這些分了一毛的人感激涕零，鱷魚頭的籠絡部下，收攬人心的工夫，可算是老到極了。這時，他就在大副過江龍的耳邊小聲道：「我們不久要開到海南島去送軍用品，我特准甲板部的人組織一個公司，順便帶點私貨，這件事由你全權負責秘密去籌備，絕對不能對任何人公開，知道嗎？」大副道：「多謝艦長照顧，我一定守秘密。」鱷魚頭道：「這回失業軍人要造反，上頭要我們出來監視他們的行動，因此我把開往海南島的日期稍為緩一下。我們可以得多一點時間預備。」大副道：「如果省主席肯學艦長這種有飯大家吃，有世界大家撈的辦法，退伍軍人又如何至會造反呢？」鱷魚頭笑道：「你聽見他們的口號嗎？他們叫道：有敵有我，無敵無我；你明白他們的意思嗎？他們是自悲狡兔死走狗烹的身世呀！」大副道：「這口號不通！現在兔還沒有死呵。你看前方不是大天打仗？」鱷魚頭道：「我也奇怪。大概是他們一來不是良弓，只好藏在後方；二來他們又不願做走狗，只好餓死了。」

大副過江龍聽鱷魚頭批評那班退伍失業軍人，說他們不肯做走狗，只好餓死，他不大同意這個說法。他說道：「這麼說，要不餓死就得做走狗了？我看不一定吧？」鱷魚頭道：「我的意思只說了一半。吃飯的辦法有兩種：做走狗是一種，造反又是一種；總之，飯是一定要吃的，不管用什麼方法去弄飯吃，在我看來都是對的。」大副道：「照你的說法，世間上就沒有什麼是非公理了。」鱷魚頭道：「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此亦一是非，彼亦是一非；你能說那一說完全對？」大副道：「總得有個標準呀！」鱷魚頭道：「標準嗎？有的，有的。大副，你記着我這句話吧！誰給我們吃飯，我們便說誰對。照這標準去撈世界搵飯吃就不會出毛病了。」大副

道：「那麼這就變成有奶便是娘了！哈哈！」鱷魚道：「對呀！你說得一點也不錯。誰餵奶我們吃，我們就喊她一聲娘！」大副沒有話說。他也相當聰明，他知道鱷魚這句話是叫他明白：他要懇撈下去，就得乖乖地聽他的話，服從他，做他的奴才，自己不得有獨立的意見。他心裏很不以为然，但他知道「不怕官，最怕管」，鱷魚頭正好管着他，他就把不同意的意見，嚥下肚子去，不再說話了。

這艘差船在蝦球的艇頭越過去了。蝦球看見這艘熟悉的差船，他想起過去在漕差船上的奴役生活，還有餘忿。他在黃沙碼頭登岸，茫然無目的地往前走。九疇在艇頭看見蝦球走在人叢中，她的老眼紛花看得不清楚，不敢確定是蝦球。她擦擦眼睛想再看清楚一點，蝦球走得更遠了。她叫喊，蝦球又聽不到，九疇叫艇內的亞娣道：「你出去看看！我看見蝦球呢！」亞娣應聲走出艇頭來，連聲問：「蝦球在那裏？他在那裡？」九疇道：「我眼瞎花，看不見了。」亞娣道：「在那裏？說呀！」九疇向馬路那邊一指道：「他剛走過那邊去就看不見了。」亞娣即刻三腳兩腳跳上岸去，跑過馬路去尋找。她追到叢桂路那邊去，蝦球走的是梯雲路，兩人越走越隔越遠了。亞娣回來罵九疇：「真是白天見鬼！」九疇道：「如果我見鬼，那就一定是蝦球在赤柱監房死了，鬼魂在這裏出現了。」亞娣又罵道：「呸！大吉利是！蝦球年紀輕輕，這麼容易死！」這時有兩個男人一個女人走到江邊來，九疇就向他們兜接生意，撈些外快。那個三十歲左右商人打扮的男人走近來問這艇到石圍塘要多少錢。亞娣答：「先生，隨便給就行了。」那男人道：「打死狗講價，不好。你實在要多少？」那個女學生模樣的小姐對那男人道：「丁大哥，不要講價了，講得來就趕不上火車了。」另外一個穿西裝的青年男子也催促下艇，於是三個人就下了亞娣的小艇，向石圍塘廣三車站划去。

在亞娣的艇上，坐着三個乘客，他們的談話，亞娣聽得似懂非懂。那女學生模樣的大姐向她的兩個男伴道：「你們嗅到廣州的火藥味麼？我看早晚有一天要爆炸。」那西裝友就向她「唏！」了一聲，叫她不要再說，丁大

哥向那西裝友道：「你相信嗎？炸彈是有的，只是缺少爆發的信管。」那西裝友笑道：「信管不是沒有，但在潮濕的地方放得太久，生了銹了，得重新改造過才行。三妹，你的身上也生有銹，回到鄉下要天天洗澡才行呢！」這句話，引得亞娣笑出聲來。那女學生向西裝友道：「你身上的包袱也很重，幾時才解脫得了？你也記得天天脫掉你的包袱才行呵！」這句話又叫亞娣莫明其妙，怎麼西裝友會背包袱，還要天天脫下來，難道包袱多得算不清麼？那女學生又道：「還是丁大哥比我們結實。沒有我們那麼多身邊瑣事。」西裝友道：「當然啦，我們是從書本中鑽出來的，丁大哥却是從排字房中磨鍊出來的，他當然比我們結實。」丁大哥謙虛道：「我也不怎樣結實了。單說記憶力，就壞得很。剛才我在梯雲路看見一個很面熟的小孩，但想不起在那裡跟他會過面。」女學生問道：「孩子有多大？」丁大哥道：「十六七歲。我好像在香港的什麼地方見過他，但總想不起來。你說我的記憶力多麼差？」亞娣在旁邊聽到了大哥說那孩子十六七歲，又是在香港見過的，她相信那一定是蝦球了，她就問道：「先生，你們見過的那個孩子是不是叫做蝦球的？」丁大哥拍拍他的腦袋道：「對了！對了！他的名字我記得很清楚，就是蝦球！你認得他嗎？大姐。」亞娣道：「怎麼不認得！他跟我们很要好呢！你先生看見他打那裡走？他穿什麼衣裳？破不破爛？」丁大哥道：「我是在梯雲路上看見他的，他站在一家酒家的玻璃大廚窗下面，眼巴巴望着那些掛爐鴨，我當時想不起他是誰來。」亞娣又問道：「他的衣服破了沒有？」丁大哥道：「好像是破破舊舊的樣子呢。」亞娣登時繃起了她的眉頭，緊閉她的嘴唇，半晌才蹬腳道：「該死的鱷魚頭！他升官發財去了，跟他的人還流浪街頭！」她轉頭對艇尾九孀道：「亞孀，真是蝦球呢！這位先生親眼見過他。」九孀道：「我看是十足了，你還不相信？」丁大哥問道：「我記起來了，他就是鱷魚頭的後生仔，在香港老是跟在鱷魚頭的尾巴跑。鱷魚頭怎樣了？他升官發財這樣快？」亞娣道：「怎麼不是！他做了什麼少將副司令，又兼了什麼艦長，穿起軍服，威風得很呢！你也認得他？」丁大哥道：「我跟他是一面之緣，我知道他在香港是一個走私大王。」

十六 三人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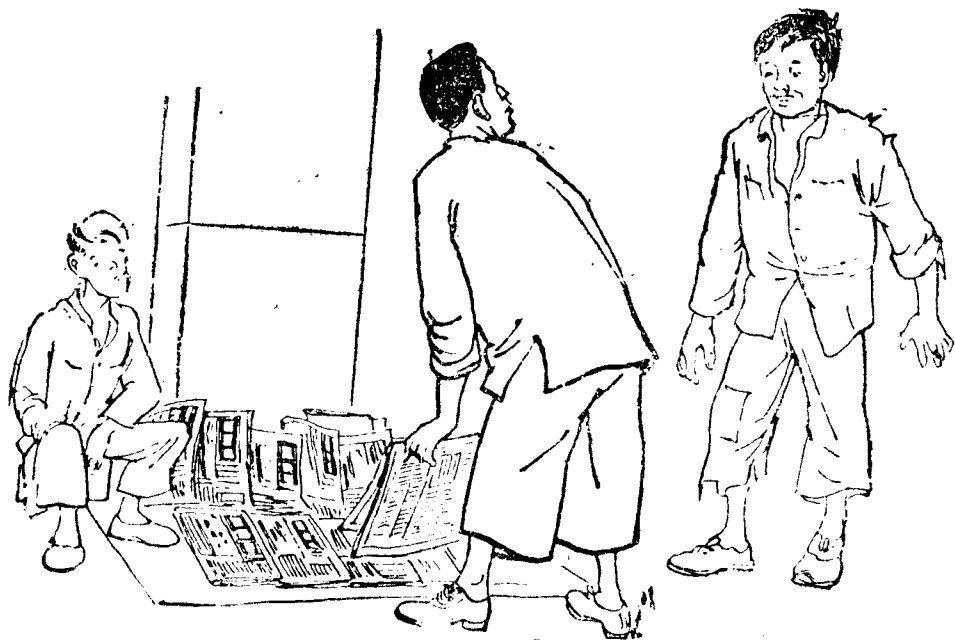
西娣的小艇把兩男一女的青年人送上了石圍塘的碼頭，那女的不讓丁大哥和西裝友送她到火車站去，她說道：「你們送到這里好了，我自己一個人去搭火車。丁大哥，還有什麼交帶嗎？萬同志，除了要我天天洗臉洗澡之外，還有別的指示嗎？」她說罷臉上露出光彩的微笑，看樣子她好像是去做新嫁娘似的。那個姓萬的西裝友低頭想了一想，然後說道：「千言萬語說不盡，總之，一個原則：有事和老百姓商量就好了。我們要腳踏實地去信賴老百姓，幫助老百姓，向老百姓學習，做老百姓的長工。不要嘴上說一樣，做出的又是一樣。」那女的點點頭。她望了一眼丁大哥，好像是等待他的吩咐似的。丁大哥道：「你這次下鄉是一次重要的考驗。我本來也是反對讓女仔在這時候下鄉的，以我的經驗，在這時候我們要照顧很多事情，又加上照顧女仔，一定弄得手忙腳亂。」那女的插嘴笑道：「丁大哥，現在不能翻案了，我的爭取已經勝利，你現在反對也沒有用。」丁大哥道：「我不是反對，我是要知道，你這次要是工作得不好，將來許許多多留在後方的女仔都會因你做不好，影響到他們不能馬上參加工作。」那女的馬上收斂了笑容，嚴肅地應道：「是的，我一定好好的做！」說罷她就伸出手來分別讓那們兩個人緊緊握着，然後就提起她的小籐篋，走上火車站去了。這兩個男人一直到望不見她的背影後，才坐原艇划回市區。

在艇上，他們兩人默默無言，好像是神遊到另外一個什麼地方去似的。到了江心，突然，那姓萬的西裝友道：「女人的感覺真是銳敏！她們的嗅覺有時候靈敏得比一頭獵犬還利害！」丁大哥問道：「你說什麼？」西裝友道：「我說三妹呀。她的嗅覺真是靈敏，她竟嗅到廣州炸彈的火藥味，當然，這些炸彈還沒爆炸」。丁大哥

道：「我們不要忘記了：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城市，保護得很週密很安全的城市。那些自動爆發的炸彈，無損於它的皮毛。」西裝友沉思片刻，然後慢慢吞吞說道：「你的見解也許對，也許不對。你今天替我到文德路去借一本蘇聯內戰史來，我要從頭溫讀一次，也許在別國的歷史中，給我們帶來一點什麼啓示。我覺得，一九四八的中國，比一九一八的蘇聯好得多了；一九四八的珠江，也比一九一八的黑海好得多了。可是呵，我們有幾個人學得到一九一八伊里奇的勇敢果斷呢？你在排字房里活了十年以上了，你曾經好好念過這本書嗎？去找來讀一讀，對我們是很有用處的。」亞梯聽不懂他們的談話，用勁把艇划靠黃沙碼頭。

這兩個人上岸後就不再談話，一先一後距離五步左右走進六二三路。他們在西濠口碰見了浪蕩在馬路上的蝦球。

是蝦球先看見了丁大哥的；他正在新亞酒店對面一家酒館徘徊，猛然抬頭就看見了大哥在馬路邊買香港報紙，他奔跑過去氣喘喘地喚聲：「丁大哥！」丁大哥側過頭來，看見一身襤褸坭污的蝦球，他應道：「你是蝦球嗎？」蝦球道：「是呀！丁大哥，我找得你好苦！」丁大哥拿起報紙找回給他的鈔票，就離開報攤，蝦球跟着他走，那西裝友又跟在他們的後邊走，一同向一德路的方向走去。丁大哥問道：「你找我做什麼？」情急的蝦球好像遇見了自己的親人似的，把他最最迫切最最苦惱



蝦球氣喘喘地叫聲「丁大哥」！

的問題提了出來道：「丁大哥，我沒飯吃了！我要投游擊隊！」丁大哥道：「在馬路上不要亂說話！」走了兩步，他小聲對蝦球道：「你想錯了。沒飯吃就來投游擊隊？有飯吃就不投了？游擊隊生活很苦，要能够犧牲，有時比老百姓更吃得少，有時還丟掉性命，你知道麼？」蝦球道：「我什麼都不怕，什麼都願做，只要有飯吃就得了！」丁大哥小聲道：「你這種想法不對呀。只要有飯吃就得了嗎？你把游擊隊看成是施飯站了。游擊隊是戰鬥的隊伍，不是慈善機關哩！」蝦球不知道怎樣說才對，他性急起來，就牽一下丁大哥的衣袖道：「丁大哥，我跟你！不管你帶我去做什麼。」丁大哥這時的環境沒有多養活一個人的能力，儘管他對蝦球此刻的境遇有高度的同情心，但他却認爲流浪兒的產生是這個腐朽社會的必然結果，他不能憐憫蝦球而把他收養起來。當蝦球舉着一雙殷殷的眼睛望着他時，他的確不會動過一點憐憫之情，他沒有負起責來解救蝦球的生活的一絲動機。他覺得對於個別不幸者的憐恤是無益的。他默默不答覆蝦球的要求。蝦球又道：「丁大哥，我跟你做事！你不是說過有許多小鬼能做大人一樣的事嗎？我還會燒槍。但我可以學呵！」丁大哥覺得蝦球在馬路上無忌地談這些事是很危險的，他多少有點厭惡這種糾纏，他想擺脫蝦球的跟隨。他摸摸他的口袋，把報販找餘幾千元的鈔票掏出來，向蝦球道：「你拿這些錢去吃飯。我有事情，不要跟我了！」他塞這幾張鈔票在蝦球的掌心，就快步轉入一德路去。蝦球站在一德路口，惘然若失地望着丁大哥走進人叢中，轉眼就看不見了。

他呆呆地站着，他的精神紛亂，理不出一個頭緒來。他想起他千辛萬苦到葵涌去找尋的這一個人，原來是這樣一個錫石心腸的人，一點也不可親。他失望極了，也傷心極了，他的眼睛紅紅，他想哭，但終於忍着不讓眼淚掉下來。他看看手上的幾千元鈔票，一個怪念頭衝上他的腦海：「用性命去沙溪賭一次吧！」

丁、萬兩個人找到一家靜僻的小茶樓坐下來休息。丁把剛才蝦球跟他談話的經過告訴萬，因爲萬在後邊聽見一點，再追問他的詳細。萬聽了丁的敘說後，他閉上他的眼睛，他追憶他看過的一套電影片中最感人最有人情味

的一個鏡頭：伊里奇在一九一八年某天百忙之中，帶了一個無依的孤兒到他的辦公室來，跟副官耳語道：「有吃的東西嗎？給這小姑娘吃飽！」萬張開眼簾，望了一眼，然後用他一貫的經過深思的態度鄭重說道：「丁大哥，你錯了！你這樣拒人千里，是不對的。你應該耐心一點去多了解他的具體生活情況，花一點腦筋想想是否能有辦法替他指出一條行得通的路來。」丁大哥還想不清他究竟做錯了沒有，萬又繼續說道：「我們自己人每一分鐘都可能犯錯誤，但我們不怕犯錯誤，怕的是老是重複同樣的錯誤！我們整天說：革命的大門是打開着的，誰都可以進來。可是當一個孩子想摸進來的時候，我們却向他揮手道：我有事情，不要跟我了！丁大哥，你這種態度是要不得的！我們有什麼道理指責他要求吃飯是不對的呢？沒有飯吃找我們，這正說明我們在人民的心中有了一威望，爲什麼要苛求一個普通羣衆懂得犧牲精神和貢獻革命的道理？我們懂得了這一點點道理並不值得驕傲自大，別人不懂得這點道理也不怎樣可恥。千萬的人民傾心於我們，他們不懂得怎樣恰當的表示他們的心願，有的老百姓向我們恭維道：你們真是我們的財神爺，我們的活財寶呵！難道我們竟擺起架子，指責他們這種衷心的恭維是跡近侮辱而拒絕他們嗎？丁大哥，你想想看，我的話對不對？」丁大哥聽了萬的這番話，他抓抓他的頭髮，他的臉上露出慚愧的微笑。他猛然想起艇家女說鱸魚頭在廣州發跡的消息，又想起蝦球跟鱷魚頭的一段歷史，再想到廣州失業軍人要暴動的風傳和鱷魚頭的上司插足干預防止這種暴動的可能等等，他覺得蝦球在今天也許很有用處，他就挺直他的胸膛道：「萬兄，我承認我是錯了！你坐一下，我出去找找一個孩子。」說罷他就站起來離開座位，跑下馬路來沿途去追尋那個已經看不見的蝦球。

蝦球回頭走到西濠口，再折向六二三路，一直走到黃沙碼頭。那個姓巫的退伍軍官在碼頭上指揮他的同行們踏上沙溪的電船。蝦球在他的身邊走過，不會發覺他就是讓他揩玻璃和介紹他在淡水公路上投宿的那個軍官。那軍官也不會留意到這個襁褓的孩子。

蝦球經過亞娣的艇頭，走過去，一直走到橋板的末尾，他才走上了一隻開沙溪的電輪。電輪的內艙已經坐滿人了，他就走出來站在船尾的厨艙上。一會，電船就噹噹地向西開動了。

十七 面向沙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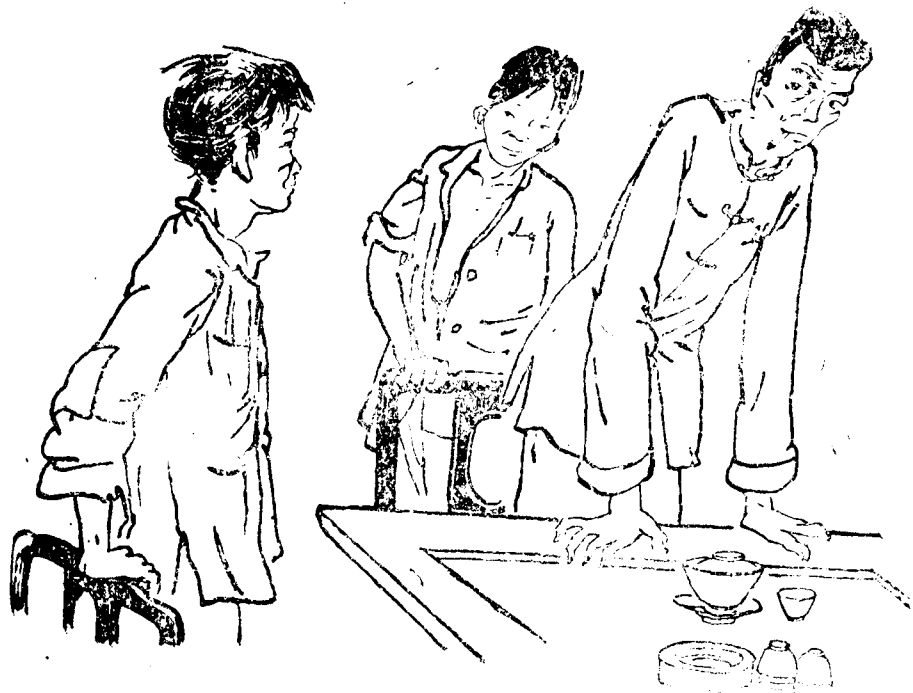
我們的小主人公蝦球站在船尾，面向着沙溪；廣州失業軍人的代表們，也面向着沙溪；張果老的手足鱷魚頭，坐在他差艦的小舢板上，也面向着沙溪；甚至觀音山上高聳入雲的中山紀念碑，也好像給人扭轉他的頸子，面向着沙溪！要他引頸期望沙溪在兵源財源的搜羅上，表現出光輝的成績來。

這些人都把自己的希望，寄給了沙溪。

沙溪是廣州四郊千百個大賭窟中最典型的一個。圍繞着這大賭窟的週圍，有娼妓的花艇、有雷公轟的當店、有並排櫛比的鴉片烟窟、有女員招待的狗肉寮、有大茶樓大酒肆、有金銀外鈔找換店、有槍枝武器交換所、更還有各種征稅機關和兵役機關。這裏的最高行政首長是一個首席保長，他是這裏的大地主，這大賭窟就是建築在他所有的茨菇塘上。沿碼頭的江邊，建築有高聳入雲的炮樓，保護着這塊聖地。炮樓各層都開有射角很寬的炮眼，炮眼下塗着斗大的「沙溪南樓」「沙溪西樓」等字樣，十分顯赫雄偉。沿岸的景物是美麗的，北堤的荔枝樹向南岸的楊桃樹點頭招呼；江水擊拍着翠綠一片的青草；白雲悠閒地俯視着人間美好的秋光；在豐饒的大地上，簇擁着一堆堆的村舍，有白石的牆，燒青的瓦和屋頂裊裊上升的炊烟；牛在山邊嚼草；鴨群在池塘中游泳；村女們赤足下塘去採茨菇，牧童在樹蔭下吹笛子……這是一幅多麼好的圖畫！但是，就是在這塊大地上，就是這些人羣的親友同胞，他們正在上演一幕和這幅美景多麼不相調和的戲。

有八九艘——每艘可載三四百人——大電船，每五分鐘一次，輪替接送來往賭窟的人客。蝦球坐的「大中源」號電船靠岸了，他跟人客蜂擁上岸。碼頭是木建的，升出江邊，高約一丈多，蝦球拾級登陸，上到岸上就面對着一條八尺寬的長長的堤基，堤基兩旁蓋搭有並排の木棚，西邊門口相對，棚內是經營各種行業的商肆。再深入就是一個大市場，中心是菜市，四週圍繞着熟食店茶樓酒肆和當店。再向右向左兩邊作扇形的展開，右邊展開的是一列大賭館，左邊展開的是一列大烟館，扇形的頂端瀾口處就是一列數十家狗肉店，女招待在店內嬌聲嚶叫：「食香肉請埋便！」蝦球看見那些吊掛起來的臘狗，塗得油亮亮的，他不禁嘔下一口口沫。他看見那些賭檔，比起香港他所見過的那些「大檔」還更宏偉。賭博的門類應有盡有，人群像螞蟻似的圍擠在賭檯邊，蝦球簡直沒法找出一條縫擠身進去。他走到那些雅片烟館去瞄了一下，他看見那些輪在竹床上吸雅片的烟鬼竟與男女混雜，十分開通。女烟花來回侍候顧客，用放浪的殷勤態度來籠絡客人。

鱷魚頭正在牽領兩個得力的手下人，一個是蟹王七，一個是烟屎陳，搖着他的舢板靠岸。失業軍官的代表們也陸陸續續到達了。那個退伍的巫營長一上岸就選擇了一間有廂房的酒肆，約了幾個代表中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喝茶，並指定了專責的聯絡人員，和分佈在各茶室的代表們取



蝦球撒謊道：「我二十歲」，
雷公得道：「我不相信」。

得聯絡。他彙集的幾個軍官，是從各區的代表中推選出來的，他們都彙集了各人的意見，預備集中在一起討論。他們進去的一間酒肆叫做「有利飯店」。門口掛有「本號獨家經理批發本地特產黃酒」的招牌。巫營長一坐下來就叫伙計打酒來，先同他這個「參謀本部」的同僚們乾一杯。

鱷魚頭上岸後，週圍巡覽一轉。他發覺每間茶樓都聚攏了不少軍官，而這些軍官都穿的軍常服，不配領章胸章，他摸不清誰的階級最高，誰是領導的首腦，這可難倒他了。最後他想了一個辦法，把蟹王七烟屎陳分配在兩家茶室喝茶，去搜索情報，再作打算。他叫來蟹王七在他耳邊道：「老七，你進有利去飲茶，把他們的龍頭打聽出來。蛇無頭不行，探到龍頭就好辦了。」他又吩咐烟屎陳道：「老陳，我派你做流動偵察員，到四處穿插打聽，把他們的指揮部打聽出來！」他自己就走去找那位沙溪土皇帝首席保長，和他打個招呼，取得聯絡以免發生誤會。

蝦球在烟館走出來，他看見許多軍官在各處走動，把他們當作也是來這里趁熱鬧的賭徒。鱷魚頭也是穿的軍常服，他雜在軍官中走向首席保長辦公處，雖然他擦過蝦球的身邊，彼此都各有心思，不曾發覺。蝦球走進了一間最大的色寶賭館，看見一張五丈多長的賭檯圍滿了男女賭客。他沒有辦法擠進去看。他只看見那個坐在當中的「賭媒」用響鐘「鈴！」按了一響，隔一分鐘又「鈴鈴！」按了兩響，再隔兩分鐘又「鈴鈴鈴！」按了三響，就把她面前的鏡蓋揭開來，接着就嬌聲怪氣唱道：「存六一個五——十七點大！」跟廣就是衆人一陣嘖嘖聲，輸的嘆氣，贏的歡呼。賭館的保鏢手提「加賓」槍在四週巡視，有些小扒手就在賭客身邊穿插。蝦球看見一個十二歲左右的賣蔗童子，他一眼就看出這童子的賣蔗不過是用作掩護的，他買了一根蔗，向童子使一個眼色問道：「今天發市沒有？」那童子向蝦球望了一眼，答道：「喂，大佬，黃河爲界，你想發財到別間去！」蝦球笑道：「我是來賭命的，我不跟你搶生意，你放心好了。喂，我問你，借錢來賭你有路數嗎？賭輸我願去當兵，不論輸贏。」

借到錢先送你十萬！」那童子看蝦球一眼，然後說道：「你跟我來！」

那賣蔗小童領蝦球到處去找那個主理借錢賭博的人命販子。他們走進一間茶室去，那小童道：「奇怪了，今天有這麼多軍佬來賭錢。我剛才還看見雷公得在這裡飲茶，他的茶盅蓋還未翻轉，我們等一等他吧。」蝦球就跟那小童站在雷公得的桌子旁邊等他。

有個四十多歲的軍官向小童買了幾根甘蔗，他把蔗咬了一口就拍桌子罵道：「天掉下來我都不怕！逼虎跳牆，趕狗入巷，我們要回頭咬他一口！去瓊崖開墾，老子才不跟他去呢！要賣豬仔寧可賣去金山南洋，賣去瓊崖去做肥田料，你冚家剷自己去吧！」蝦球望這個軍官一眼，他記得他就是那天在香港沙田指揮軍官們搗玻璃上火車的那個漢子，他不曉得他叫什麼名字，也不會跟他說過話。另一個青年軍官氣忿忿道：「如果大家商量結果要硬幹的話，我自動請求，把在法政路擲手榴彈的任務交給我，我擲手榴彈，已經有十年的經驗了！炸一輛汽車，容易過吃豆腐！」剛才那個中年軍官又咬了一口甘蔗，他回憶起他二十多年前在廣州的戰績，他抱着充份的信心道：「老弟，這些事情最好讓我來佈置。我二十一年前在第四軍教導團當過上士班長，我見過大場面，廣州的每一條大街小巷我都熟悉。從前河南的三武鵝五李燈筒一渡過長堤來就把我們殺得狗血淋頭，我們今天要幹起來就不會再上這個當了。我們先把那些豆腐隊伍何燈筒洪燈筒馬燈筒解決掉，一面清掃射界，一面準備退路，打掩護退却的仗，我在京滬線上學到了不少本領。我保險能使大家安全退却！」另外一個軍官說道：「我們的代表團有一半是當過參謀的，主席老巫也是參謀班出身，我恐怕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張團副，你過有利去看看他們談論有什麼結果？我們全體一萬多個父母妻兒要靠他們想出個辦法來活下去呀！」那中年軍官就站起來道：「我過去看看。老巫當過營長，他並非有胆匪類，大家放心。」說罷他就走出茶室。在他的背後，尾隨着一個鱷魚頭的心腹炊屎陳。

人命販子雷公得這時走了進來，賣蔗小童一見他就對他小聲道：「得哥，有一條黃魚找你。」說罷向蝦球一指。蝦球看見雷公得一付烟容，牙齒污黑，額角有刀痕，眼睛露兇光，覺得這傢伙一定陰險毒辣。雷公得問蝦球：「你幾歲？」蝦球撒謊道：「二十歲！」雷公得道：「我不相信！」蝦球道：「我吃鹽多過你吃米！」雷公得笑道：「你抬得起一枝七九？」蝦球道：「三枝七九也不過二十幾斤，再加上子彈我也背得起！」雷公得問：「你想借幾多錢？」蝦球道：「照行規借好了。」雷公得道：「你跟我來！」

一八 生命的賭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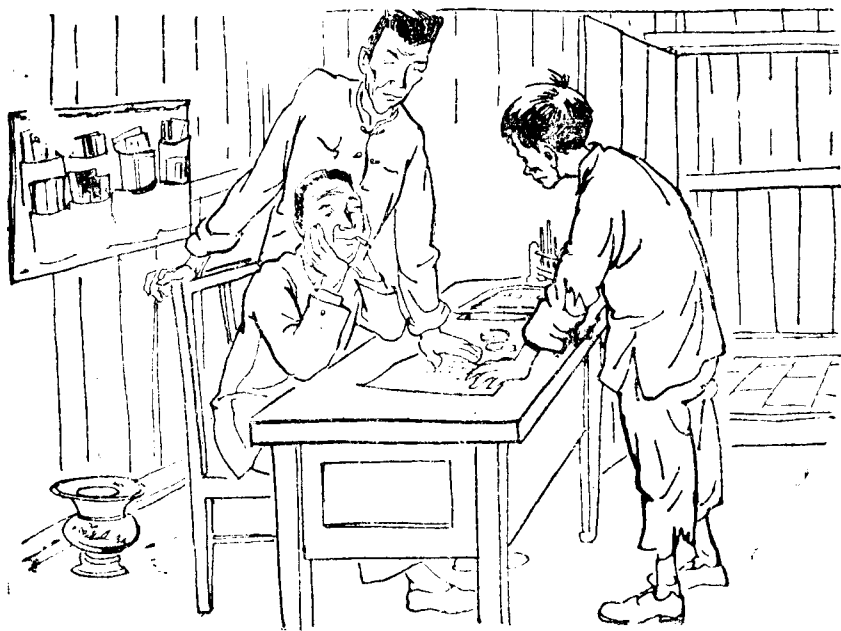
蝦球跟了那個人命販子雷公得走，一路轉彎抹角，到了一個門口貼有不少佈告和招牌的機關，他就跟雷公得踏進了這個機關。雷公得找到了一個書記，在他的耳邊密談一陣，那書記就把他們引進了內面的一間小房間去，讓雷公得坐下。書記在卷宗夾里面取出一張印好的空白收條，交給雷公得，雷公得就轉交給蝦球，叫他在這張空白的收條上打指模和簽上自己的名字。蝦球看看那張東西，原來是一張領到安家費若干百萬元的收據。雷公得對蝦球道：「你打了指膜簽上名字就得了。我們會替你填好其他的字。你簽好名我就給你國幣二百萬元，你實收一百四十萬元，其餘六十萬元是我同書記官兩人的手續費。你拿這筆錢去博一博，博贏了，算你好彩，交還錢手續兩清；博輸了呢，就去當差在戰場上賭你的運氣吧！」蝦球拿起這張等於賣身契的安家費收條，遲疑起來，不知道簽名還是不簽好？在這時候，他忽然想起他的母親來。他剎那間神遊回到香港紅坳自己的家里了。他好像看見他母親一把鼻涕兩行眼淚對他勸誡，叫他保重身體，學做好人；一會兒又看見妓女六姑鼓勵他發奮向上，不要墮落；一會兒又見到他父親躺在床上，發着囁語；一會兒又覺得牛仔已經逃走出來找到他，對他說「你太老實了！你會餓

死的！」……這些人的面影，都是那麼可愛可親，都一樣期待他站穩腳根，頂天立地，活得像個人樣。可見呵，他此刻却把自己的生命來出賣，來換取金錢去賭博，把有用的生命作孤注的一擲！他想到這里，賭命的決心動搖了，他的兩腳慢慢站起來，激動地對雷公得說道：「我不簽名！我不借你的錢了！」說罷就走出房間來。

雷公得和書記不提防他忽然變卦，眼看蝦球走了出去，一時決不定怎樣對付他。蝦球走出大門口，四顧茫茫，不知道該向那里走。天邊悠悠的白雲，在荔枝樹頂上自由自在飄浮，人那能這樣自由啊！人，一生下來就好像有一付看不見的鐵鐐銬，把兩腳扣鎖着，不讓你隨意行動的自由。蝦球很想走離開這個人間地獄，到一個能夠溫飽而不受欺負的地方去，可是這個可愛的地方距離他實在太遠了，他此刻肚餓得胃腸絞痛，兩脚又軟綿無力。迎着 he 面前的是漫漫的長途，不可測知的千辛萬苦。而在他的背後，却有着一百四十萬元的誘惑，有着狂賭一次，飽嚼一頓的機會……他又止步遲疑不前了。

蝦球終於咬實牙根，把心一橫，在雷公得還沒有出來捉他毒打一頓之前，他又回轉身走了進去。

鱷魚頭的兩個偵察員蟹王七和烟屎陳，在有利飯店偵察到失業軍人的參謀本部設在玫瑰廳，他們就在隔壁芍藥廳內叫東西吃，偷聽軍官



雷公得對蝦球道：「你打了指模簽名就得了，我們會替你填上其他的字……」。

們的談話。

巫營長首先把當前的環境向各代表作了一個分析，告訴他們形勢很險惡，自己孤立無援，上頭的壓力又大，倘不團結圖存，就沒法子生活下去了。他聽取了各人的意見，然後作一個歸納，向代表們說道：「各位，剛才聽了大家的意見，有一個共通的見解，就是要保守我們的生命線。我們今天的生命線就是廣九路，我們省港兩地走貨，博十一之利，任何人都問心無愧，但在現行的法律下，我們是違法的。問題就在這里了。有法律在手上的人，他們幾千噸幾萬噸貨物運出運入，通行無阻，而我們帶幾塊玻璃，幾段絨料，却是犯罪的行爲！各位，我們打了八年仗，勝利了，對國家算已盡了應盡的責任，就算無大功也有一點微勞，可是結果怎樣呢？今天我們的兒女全部失學，挨飢抵餓，衣不蔽體，快要餓死在街頭了！我們用自己的力用自己的血汗去做點小生意，養活一家老幼，這算犯什麼大罪，就要把我們充軍到瓊崖去做肥田料？……」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另一軍官用拳頭重重擊着桌面大吼道：「我們在槍林彈雨中鑽出來，我們是不怕死的！我們幹！」其他的軍官却紛紛發出怒吼，控訴他們心中的不平和悲憤。巫營長道：「各位，光憤激是不濟事的。我們到這里來就是要商量一個辦法出來。我們幾次的請求都得不到答覆，現在是到了我們自己替自己解決問題的時候了。幹，這是不錯的；幹就是行動，行動要有計劃，有佈置，像我們打仗要有作戰計劃一樣。剛才各位有提議遊行請願，有提議到中山紀念堂去絕食，有提議發通電向全國人士呼籲，有提議派代表到南京去哭陵，這些辦法，不是有人做過嗎？有什麼效果沒有呢？這是值得考慮的。至於有些代表提議武裝自衛，我們那來的武裝？即有多少短槍，也是不能跟軍憲對陣的；有的說用手溜彈去炸汽車，我覺得這是幼稚的魯莽行爲，殺死一二個人並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巫營長繼續徵求各人提出具體的意見，大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蟹王七對烟屎陳道：「你快去報告副司令，請他到這里來！」烟屎陳點燃了一支三炮台，戴歪他的氈帽走了出去。那個團副發言道：「巫營長，你帶過兵，也當過參謀，你的想法很

選到，我非常佩服！你說那些辦法不是好辦法，我也同意。我們的確是烏合之衆，不是一師建制的隊伍。但你要知道，散兵有散兵的打法。有時幾響冷槍，一兩個手溜彈的爆炸，大清皇帝和兩廣總督也可能屁滾尿流，我操你注意這點！」

軍官們繼續在商討他們的自存之計。

鱷魚頭和首席保長分別把他們得來的情報，用電話報告各自的上級。上級命令他們繼續注意事件的發展，並在電話上通知他們，有一個專使會在三十分鐘之內趕到沙溪來，把上頭的意旨作口頭的傳達叫他們，不要離開原地，等候專使的指示。

玫瑰廳的兩邊，佈滿了密探，他們的一切動靜，都給打聽得一清二楚，連代表們的姓，也給登記下來。

對於這些事情，也跟這世界上所發生的其他事件一樣，蝦球是惘然無知的。他領了一百四十萬國幣走出來，抽出十萬元給那賣蔗童子，在雷公得的監視之下，走到賭場的中心區。他餓得難耐，就走進有利飯店來用膳。他盡情喫喝，並叫了一杯黃酒，濯濯他的冷餓的腸胃。這個世界明天會變成個什麼樣子，他自己明天會得到什麼惡運和好運，他全不理會了。他用這一頓晚餐，多少帶點絕望的心情，彷彿有點像死囚最後領受的賜饌，雖然有酒有肉，但吃過之後，命運如何，就不敢設想了。雷公得看着這孩子狼吞虎嚥，把幾碟鷄鴨肉都吃個精光，胃量的大，叫他看了也咋舌吃驚。飽餐之後，蝦球會賤走了出來，雷公得跟在後邊。

賭場已經上燈了。在燈光下面的人影，浮動擠攘，好不熱鬧。蝦球走近一張最大的色寶賭枱，擠進內邊一看，才知道最少的賭注規定二十萬，他的心跳了。默默一算，他全部財產僅僅可以下五回注。他懂得一點賭路：番攤有攤路，色寶也有色寶路，但僅有下五注的本錢，路是難走的。他久久不敢下注。雷公得在後邊催促，他終於在汗流挾背的情形下放下他的第一次賭注二十萬。開了盅蓋：他贏了！他的臉露出慘苦的微笑。第二注二十萬，

贏了！他的臉又一次露出慘苦的微笑。第三注他下三十萬，開虛，他輸了！他的臉色登時慘白。他停了好幾次不敢再下注。第四次他下二十萬，又輸了！他用袖口揩他額角上的汗水。他回頭望一眼雷公得，看見他笑露牙齒像一個吃人的厲鬼！他心驚胆戰，慌慌亂亂，神經不寧，胡亂放下四十萬去買「小」，開虛，他贏了！雖然贏了，但他却緊張得消失了笑容，他沒有一點勝利的喜悅，只感覺贏得害怕。他又下二十萬注，輸了；再下三十萬，他又贏了！他一算，恰好是一百四十萬。他袋好鈔票，就擠出人叢中，揩拭他一臉的汗水。深深呼了一口氣。外面一陣冷風，吹醒了他的神志。他把鈔票點過，雙手捧給雷公得道：「先生，這是一百四十萬，還給你，我不賭了！」

雷公得向蝦球冷笑道：「你真聰明呀！像這樣，我也會呀！你的雞肉鵝肉吃得這麼便宜？像這樣，誰都可以天天吃魚吃肉喝燒酒了！」蝦球道：「我要你一百四十萬，現在歸你一百四十萬，一塊錢也不少你的！」雷公得道：「還差六十萬，你湊够二百萬我就照收。」蝦球道：「世間上那有這個道理呢？我收你一百四十萬，只能還你一百四十萬，不多也不少！」雷公得道：「不要廢話了！我懶得跟你爭吵。總之，二百萬！少一塊錢也不收。我不怕你走得沙溪，你插翼都飛不掉。還是乖乖地再賭吧！」雷公得說罷就背轉身，不再跟蝦球答話了。

蝦球雙手捧着一疊鈔票，沒有着落。他站着想一想：不賭又怎麼辦呢？還了錢，即使雷公得肯收，他今晚又到那里去呢？何處是他的歸宿呢？他記起牛仔唱的一句歌來：「實係難呀，世間有我咁艱難！……」他覺得，現在手上有錢去賭，也實在不容易呀！不容易又怎樣呢？不是也得捱下去麼？……他想着想着，又轉身擠進了賭檯邊去。……

廣州的專使到達沙溪了。這位上校階級的現役軍官，他跑到首席保長的公館，跟首席保長和鱸魚密議了一刻鐘功夫，決定由首席保長出頭，即刻寫了好幾張紅請帖：薄酌候光，請那幾位失業軍官代表在有利飯店喝酒吃飯。一面吩咐差役把請帖飛送出去，一面叫飯店老板即刻準備豐盛的酒菜。

巫營長和代表們正在密密計議如何行動的步驟，突然收到了請帖，而且請帖上面還寫下各人的姓氏，不覺吃了一驚，看邀請人的銜名，知道是此地的首席保長，盡地主盛情，但不知是何用意。巫營長思索了一陣就下判斷道：「我們的行動，上頭老早就知道了。可能是這里的地頭龍密報了上頭，上頭授意給他來傳達意見也說不定。好吧，來者不拒，我們隨機應變吧！」

巫營長的判斷沒有錯。不多久，首席保長、鱷魚頭、和廣州專使三人就聯袂駕臨有利飯店，揭廉走進巫營長他們的參謀本部玫瑰廳，各人互相寒暄，紛投名片，亂了一陣。里面地方狹小，首席保長就請大家出來坐在舖了白桌布的圓桌邊，大家客套應酬，先後就座。首席保長道：「難得諸位光臨，恰巧洪副司令和趙科長又到了寒舍，相請不如偶遇，望諸位不嫌菜淡酒冷，賞個臉大家乾一杯！」他說罷就舉起杯來勸酒。

蝦球緊張地站在色寶檯邊下生命的賭注時，失業軍人們也正在杯酒當中暗地賭他們和他們家人老幼的命運。那個担任使者使命的趙科長在酒過數巡之後就鄭重發言道：「各位同志，這次上頭叫兄弟來親走一趟，就是想向各位傳達一點意思。香港一衣帶水，國際觀瞻所系，武裝軍人出入走私，有損國家面子，因此上頭的禁令，全是面子問題，並非是有意絕各位的生路。請各位不要誤會。現在時局不靖，內憂外患，交相煎迫，希望各位體念時艱，不可輕舉妄動，致受奸人利用。只要各位肯放棄成見，上頭一切都可商量。」巫營長聽了這使者的一番外交詞令後，就鄭重答道：「趙科長，請你傳達上頭，我們毫無所謂成見。我們的道理比『一』字還淺，一句話說完：我們要活！誰叫我們不得活，我們就對他不容氣！」這幾句話軟中有硬，使者知道事態並不平常，他們果然準備行動了。鱷魚頭插嘴道：「各位的環境我們是知道的，生活艱難，今天誰不一樣？主席廳長也同是公務員，他們的薪水也趕不上物價的飛漲。生活是一件事，法律又是一件事，走私，到底是違法的行爲，絕不能把它當『職業』一樣看待的，各位明智，想也知道得很清楚……」鱷魚頭的官話還沒講完，那位團副就笑了起來，他僅僅「哼

！」了一聲，就不再說什麼。他的這一「哼」好像比什麼說話都有力量似的，鱷魚頭就不再說下去了。首席保長道：「趙科長帶了好消息來，各位不必再過慮了。」使者就接下去道：「上頭要兄弟轉達各位的就是這件事情。這個原則已經決定了，明天就會見報，詳細情形各位看報紙就知道。各位的生命線依然保持沒有斷，不單是沒斷，而且還開了一個世界各國都沒有的先例，特別指定一輛車卡專給各位走私之用。國家不要各位的車票，也不抽各位的稅，各位天天可坐這列火車的走私專卡把物貨自由運輸。生活比以前不是更有保障嗎？」巫營長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在廣九火車上指定一卡走私專卡給我們坐？這是騙人的笑話！」趙科長解釋道：「各位不要誤會了，不是廣九路，是粵漢路。」大家聽了都互相投射懷疑的目光，不相信會有這樣滑稽的事情。但使者說詳情明天見報，又不像是假的。巫營長跟同行交換了意見就回答使者道：「既然政府考慮了新的措施，我們自然也回去再考慮我們新的求生辦法。謝謝趙科長洪副司令跟鄉長的好意了。」趙科長道：「這就好辦了。大家杯酒言歡的機會還多，廣州再見了。各位要回去，洪副司令有差艦開回廣州，坐得下二三百人。洪副司令，可以順搭嗎？」鱷魚頭道：「歡迎之至，歡迎之至！」

失業軍人們準備把他們的生命下一注大注，跟他們的對手賭一下，結果還沒攤牌就贏了。上頭對他們作了暫時的讓步，把一次可能發生的騷亂平伏下去了。使者自慶他使命的成功，他最後的一次舉起酒杯來祝賀巫營長和他的同僚們的健康。

蝦球的賭注却沒有這樣幸運。他的勝利紀錄最高達到一百九十萬，後來又漸漸下降，大跌小回，總爬不上二百萬紀錄。他的心漸漸慌亂了。當鱷魚頭他們正在舉杯互祝健康的時候，他閉着眼睛把他最後的三十萬推出去放在「大」上，而開的却是「全六十八點通殺！」他全身發抖，冷汗泠泠淌下，臉上一片死灰色，他在心里暗叫了一聲「唉呀！」手足完全失措了。

幾分鐘後，雷公得在他背後敲了幾下，他才回來了意識，他回頭望一眼那個厲鬼似的人命販子，就萬念俱灰地擠了出來。外面的冷風吹醒了他的頭腦，一個念頭閃進他的腦海：「逃走吧！他不再思索可能的後果，即刻就發足狂奔！雷公得拔出刀來，緊緊追在他的後面。」

在燈光稀疏的街道上，蝦球跟蟹王七撞個滿懷。蟹王七一把抓着他，想揍他兩拳，一看清楚，他驚叫起來：「蝦球是你呀！」蝦球道：「七哥救命呀！後邊有人捉我當兵，要殺我呀？」蟹王七道：「丟那媽，那個混蛋有這樣大胆！」蟹王七挺身去迎擊雷公得，蝦球就乘機跑開。

蟹王七擋住了雷公得的去路，一兩下手勢就打脫了雷公得手上的利刃。兩人在街上拳擊了幾個回合，雷公得到底不是蟹王七的敵手，他屈服了。他向蟹王七求情，並把蝦球賭輸他的錢說明白了。蟹王七道：「借錢還錢，你想用人命來填嗎？」雷公得道：「他逃走，我血本無歸，才追拿他呀！」蟹王七道：「他借你多少錢？」雷公得道：「二百萬！」蟹王七道：「二百萬好稀奇！你跟我來！」他就把雷公得帶回來，預備把看見蝦球的事報告鱷魚頭。

一進有利飯店，看見主客們正在紛紛握手作別，他就站在一邊等待報告的機會。巫營長率領他的同僚離開座位，正想向門口走，恰好蝦球這時正走進有利飯店。他一眼看見巫營長就趨前問道：「官長，你還認得我嗎？」巫營長道：「是蝦球嗎？怎麼不認得？你找到游擊隊了嗎？還有你的弟弟牛仔呢？」蝦球滿腔心事，不知怎樣答他才好，這時雷公得跑過來一把抓着他的衣領喝道：「你還跑不跑？」說罷就批了他一巴掌。這一巴掌，可把巫營長氣惱了。

一九 共飲珠江水

巫營長一手抓住雷公得肩上的衣服，朝正他的下頷就是重重的一拳！這一拳，打得他倒在飯店的櫃檯邊。首席保長跑過來扶起雷公得，問道：「亞得，你幹什麼得罪這位官長？還不快點走開！這時，鱷魚頭也跑過蝦球的身邊問道：「蝦球！你在這里幹什麼？幾時出來的？怎麼不寫信給我？」這一串問話，蝦球也不好答覆。雷公得對首席保長道：「就是他呀！他領了我們幾百萬安家費拿去賭，賭輸精光又逃避兵役，這是犯法呀！我依法捉他，這個傢伙在街上阻礙我，還打了我幾拳呢！」他說時指着蟹王七，蟹王七暗自好笑。蝦球大聲辯道：「大家聽我說吧！我借他二百萬元，他抽去了六十萬元手續費，還叫我在安家費的領條上打指模，天曉得那領條上填的是多少百萬千萬？我實收一百四十萬，照數還他一百四十萬他不肯，一定要我賭，我一氣就賭輸了！大家評評吧，即刻借一百四十萬，即刻要還二百萬，天下事有這個道理嗎？」蝦球的控訴，失業軍官們最爲同情。那個團副也記起他來了，他跑到雷公得的面前指着他的額角罵道：「你們這些人命販子，該活活拉出去槍斃！」鱷魚頭對首席保長道：「這孩子從前是我公館的後生，我現在帶他回去，這筆安家費我填出來就是了。」首席保長連忙道：「那里話，那里話！副司令領他回去就是了。」

蟹王七過來親熱地拉蝦球的手。蝦球絕處逢生，真是百感交集。他一下子碰見了這許多熟人好像是在做一場好夢。要不相信是真的，蟹王七的手掌又握得這麼實在而有力。蟹王七小聲問道：「你幾時出獄的？王狗仔沒有告訴你我們的通訊處嗎？」蝦球道：「沒有呀！他正想我們跟他做一世的馬仔呢。我坐滿三個月就出來了。」蟹

王七道：「你辛苦了！回廣州好好歇一歇吧。」停了一刻他又悄悄在蝦球耳邊道：「亞娣也在廣州呢，我好久不曾見他們了。」蝦球聽到亞娣也在廣州，他的心不禁一跳。

鱷魚頭跟巫營長道：「大家要是賞光，我把差艦開到碼頭邊來。八千元一個人的電船費，大可以省掉了。」巫營長遲疑不決，他的同僚道：「好吧！我們大家就坐差艦回去。」

蟹王七蝦球兩人手牽手跟在鱷魚頭的後邊，離開有利飯店，朝碼頭走去。烟屎陳早在舢板上迎接他們。鱷魚頭在舢板上問蝦球道：「你的媽媽好嗎？」蝦球很難過地答道：「很好。」他想起洪少奶來，就恭敬問道：「洪太太好嗎？」鱷魚頭給這一問也問得很難過，他半響才隨便應道：「她很好。」

蝦球一踏上鱷魚頭噫頓的座駕差艦，他就驚叫起來道：「哦！這隻艦我坐過呢！它把我像監犯一樣從大鵬灣運到廣州來，化灰我都認得它！」

鱷魚頭聽蝦球說坐過這隻差艦，他問道：「你幾時坐過來？」蝦球道：「上星期從大鵬灣出發，一直就坐它到廣州。」鱷魚頭道：「是不是那位三不怕艦長帶領你們的？」蝦球道：「不錯啦，就是他！是他硬把我富壯了抓來的。」鱷魚頭笑道：「他抓來的壯了一個都逃光了。」蝦



「老兄！向前駛，你泊天字碼頭我就要你的命！」

球道：「我也是在沙河途中逃脫的，同我一起逃走的還有我的結拜兄弟牛仔，他比我小兩歲，我把他送到芳村孤兒院去了。」蟹王七道：「蝦球，你真本領大，坭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你還有工夫照顧自己的兄弟，你真够義氣！」鱷魚頭道：「你的結拜兄弟如果是靠得住，你就叫他出來跟我做勤務兵吧。」他說罷就去上司舵處去，招呼大把差艦開到沙溪碼頭邊去接那些失業副軍官代表們。

專使趙科長坐他的快艇開走了。有少數軍官迷戀着賭場，叫艇在沙溪過夜。多數軍官都下了鱷魚頭的差艦，在夜色濛濛中趕回廣州去。

差艦比來時開得緩慢。鱷魚頭叮囑大副：慢慢開駛，一路賞看月色。蟹王七跟蝦球兩人在艦旁話舊。蝦球問：「七哥，你現在幹什麼？」蟹王七道：「我當中隊長，仍舊是洪先生的部下。你不知道嗎，他現在當了副司令又兼艦長，猛得很呢！」蝦球看見蟹王七得意洋洋，問他：「你有多少部下？」蟹王七道：「名冊上有一百三十多個，其實在隊部的只有十幾個人。」蝦球問：「其他那麼多人到那裡去了？」蟹王七道：「他們在各地保護賭館烟館。」蝦球忍不住笑道：「在香港時聽人說過日本鬼有一個久留米師團，我們洪先生帶領的，究竟是黑米師團還是番攤師團呢？哈哈！」蟹王七也嘲笑自己的隊伍道：「不如就叫色寶師團吧！」兩個人笑做一團。他們從自我嘲笑中得到稱心的快樂。蝦球又問道：「你的部隊同什麼人打仗呢？」蟹王七道：「從沒打過仗。但上頭發下一些子彈時，就叫我們準備打游擊隊。」蝦球道：「你們打了沒有？」蟹王七道：「他們不穿軍服，頭上又沒寫明是游擊隊，到那裡去找他們？」蝦球又哈哈大笑起來。他問道：「你想省點功夫要游擊隊上門來找你？」蟹王七道：「算了吧，我不去找他們，也燒香望他們不來找我。」蝦球道：「我在寶安縣鄉下親眼看見過游擊隊打仗。好利害！他們不響一槍，五分鐘內就把警察所的槍枝全搶走哩！七哥，你千萬不要去惹他們！」蟹王七道：「我們保護自己的烟館賭館，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理他人瓦上霜，誰去惹他門。一蝦球觀到少翼那些賭館因店內

武裝保鏢和人命販子雷公得們，一幅陰森恐怖的景象還留在腦際，現在聽蟹王七說他就是保護這樣的地方，他的部下爪牙就是雷公得一類的貨色，他有些悶悶不樂，沒興趣說下去了。

蟹王七蝦球兩人望着艦邊給黑暗籠罩的滔滔江水，默然不語。兩人都各有各的心事。在蟹王七想來，他自從在香港爆倉之夜跟蝦球發過誓不找亞娣以來，他是的確遵守着這個誓言，一直冷淡亞娣到今天。可是他現在設身處地來替他的這個小兄弟想一想，他這番回到廣州見了亞娣，還續不續往日的緣份呢？續下去是不是有福呢？女的比男的大了三四歲，是不是好的搭配呢？更重要的問題是：現在是成家立業的時候了麼？今天有什麼「業」可「立」呢？十六七歲，或「家」也嫌太早了。……蟹王七是這樣去關心蝦球的。他想勸蝦球放棄亞娣，但又怕蝦球誤會他的用心。所以沉默着不便開口。蝦球呢，他的對亞娣的愛情早已死了，這並不是因為他還記恨白宮酒店的一幕，而是現在有更多的東西填滿着他的心胸。自從他出獄後結識了牛仔，並跟他一起經歷了一段驚險生活之後，他的心胸開闊得多了。他的還沒成熟的愛苗慢慢地就移植在牛仔的身上。他爲了跟牛仔分手曾經淌過眼淚，一如他曾爲亞娣的棄他而淌過眼淚一樣，都同樣是流的真摯的眼淚，但後者的情景早已淡忘，前者的情景却一刻比一刻勾起他的憶念。他對牛仔的愛，跟時間的飛駛正成反比例，他越來越想念他。他這時想到鱷魚頭肯收牛仔做勤務兵，他很迷惑，他不知道該不該替他的結拜兄弟高興。如果說，從此牛仔就有飯吃了。這對於牛仔，並不是怎樣一個好消息。因爲「吃飯」這一件事情之對於牛仔，簡直不成其爲問題。他從來就沒有一刻鐘爲這件事情操過心的。他再想到他自己，又不知道鱷魚頭怎樣安置他。從前跟鱷魚頭爆倉賣命，現在鱷魚頭升官發跡了，俗話說水漲船高，現在「水」是漲了，他也能跟着「高」起來麼？眼前的蟹王七就高到升了中隊長，要是鱷魚頭也給他委一個什麼小隊長，派他跟那些中隊長的尾巴去看管賭館烟館，去幫雷公得之類的人的忙，又怎樣呢？……他思索着他的前途。有不少問題要求他自己解答，需要他自己決定，他沒有足夠的能力，來解答來作決定，他的心亂

。這時蟹王七打破了沉默的空氣，問道：「蝦球，你在想什麼？」蝦球問道：「你身上有錢麼？」蟹王七即刻從褲袋里摸出一疊鈔票來，分一半給他，蝦球也不理會有多少，就放進口袋里去。蟹王七道：「上岸我陪你到四牌樓去買一身衣服，洗一個澡，剪剪頭髮。」蝦球道：「不。我要去芳村孤兒院一轉。」蟹王七道：「見你的鬼！黑漆漆的晚上你摸到芳村幹什麼？我告訴你，今晚事停當後，你去找亞娣，請她吃一頓好的！」蝦球想了想後說道：「同你一齊我就去。我自己不去！」這句話叫蟹王七思索了許久。愛群酒店的燈光在望了。

蝦球天真地大聲叫起來道：「七哥，多高的洋樓呵！比香港半島酒店還高哩！」蟹王七道：「那是廣州有名的愛群大酒店，十二層高。間間房都住滿了人，上面還有大舞廳大酒樓呢。」蝦球道：「你上過麼？」蟹王七道：「當然上過啦！有錢飲茶，誰都可以上去。我明天如果不回魚珠，我就帶你去飲茶。」蝦球道：「洪先生的司令部不在廣州嗎？」蟹王七笑了起來，他在蝦球耳邊小聲道：「洪先生的司令部很多。他還是限在香港時一樣，到處風流。他有一個司令部在新亞酒店五樓，女秘書是黑牡丹，一個改邪歸正的癡心女仔；一個司令部在六樓，女秘書是洪少奶。她比洪先生更有辦法，屁股沒有一天離開過汽車，猛朋友契家佬多到算不清，番鬼佬也睇上她吊她的膀子，嘿，廣州新聞多到講不完，慢慢再講吧。」蝦球記起他曾親眼看過洪少奶跟馬專員親過嘴，司空見慣，不足為奇了。他問道：「她們不吵架？」蟹王七道：「妙就妙在這羣男男女女扮盲裝聾。相安無事。要是我，嘿，十條命案都鬧出來了！」蝦球道：「大人物大人有大量，那像你動不動就裝殺人！」蟹王七道：「我沒有大人物那樣大量，我們的肚子都很小，不能裝得下一群自己老婆的契家佬在里面划船！蝦球，你能嗎？」蝦球笑道：「我：也不能。裝一個都不能，何況一船！」兩人捧腹笑了一陣，蟹王七笑道：「那麼你又拉我同去亞娣幹什麼？我發過誓後就從不去惹過她了。」蝦球正容答道：「七哥，不要提這件事。我從前做了傻事，是我不對，我怪錯了你。你現在跟她要好，我更高興哩！」蟹王七聽了這句話很感激，但他找不出話來表示他的心曲。他從

他又頭到脚打量一下蝦球，他覺得這個小兄弟的身體和精神都像一個大人似的挺立在他的面前，他高興極了。但他就拙於用說話來說出他心中的高興。

鱸魚頭的差艦緩緩駛過了黃沙，進入白鷺潭。萬燈照耀的珠江兩岸的夜景是美麗的。黑暗像一抹油漆，塗蓋了目眼所能看見的醜惡。

巫營長跟那位張團副正從船尾走向艦頭，他聽見蝦球的聲音，就走過來拍拍他的肩頭問道：「蝦球，你四海爲家，今天找到了家了？」蝦球笑笑。巫營長又道：「你賭輸了一百四十萬，不用還一個錢，你快要走好運了。」蝦球道：「走好運嗎？天才曉得。官長，你帶挈我吧！」巫營長道：「還用得着我帶挈你，怕要輸到你帶挈我了！我們的性命，現在握在你上司洪副司令的手上。他如果心橫，他可以把我押起來送到集中營去。你說他敢不敢？我說他敢，但我的同行都說他不敢。我現在很懊悔坐他的差艦，但願他不敢，要是他敢，我就先扼死他！蝦球聽了這話睜大了他的眼睛。

巫營長的預感，不幸竟成了事實。事情並不是鱸魚頭要押他們到集中營去領功，而是鱸魚頭參加了趙科長的陰謀，誘這批爲首作亂的軍官代表坐上自己的差艦，慢慢開駛，讓趙科長好有充分的時間在廣州佈置，把他們一網成擒。

趙科長的快艇一到沙面，他就跳上岸去打了一個電話回馬專員公館去找他的「參座」。馬專員的二小姐接電話，她答趙科長道：「你是趙科長嗎？今晚來不來跳舞？現在快到時間了。」趙說道：「二小姐，今晚沒空陪你跳舞，我有重要的任務要完成呢。」二小姐道：「什麼重要任務？你的頂頭上司剛才和了一付門前清滿貫呢。我爸爸輸給他五千萬。」趙說道：「我正是去找參座講話，多煩你請他來吧！」二小姐去通知那個禿頭參座，他接上耳筒，聽了趙的扼要報告後，他不斷說：「好的！好的！你做得很好！天字碼頭麼？好的！好的！我馬上下達

口頭命令。好的！好的！我叫特務連受你節制。記得！最好不要驚動市民！以不開槍爲原則，知道嗎？好的！好的！……」他放下了耳筒，再搖電話回他的部里去，通知部里把圍捕軍官代表的隊伍派到天字碼頭去。

鱷魚頭的差艦駛過了燈光如畫的白濠口，駛過了喧鬧的西堤，穿過了珠江鐵橋，駛向燈光黯淡的南堤天字碼頭。

蝦球記得這地方正是他當豬仔被拉上岸的地方。差艦放慢速率，當它在距離碼頭約五十米達的地方，不知道是岸上那一個冒失鬼用強力的電筒向艦身上下掃射，機警的巫營長借電筒的尾光看見岸上有一隊武裝士兵，人人都上了刺刀作持槍的姿勢，附近又有幾輛鐵甲大型軍車，人影到處閃動。他的心一跳，他緊握張團副的手臂道：「張團副，你看岸上！事情不好了！」張團副道：「你的意思是說他們要圍捕我們嗎？」巫營長道：「這還有什麼出奇呢？他們現在不是天天在廣九路上搜捕我們嗎？」張團副頓足大罵道：「大騙局！我們上當了！」

差艦慢慢靠近碼頭，距離縮短爲三十米達了。巫營長一把拉住馬團副道：「你跟我來！」他們跑上了司舵室，巫一把握住鱷魚頭的胸衣，喝道：「老洪，你出賣我們了！我們一萬幾千家人老小沒有飯吃都是你的功勞！我跟你拚命！」張團副就閃電似的擊了他一拳，並繳了他腰間的手槍。鱷魚頭求饒道：「這這這不是我的主意，這是趙科長奉上頭的命令辦理的。這不關我的事……」巫營長又重擊了他一拳，把他擊倒了。張團副用手槍指着大副道：「老兄！向前駛，你泊天字碼頭我就要你的命！」

巫營長看見張團副監視了大副，他就走向艙面所有的代表們下令道：「各位同志！我們給出賣了！我們受騙了！岸上的鐵甲車在等着我們，監牢在等着我們，我們決不束手被擒！大家鎮定一點，聽我的指揮！」衆人的怒火燃滾起來了，個個磨拳擦掌，都要拚死自救。蟹王七拉蝦球的手道：「快到艙底去，不要惹麻煩，岸上的機關槍是沒有眼睛的。」蝦球道：「爲什麼要抓軍人和打他們呢？」蟹王七道：「誰曉得他們爲什麼？我們理不清

他們的事情、走吧！」蝦球說是不動。他苦悶着，呆看着艦上的騷動。

在司舵室內，大副跟張團副道：「我也不同情他們這樣做法，我可以把你們駛離危險境，但駛離太遠是不行的，他們一定當叛艦看待掃射機關槍，我們白白犧牲是不值得的。我現在開慢車，大家最好是跳水泳上岸去，省得流血。這樣好不好？」張團副想想不敢決定，他找巫營長商量，兩人都不能決斷。這時那個躺在司舵室甲板上裝死的鱷魚頭，他聽了他們的談話，他倒是有決斷的。他想到他留在船上而對着暴怒的軍官們，只有死路一條，他就一骨碌爬起來大聲對眾人喊道：「各位同志！岸上要掃射機關槍了！我們不如留下性命再作打算吧！巫營長，艦的救生設備全聽各位自由動用！會游水的跟我來！」說罷他就衝下司舵室，跑到艦旁，果真縱身跳下珠江去了。

大家想不到鱷魚頭有這一着，正在不知所措。岸上的趙科長看見差艦超越過天字碼頭不停靠，他知道一定發生變故了。他拔出左輪，朝差艦一連開了三槍，向岸上發出警告。大副聽見槍聲，又向巫營長道：「大家分頭離艦吧！現在還來得及。再遲恐怕不行了！岸上已經開槍警告了！」

差艦停在江心，在緩緩地打轉。機輪部的人全走上甲板來打聽消息。蟹王七對蝦球道：「在船面上危險得很！你能游得多遠？」蝦球道：「三個珠江那樣寬我都游得過！」蟹王七道：「那就好極了！現在把上衣脫下來，把褲子紮好，脫掉鞋，準備好，槍聲再響，我們就跳下去！向南岸游，跟着我，知道嗎？」蝦球道：「好！」

岸上汽車的燈頭集中向艦上照射，片刻，一排步槍「咯吱——嗚！」向艦面射擊過來，蟹王七憑着槍聲，同蝦球一同動作，縱身跳下江心。他們潛游了幾秒鐘，就一同游上江面，肩並肩地向南岸河南游過去。

其他的軍官代表們都失去了主宰，紛紛跟着蟹王七蝦球後邊，跳離差艦。巫營長和張團副等大家已離艦後，他們兩個人才從司舵室的外壁取下了兩個救生圈，最後離開差艦。

大副拉響了兩聲汽笛，揩了一額的汗水，把差艦駛回天字碼頭去。

二十 愛情友情和酒吞

鱷魚頭在水中棄掉他的皮鞋，踏水立泳，觀看艦上的動靜。他聽見排槍聲和看見衆人卜通卜通地跳水逃命，他在水面露出勝利的狡笑。他知道他的差艦安全無恙，他的性命也安全無恙。他等差艦掉頭駛靠碼頭，他就朝北岸游過去。他一身濕淋淋像落湯鷄似的爬上岸來，第一件事就回去檢查他的差艦的損失。天字碼頭的兵士已經撤退了，碼頭經過一陣騷亂後，已回復寧靜。他找到大副，大副第一句話就向他祝賀道：「艦長，你真機警，你竟是不跳水，你一定會吃你自己手槍的子彈呢。」鱷魚頭道：「大丈夫當機立斷，生死之間，不容一髮，還有什麼可以躊躇的？」大副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要是居艦長的地位，我也會跳水的。」鱷魚頭道：「我知道你是過江龍，游水很有本領。——你檢查過我們損失了些什麼東西？」大副道：「還沒有看過呢。現在去看看吧。」於是兩人就上下地到處檢查。結果發覺僅剩下一張舢板，一個救生圈，其餘的救生設備統統給失業軍官們帶去了。人員則少了無線電生，蟹王七、蝦球三個人。鱷魚頭換過了衣服，就上岸去向值日官作了口頭存案，然後回到他的臨時辦公處新亞酒店五樓跟黑牡丹溫存去了。

失業軍官們變成了水中的潰兵似的各尋生路，好久還不能把隊伍重整起來。他們守護生命線的這一役，一開旗就給人擊潰得一敗塗地了。

無線電生好不容易給艇家救上岸，一回到家裡，就叫老婆代寫報告告假一星期，在家休養壓驚。

蟹王七蝦球兩人很寫意地泳過了對岸，在岸邊叫了一隻艇划去黃沙找亞娣。蟹王七道：「我喝了一口水，珠

江水比海水容易下肚。」蝦球道：「我也喝了一口。七哥，到底剛才出了什麼事呢？我不明白。」蟹王七道：「狗咬狗骨，理它幹什麼，你冷麼？」蝦球道：「我不冷。你說誰是狗？」蟹王七道：「大家都是狗，連我們都是。」蝦球道：「你不要一竹篙打死一船人吧！那些軍官不是什麼狗，他們的心腸倒是滿好的。」蟹王七道：「真的，他們不是壞人。可不知道爲什麼上頭不讓他們好好地過活。」蝦球道：「是呀，我就是這樣想。有許多事情我實在想不通。洪先生幹什麼要跟他們作對呢？」蟹王七道：「誰曉得。大概是他吃上頭的飯，不能不受上頭命令做事吧？」談着談着，他們就來到黃沙碼頭了。蟹王七道：「蝦球，我們要嚇亞娣一跳！」兩人赤膊踏上碼頭的浮橋，蝦球偷望一眼蟹王七的面孔，蟹王七也正在望他。大家都笑了。兩人都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是酸葡萄的味道麼？不是的；是黃蓮的味道麼？也不是的。倒有點像橄欖似的味道。兩人對於亞娣，此刻都懷着一種類似「讓賢」的心情，這心情如果爲對方所接受，倒是很甘甜的。蝦球覺得亞娣跟蟹王七很匹配，他自願不插足進去，所以他不肯單獨自己一個人去看亞娣，一定要蟹王七同去才肯去。而蟹王七呢，他替蝦球設想，不贊成他跟亞娣再續前緣，但動機完全不是爲了自己，所以他願意站得離亞娣遠一點。此刻兩人站在亞娣艇頭的浮橋上，相視而笑，並不是苦笑酸笑，而是愉快的笑，貞潔的笑。蟹王七道：「這就是亞娣的艇了。你喊她起來，她睡了。」蝦球道：「你喊她！」蟹王七道：「誰喊不是一樣呢？你喊她！」蝦球道：「你喊！」兩人正像一對傻瓜，赤着膊在亞娣的艇頭「你喊你喊」地推讓了一番，亞娣原來還沒睡着，她聽出他們的口音，他們兩個傻瓜你一句我一句推讓，她心里又歡喜又好笑。她趕忙穿好衣裳摸出艇頭來，向外邊看個明白，果然是兩個她常常想念的人，她歡呼道：「蝦球！七哥！哦！你們在這里！怎麼都赤了膊？哦呀！蝦球！你真是到廣州來了！快過來！快過來！外邊冷呀！」亞娣跳上去拉着蝦球的手，又斜望一眼蟹王七，蟹王七笑了，他心想：她還是疼蝦球比疼我多一點！即使是這樣，他也很愉快。三人跳下了艇，九籟九叔也給嘈醒了。大家寒暄一陣。敘敘闊別。

蟹王七道：「九叔，快拿衣服出來借我們換一換！」亞娣摸摸蝦球濕透了的褲子，叫道：「唉呀！你們兩個人又打架打得掉落水里去嗎？」蟹王七笑道：「是呀！我跟蝦球爭風吃醋，在水裡打了一架，蝦球差點給我打死了！」蝦球道：「你別聽他胡說八道！」亞娣罵蟹王七道：「你這癩牛，動不動就拋人下海里去！」蟹王七道：「你記性多好，我只不過拋蝦球下海一次，連他都忘記了，你還記得！」亞娣道：「死鬼，快到艇尾去換衣服！不要胡說八道了！」蟹王七道：「蝦球罵我胡說八道，你又罵我胡說八道，我爭你們不過。好，我就到艇尾換衣服去！」說罷就穿過艇尾去。亞娣接過了九叔的衣服，交給蝦球，叮囑他：「你到艇頭去換！」蝦球接了衣服摸出去。片刻，亞娣也跟著出來。亞娣接過蝦球的濕褲子，拉蝦球蹲下來，小聲在他耳邊道：「蝦球，我有好多話跟你說！你再不要走了！」蝦球不知道怎麼說才好，他默默不作聲。亞娣又說道：「怎麼不開口？你還記恨我嗎？你病的那天，我去看你，楊司理趕我出來，後來我又到鱷魚頭公館去看你，婆媽又趕我出來，後來我常常到城隍廟替你燒香求神，望你平安！你還不饒恕我？」蝦球道：「忘掉這些事吧，不要再提起來了。我年輕不懂事，不要怪我！」

亞娣聽了蝦球這句話，伸手到他臉頰上親暱地捏一下，說道：「蝦球，不見幾個月，你的嘴學滑了！」這時，蟹王七在艇尾大聲嚷道：「亞娣！我褲頭上的鈔票變成濕柴了！我們到不夜天去吃宵夜吧！蝦球，你請不請客？」蝦球應道：「我的鈔票也濕了，上岸用掉它吧！」跟廣小心對亞娣道：「今晚我請你喝一杯酒，請你吃掛爐鴨！」亞娣快樂極了，她拉拉蝦球的手應道：「哦，蝦球，我也請得起你！我知道你是喜歡掛爐鴨的，我請你吃吧！」蝦球道：「你怎麼知道我喜歡掛爐鴨？」亞娣道：「怎麼不知道！」她記得那個青年人丁大哥看見他站在玻璃廚櫃外面望過掛爐鴨，但他怕蝦球難為情，不說出來。蝦球問：「誰說我喜歡掛爐鴨？」亞娣微笑不答。蟹王七已經走過來，把亞娣蝦球兩人拉住，大聲嚷道：「有話到不夜天去談，談到天亮也由你。現在我肚子餓

了，走吧！」他又回頭對九疇九叔道：「九叔，你們看艇，我們回來帶燒鴨給你們宵夜！」亞娣道：「死鬼，拉拉拖拖幹什麼，讓我穿好鞋呀！」亞娣進艇去找鞋子，蟹王七小聲問蝦球道：「怎樣？小兄弟，她講什麼？你的主意打定了沒有？」蝦球明白了這句話的意思，他答道：「我叫他忘記從前的事！」蟹王七道：「這很好。我們大家從新做朋友吧！不要拖泥帶水，就誤人家的前程。」蝦球問道：「七哥，你也打定了主意了？」蟹王七道：「早打定了。我打定主意跟她做個患難朋友。」蝦球道：「做夫妻不更好？」蟹王七道：「現在什麼都談不上。兵荒馬亂，朝不保夕，拖個家幹什麼？至於將來，將來誰又曉得漂流到那里？我想過了，還是光棍一條好。」亞娣走出來，問道：「你們吱吱喳喳講什麼？」蟹王七道：「我跟我的小兄弟談論國家大事，我們幫鱷魚頭洪老板打江山，打穩江山，再討老婆。」亞娣道：「呸！等你打穩江山，老婆嫁別人養孩子了！」蝦球開玩笑道：「不要緊，我們大人有大量！」大家笑成一團，走上浮橋。

走上馬路，亞娣給蟹王七蝦球兩人夾在中間。亞娣歡喜欲狂，她放浪地牽拉着他們兩個人的手，笑着跳着。她寧願化作兩個人，分開來常常伴着他們，一刻也不要離散。一個人就困難了，她不知道將自己的一顆心，割幾分給這個，割幾份給那個？一個是這麼忠誠，一個是那麼英偉；一個是這麼可愛，一個是那樣可親；兩個都要，事實不可能；兩個都不要，更難做得到。她想：哦，且不要去傷腦筋，還是高高興興跟他倆喝一杯重逢的喜酒吧！

不夜天真名符其實，燈光照耀，食客滿座。三個患難朋友，彼此懷着微妙的心事，踏進飯店的大門口。直到三更半夜才喝得醺醺地唱着歌，拉着手，一歪一斜地走回黃沙來。

太陽清早露出臉來，俯覽着珠江的船艇，她把溫暖帶到人間。蟹王七蝦球仰臥在亞娣的艇頭，睡得很暖很暖。昨夜的酒，混合着他們的友情和愛情，一起吞進肚子裡去，昇華了，發散了。一夜沉醉的亞娣，也很遲才起

來。九叔上街買菜，九爺燒開水沖濃茶預備給他們解酒。

江面的喧鬧聲終把蝦球嘈醒了。他一骨碌爬起來，叫醒蟹王七，兩人臉也不洗，就上街去洗浴頭髮，買衣服鞋襪。回來時大家一身光鮮，喜得亞娣笑眯了眼睛。蟹王七對亞娣道：「你留蝦球吃飯，我要回去報到，不然老洪以為我淹死了。」亞娣道：「你馬上回來，我們等你吃飯。」蟹王七道：「不要等我了，我恐怕會有工作來不得。」亞娣偷望了一眼蝦球，就不再說什麼了。蟹王七走了幾步，蝦球想想，這事情不妙。亞娣如果打發九爺上岸，把艇划到白鵝潭中心去，他不是又會給亞娣捉住做她的俘虜麼？他覺得事情這樣拖泥帶水，實在不妙。蟹王七的勸誠很對，他立刻叫住蟹王七道：「七哥！等一等我，我也去見洪先生。」說罷他就向亞娣招招手，跳上浮橋去，奔就蟹王七。亞娣在艇頭笑着目送他們離開。他們走遠了，她的心頭才感到有點輕輕的惆悵。

蟹王七蝦球走去敲亞五〇八號房門，黑牡丹開門看見蟹王七，驚喜道：「中隊長，你還沒給淹死！」蟹王七道：「死得這麼容易！」洪先生呢？我問蝦球來向副司令報到。」黑牡丹驚訝道：「他就是蝦球麼？」她望了蝦球一眼，然後對蝦球道：「難怪人人都提起你，希望你早日回來。洪先生說你是小英雄哩！他常常說要提拔你，他說他小時候也跟你一樣拜過苦坐過牢呢。」——你們抽香烟麼？吃蘋果麼？剛才魏總經理從香港送來的禮物。洪先生才送魏總經理出去，要晚上才回來。」說罷就開香烟切蘋果招待他們。她一面切蘋果，一張嘴就吱吱喳喳，說個不停，好像他幾個月沒跟人說過話要盡情說個痛快似的。蝦球坐在軟軟的沙發上，聽這女人絮絮不休，他覺得這女人粗魯得好有趣。黑牡丹道：「洪先生不久要到香港到瓊崖去走一趟，魏經理上廣州來找他，是想組織一個公司，做出入口生意。蝦球，你在香港住過，香港很好玩吧？」蝦球笑道：「有錢就好玩。」黑牡丹道：「我住在這裏太悶了！洪先生不回來，我只好跟這個人公仔——她指指壁上的石膏像——講話。我頭跟洪先生到香港去玩玩，他不肯，我跟他吵了一夜。我一定要去香港玩玩！」蟹王七聽了覺得好笑。蝦球覺得這女人到

野性得可愛。蟹王七道：「吃下瓊菓，我肚子餓了，我們去飲茶，你去不去？」黑牡丹道：「我要等洪先生回來，你們去吧。」蟹王七就拉蝦球出來。上六樓去敲六〇八號的房門。

洪少奶才起床不久，慵慵懶懶，縮在沙發上抽香烟。亞喜在浴室聽見敲門聲，預備去開門。少奶向亞喜道：「要是今天洪先生回來，你就回黃埔去。」亞喜道：「亞笑在黃埔，還要我去幹什麼？」少奶道：「你不想回黃埔也好，那你就出外邊找朋友去吧。」亞笑道：「我沒有什麼朋友。」少奶笑了起來，她罵道：「亞喜你怎麼這樣胡塗，不去找一個男人？沒有男人，你就到公園去坐坐，會有人來找你，等洪先生走開你才回來。」亞喜給罵得臉頰泛紅了。

亞喜開了門，她驚呼起來：「蝦球！是你呀！」蝦球應道：「喜姐，你好！」他一眼看見洪少奶，又問候她：「少奶你好！」少奶道：「蝦球，你幾時回來的？」蝦球不知道從那里說起。蟹王七代他簡單說明了近來的經歷，少奶聽了，說道：「你來得好，洪先生正等人用，你就跟洪先生做事吧。」說罷就站起來問亞喜道：「浴室的東西弄齊了麼？我要沖涼了。」亞喜道：「弄齊了。」少奶就越進浴室去。蝦球見少奶冷冷的傲慢的神態，覺得這個少奶跟香港時那解高興跟底下人談話，跟底下人打小麻將的少奶不同了。亞喜端詳蝦球說道：「你長得高了，也黑了。」蝦球笑道：「風吹雨淋日晒，當然黑啦！喜姐，你還是從前那樣白淨。」亞喜笑道：「白淨有什麼好？還是風吹雨淋日晒的好！」說罷掩嘴朗笑起來。蝦球還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亞喜還在繼續笑，他才猛然想起這句話還有一段故事，他記起在香港時他無意中贊美過亞娣給風吹雨淋日晒，所以長得黑，曾經爲了這句話觸怒亞喜，把他推了一掌，惱了他幾天。蝦球笑道：「喜姐你好記性，我什麼都忘掉了。」亞喜道：「連人也忘掉了麼？她在廣州呢！」蟹王七在旁邊聽得莫明其妙，他揷嘴道：「你們是和尙講佛偈吧？我聽不懂！」亞喜笑笑不答。有人叩門，亞喜應了這叩門聲，對他們說道：「洪先生回來了！」

果然是鱷魚頭回來。他看見蟹王七蝦球兩人無恙，很高興。他還沒坐下來就吩咐蟹王七道：「我幾天不會回過黃埔，你今天回去看看。駐地前後，要小心警戒。馮東又鬧械鬥，我們最好隔岸觀火，不要捲進漩渦去，保全實力，最爲要緊，把這話告訴大隊長，說我叫他注意。我後天回去對大家講話。」又回過頭來對蝦球道：「你下星期跟我出發瓊崖，途經香港，停一天，你可以回去看看你母親。」他望望亞喜，亞喜道：「少奶冲涼。」鱷魚頭坐下來，抽一口香烟，半響，他摸出一卷鈔票，拋在桌面上給蝦球，說道：「把你那結拜兄弟帶出來，我補他做勤務兵。你，我補你做上士文書，名字在隊部，人跟隨我走動。」——你們出去走走，我要午睡了。」

蟹王七、蝦球、亞喜三人給鱷魚頭請了出來，他們站在走廊上，不曉得到那裏去好。亞喜想起少奶叫她到公廨去坐着等男人，她越想越羞忿。這時大家面面相覷，亞喜鼓起勇氣提議道：「我們到外邊飲茶看戲去吧！我做東！」蟹王七道：「那裏話，你說我請不起客？」蝦球道：「我做東吧！洪先生剛才給了我錢，正好開銷。」亞喜道：「你的錢有用處，你留着。」蟹王七道：「沒有喜姐請客的道理，我們盡情去玩，田鷄東，一人一份，好不好？」亞喜道：「這也好。蝦球記賬，他身爲上士文書，應該會記賬。」說得大家都笑起來。

在升降機里，蝦球突然想起牛仔來，他覺得這緣一個快樂的聚會，怎麼少得了牛仔？走出門口，他徵求蟹王七道：「我去芳村孤兒院叫牛仔出來，大家一道玩好不好？」蟹王七道：「好得很！我們一道去芳村玩，找出牛仔，再過河北來玩，喜姐你說好不好？」蝦球說明道：「牛仔是我的結拜兄弟，我們去看他，四個人一齊玩，好不好？」亞喜點頭。他們就舢舨划到芳村去。一路商商量量，計劃痛快地玩一天。各人有什麼提議，都問一聲對方「好不好？」顯得又融洽又和氣。有一個女人夾在兩個老粗中間，斷不會吵嘴打起架來的。

孤兒院的臭虫特別欺負新人，這一夜，把牛仔咬得個不亦樂乎。早晨吹號起床，來一套軍事管理的「整理內務」，牛仔是新丁，做得既不迅速又不確實，他受了罰：掃刷廁所內外，担水冲洗溝渠，有些頑童訕笑他，他老

實不客氣孝敬頭童幾拳頭，把人打得眼淚鼻血一齊流。這又觸犯了院規，導師說他第一天就犯規，記大過一次，罰停吃中飯一頓。警告他：再犯規就驅逐出院。牛仔硬着頭皮勉強忍受。他不相信他會在這里住得上三天。

蝦球幾個人走到孤兒院的門口，蝦球對蟹王七亞喜道：「你們在這裡等着，我進去叫牛仔出來。」蝦球走進院內去，廣庭舊處無人，原來他們在上課。蝦球跑到課堂各個窗口外張望，牛仔一看見蝦球，竟在課堂內大聲歡呼起來：「蝦球哥！」他的歡呼驚動全堂院生，把先生氣得瞪眼結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經請求就衝出課堂，蝦球迎着他叫道：「牛仔，我來接你，你不想出院？」牛仔道：「快跑！現在就走吧！這是一座監牢，沒有一點錯！」走出大門口，蝦球對蟹王七道：「七哥，我們在碼頭等你！」說罷就牽牛仔的手飛奔而去。

女先生氣喘喘追到門口，蟹王七向她開玩笑道：「不要追他了。他去從軍參加少年衝鋒隊去了！」

四個人週遊廣州名勝。蝦球牛仔手拉着手。蟹王七喜姐肩並着肩，一路指手劃腳，話長話短。他們漫步過熱鬧的長堤西濠口，上過愛群大酒店，登過六榕寺花塔，參觀過觀音山五層樓，遊過西關上下九甫，進過金聲電影院，坐過陶陶居茶樓……大家興奮地搶着花錢，蝦球也歡喜得忘記登賬。喝完茶看戲，看完戲又吃晚飯，吃完晚飯又再看戲，出了戲院又去宵夜喝酒。好像是大鄉里出城儘愛吃喝享受一天，好回去講它十年八年似的。最後他們在西堤不夜天的門口分手，蝦球牛仔回亞娣的艇過夜，蟹王七送亞喜回新亞酒店。在路上，亞喜對蟹王七道：「蝦球牛仔兩個真要好，比親兄弟還好。」蟹王七道：「他們是同過生死患難的呀。我小時候也跟牛仔差不多一樣性情。但我沒有一個蝦球一樣的結拜哥哥，」亞喜問道：「你從前也做過許多壞事，是不是？」蟹王七坦白的應道：「哦，我做過的壞事多極啦！我只差沒有出賣過朋友，沒有推瞎子落河，什麼壞事我都做過了！」亞喜道：「也殺過人？」蟹王七冷冷應道：「殺過。」亞喜抬頭望着他，好久才說道：「好害怕！我簡直不敢相信！」蟹王七道：「我真的殺過人，我不騙你。你要明白，我殺的是壞人。有機會我慢慢跟你說我的身世吧！」

亞喜道：「好害怕！不要提了。」

已經過了午夜了。蟹王七陪亞喜到新亞六樓，亞喜想去敲洪少奶的房門，伙計跑過來攔住她，小聲說道：「馬專員在裡面！」亞喜呆了片刻，不知如何是好。蟹王七也想不出辦法來。亞喜自言自語道：「既是這樣，我們再到外面走走吧。」他們又乘升降機下樓，在西濠口亂走一陣。蟹王七這時才想出一個辦法來，他跟亞喜道：「喜姐，我帶你去亞娣的艇過夜，蝦球牛仔他們都在那裡。你說好不好？」不曉得爲什麼，亞喜對亞娣始終有一點莫明其妙的成見，他垂頭應道：「我不落亞娣的艇！爲什麼要落她的艇呢？」蟹王七抓抓頭髮道：「那麼怎麼辦呢？」亞喜道：「我贊成落艇，但我不落亞娣的艇！」蟹王七敲一下他的腦袋道：「我真憐憫！西堤幾百隻客艇爲什麼一定要落亞娣的艇？」

西堤的客艇是很清潔的，蟹王七的心也很清潔。他躺下來，不敢靠近亞喜。亞喜夢他講他的身世，他就一五一十從能够記憶起來的講起一直講到了昨天怎樣跟蝦球決定了要立了業才成家娶親爲止。蟹王七講完就問亞喜道：「現在輪到你講了！」亞喜長長吁了一口氣，說道：「我是順德大良人。我有過丈夫，但我不會落過家；等到我想落家時，我的丈夫却不幸短命死了！……」才說到這裏，她就嗚咽地哭起來了。蟹王七把她拉近來，她就索性伏在蟹王七的胸口儘情哭個痛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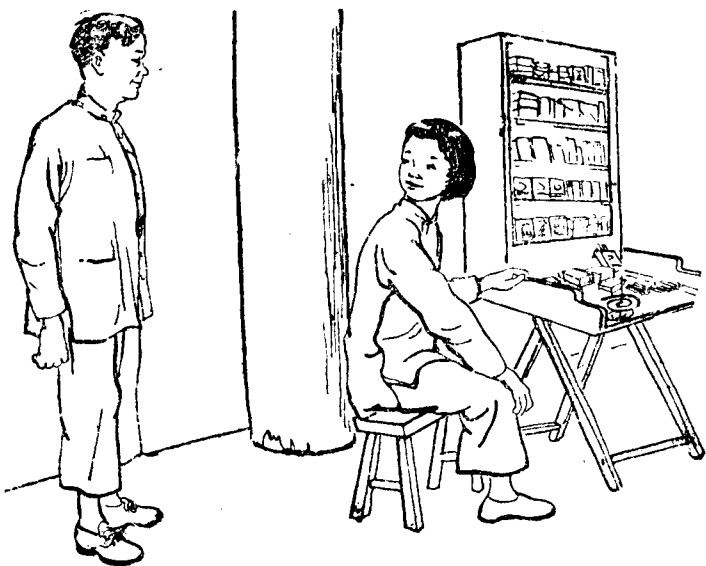
二二 乘風破浪

鱷魚頭在馬專員的書室裡聽馬專員的指示。馬咬着一根雪茄烟，吐一口烟，彈彈烟灰，腦筋轉的念頭比說出來的話多。他慢慢說道：「你知道，瓊崖我們的隊伍，有一大部份還用日敵留下來的五六步槍。這種步槍的子彈，

同七九步槍的口徑不同，補充非常困難。上頭預備逐步更換美式的自動步槍。這次要你押運的械彈是第一批，以後還要陸續運去。我限他們今天天黑以前裝卸完畢，你要親自到艦點收。」鱷魚頭道：「我馬上就回去。」馬專員道：「這次你出發，本來是限你直航海口；但我體念大家生活很苦，我不作硬性的規定，給你在途中有多一天鬆動的時間，讓大家順便帶點貨補充生活費。但要小心檢點，不要做得太放肆了。」馬專員的官話說完，就站起來說道：「你回去吧！我女人還有點小事拜托你，你在樓下客廳會看到她。」鱷魚頭就起身告辭。

馬太太獨自一個人在客廳坐着。看見鱷魚頭走進來，她就叫他在她身旁坐下。問他：「公司組織好了嗎？」鱷魚頭道：「萬事停當，馬太太放心！」馬太太笑道：「我的股款幾時來收？」鱷魚頭道：「馬太太一言值萬金，馬太太的話就是股款，不必麻煩開支票了。公司早給馬太太開了紅股。魏總經理是香港的殷富，他有眼光有人面，他這次決定在香港押買下艦，隨艦到海南島視察，往後的機會很多，還望馬太太隨時照顧照顧！」馬太太道：「這個自然。」鱷魚頭告辭，馬太太送到門口道：「記得帶些海南土產回來啊！」鱷魚頭連聲道：「當然當然！」

在汽車裡，鱷魚頭對坐在後座等他的魏總經理道：「好了！現在萬事都妥當了。你今天坐飛機回香港，即刻準備妥當，我的差艦只能在港



蝦球：「我忘記問你一句，你自己想買些什麼？」

停留八小時。」魏應道：「你放心！我不會誤事。」鱘魚頭一直送他到飛機場，看他上飛機後才折回來。

在同一時間，甲板部的軍需、大副、二副、波臣，司舵都集中在無線電生的家裡開會集股，情緒緊張熱烈，他們把親戚朋友的錢都盡可能的拉來了。機器部的機輪長、機輪副、機輪員和樹油等，也在機器間密議籌款。

蝦球猛然記起：一個星期又過完了，今天是星期天，明早差艦啓航，爲什麼不去城隍廟側探一探沙河孤兒院那個紅褲小姑娘有沒有出來呢？他媽媽既然是擺賣香烟，我難道不能帶一兩條香烟回來嗎？他馬上離船上岸，牛仔跟着上來，他喝牛仔道：「我有事情，不要跟我！」蝦球走後，黑牡丹獨自回來參觀這艘差艦，向牛仔問長問短。牛仔領她到處走，有見過她的就同她點頭。她還走下機器間去看他們怎樣擦拭機器，作航行前的準備。

蝦球走到城隍廟側，果然見有一個香烟小攤，看管的正是紅褲姑娘而不是她的媽媽。他鼓起勇氣上前問道：「小玲姑娘，你的媽媽呢？」小玲一眼就認得蝦球，她笑道：「我放假出來幫媽媽看攤子，她去出貨了。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蝦球道：「你不記得嗎？我上星期在沙河車站聽你媽喚過你的名字。」小玲道：「你記性真好！你叫……」蝦球應道：「我的名字叫做蝦球。」小玲道：「夏球是你的名，還是姓夏名球？」蝦球道：「我本來姓夏，單名球，從小我哥哥就叫我做蝦球。」小玲道：「我的名字也是給先生改過的，我本來是叫范笑鈴，先生說笑鈴不好聽，替我改成小玲。你哥哥呢？他叫什麼名字？叫蝦公是不是？」蝦球笑道：「我六歲他就出門打仗了。我叫他做柏哥。」小玲道：「你找我媽有什麼事呢？」蝦球道：「沒有什麼要緊事。我現在在一隻軍艦上面當上士文書，明天軍艦開身去香港，我想起你媽賣香烟，我或者能給你們帶些香烟回來。我們坐軍艦，出入是不打稅的。」小玲道：「你真好心！但我媽還沒回來，她又沒留下錢，怎麼辦呢？」蝦球道：「你媽沒回來不要緊，你告訴我什麼香烟最好銷就得了。」小玲道：「廣州市最好銷的是好彩牌和駱駝牌兩種香烟。」蝦球道：「我記得！我記得！」說罷回頭就走。走了幾步，又跑回來。小玲看他的樣子很好笑。問道：「你火燒腳似

的走來走去幹什麼？」蝦球道：「我忘記問你一句話，你自己想買些什麼？我連香烟一齊同你帶回來。」小玲道：「多謝你，我沒有錢。」蝦球道：「你說呀！你說你喜歡什麼？」小玲道：「我怎樣好意思呢？」蝦球道：「不要緊，你說你說！」小玲想一想要道：「那麼就多煩你替我先墊錢買幾尺花布吧。你回來時連香烟錢一起同媽媽還你。」蝦球道：「我知道，我知道，香港花布街我很熟！」說罷他也不告辭一聲轉身就跑了。小玲坐在香烟攤旁想想這個小傻瓜，捧着肚子笑了一次又一次。

回到差艦，牛仔問道：「球哥，你到那里去來？」蝦球道：「沒有什麼事，隨便走走。」牛仔道：「又說有事不要我跟你，現在又說沒有事？你發了神經了？」蝦球到底不能瞞着牛仔，終於向他洩露了自己的秘密道：「牛仔，你不要跟別人說！我告訴你，我去看過那個穿紅褲子的小姑娘，她放假出來幫媽媽看香烟攤，我同她談過話。她問我的姓名，也說了她自己的姓名。她又答允我替她買花布送她，我又答允買香烟送她媽媽。她對我非常好呢！但你千萬不要跟別人說！記得呵！」鱷魚頭走下來監督軍火的下卸，把他們的話柄打斷了。

軍火下完，鱷魚頭就率領大副和機輪長兩人，巡察全艦，作一次最後的檢查。他們從司舵室走下來，先到船頭，檢視船頭燈，帆布上蓋，再下艙內去看軍火堆放得是否妥當。然後去看船員的寢室，指責員工凌亂骯髒的內務。上到艦面，又走向艦中，折下機器部去察看各部機器是否揩拭得發光。再然後又上來走到艦尾去檢查艙底，艙面的水櫃、廚房、帆布上蓋，舢板吊繩和船尾燈。又叫司舵開動推進器，看看有沒有窒礙。一切都檢查妥當後，鱷魚頭就吩咐大副，機輪長兩人道：「今晚全部人員密艦，非請准假不得外宿。明天上午九時正開行，到香港停八小時，再直航海口。一星期後回來。你們各部的事情都準備好了嗎？」他們答道：「都準備好了。」鱷魚頭聽了很高興，他自慰他這個外行人居然能把這艘差艦指揮得頭頭是道。他獨自回艦長室去休息，大副、機輪長分頭回到他們的崗位，指揮各員準備一切。

蝦球牛仔兩人聯同去向亞娣、黑牡丹、洪少奶、亞喜辭行，知道亞喜已回黃埔去了。他們又到城隍廟邊去再看一次小玲，可惜姻緣已經收了檔。兩人便回艦休息。這兩個難兄難弟，在廣州這一個星期，除了不能多看小玲一面留下這點小小的遺憾外，他們算是渡過他們有生以來的最幸福最美滿的一週了。

一夜無話，廣州市民，又面臨到了新的一天。一切營生送死的勞動又繼續開始。路屍掩埋隊的運屍車工作開始得最早，天沒亮就向郊外流化橋開動了。長堤的行人和珠江的小艇，同晨光一齊露臉，漸漸活躍起來。天字碼頭邊的這艘載重限量六百噸的鱷魚頭的差艦，在八時四十五分就把它艦頂上的黑球除下來，預告就要終止它的停泊了。

八時四十分鱷魚頭登上司舵室，跟大副搭話，蝦球在艦首向岸上眺望；無線電生在室內檢點他的工具；水手們忙碌着他們的勤務；牛仔則在艙底伴着得到鱷魚頭默許秘密登艦的黑牡丹，談笑着。八時四十五分馬專員陪洪少奶駛車趕到碼頭，登艦來送行。八時五十五分，第一聲汽笛響起來了。馬專員跟鱷魚頭握手道別，洪少奶也跟着伸出她的玉臂給她的丈夫，媚笑着用眼色跟他話別。鱷魚頭也笑着應酬他們，把他們送上岸。

九時正，汽笛又響了。大副搖動他面前的「時丹拜」，應手鈴鈴作響。「時丹拜」的箭頭指在「Slow astern」上面，艦身便開始震動慢慢離岸。大副不斷搖動「時丹拜」指揮機器部工作，又關照旁邊的「關仔沙」（司舵員英文稱謂的變音）把好舵盤，差艦便緩緩向白鵝潭方向駛去。鱷魚頭蝦球向岸上的人微笑招手告別。

長堤的景物慢慢向後退，江面上停着的船舶，一隻隻落在差艦的後邊。南北兩岸的橫水客艇，給差艦駛過的浪潮推擊得左右搖顛。這天風高日麗，差艦滿載着軍火，也滿載着全船人員的希望，破浪前進。

黑牡丹從艙底鑽出來，三脚兩脚跳上司舵室去，跟鱷魚頭一起眺望兩岸的风景。蝦球獨個兒在艦旁極目眺望，沙張望，他想搜索亞娣泊艇的所在。沙面一帶濃綠的行樹，終於落在差艦的後面了。差艦駛出白鵝潭，向左轉，

沿着廣州內港新堤，進入省港航道。

鱷魚頭的蝦兵蟹將烟屎陳、死蛇、鷄眼、麥財、趙勝和蟹王七等，在魚珠港外的艇上等着恭送他們的上司。亞喜也跟着蟹王七坐艇出來，想看蝦球一面。自從她在長堤客艇上跟蟹王七互訴身世度過了有哭有笑的一夜以後，她更加喜愛蝦球了。因為蟹王七把蝦球當作親弟弟一樣看待，她也同樣分有了這一份感情。

鱷魚頭站在司舵室中，眺望着珠江河面上自由飛翔的海鷗，心中默想：會幾何時，我鱷魚頭又左右逢源，在珠江樹立了穩固的基礎了。他記起他來時曾對九叔亞嫻他們誇言道：風水佬騙你們十年八年，我鱷魚頭不出幾個月，就撈一番大世界給你們看！現在果然說對了。今天續上了馬專員的這一條纜，直通天庭，還有什麼事情不能幹？裝載一千幾百噸貨物，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何況馬太太還分有一份紅股，大家水漲船高，同撈同發，誰做艦長都會照樣煮一碗，有什麼稀奇？最可歎還是那群失業軍人，他們無權無柄，也學人走私，活該他們倒霉。想到這裏，鱷魚頭非常得意。這時琶洲塔已經在望，黃埔軍校廢址也慢慢出現在眼前，鱷魚頭一看見這些景物，觸景生情，跟他來時一樣，不覺隨口歌唱起來：

「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主義須貫徹，紀律莫放鬆，預備做奮鬥的先鋒。……」黑牡丹聽見鱷魚頭唱得這樣高興，她也開口唱那首經過人修改的「客途秋恨」：

「涼風有信，晚景無邊。虧我懷人憔悴，度日如年。……」鱷魚頭的軍歌給她打斷了。

大副在旁邊聽見一個唱「黃埔校歌」，一個唱「客途秋恨」，他忍不住要笑出聲來。他深深地想：這是革命的黃埔嗎？誰貫徹了主義？紀律那一天不放鬆？至於那些奮鬥的先鋒，他們的骨頭已經化灰了。那個黑牡丹的更屬滑稽，她此刻何曾「懷人憔悴，度日如年」？她從眼眉到腳趾都是快樂的。這時鱷魚頭更加興奮起來，他用更高的音調把黑牡丹的歌聲蓋過：

「打條血路，引導被壓迫民族；携着手，向前行，路不遠，莫要驚！親愛精誠，繼續永守，發揚吾校精神！」

他的一群幹部，在他的汽艦邊向他招手送別。

香港在望了。蝦球指着前面向牛仔道：「扯旗山！扯旗山！」牛仔應道：「看呀！西環貨倉！石塘咀！你看，太陽還沒出來呢，我們這麼早就到香港了！」故地重臨，他們兩個人說不出的興奮。蝦球道：「昨晚洪先生吩咐，大家分兩班上岸，一班放假三小時，可惜你不跟我在一班，不能同我一道上岸去看我的媽媽。」牛仔道：「我上不上岸不在乎，我在香港無親無故。你自己去吧，記得帶點東西回來吃。」蝦球道：「你自己不上去玩玩麼？」牛仔不答。蝦球相當難過。他拍拍牛仔的肩膊道：「上去玩玩吧！坐一回電車，到爲食街去吃一碗牛腩麵，租兩本公仔書睇睇，一轉眼就够三個鐘頭了。」牛仔點頭答應。蝦球這才高興起來，臉上馬上露出笑容。差艦泊在昂船洲。鱷魚頭黑牡丹最先上岸，他們用電話通知魏經理，魏說道：「好極了！我各事都準備好了。貨物昨晚已下齊六張大貨艇，兩個鐘頭內就可以運到昂船洲來。我們在那里吃早飯？金陵還是建國？」鱷魚頭道：「我們現在在廣州酒家飲早茶，你馬上坐汽車下來吧！你行李整理好了麼？今天下午三時啓航離港，你最好把行李帶下來，省得多花時間。」魏經理道：「好的，好的。我什麼都打點好了。」

船上的人員分兩班上岸，各人辦理各人的事情。大副、無線電生兩人是甲板部同人運通公司的買手，携了巨款上岸去採辦貨物。機輪長和機輪副兩人是機器部四達公司的買手，也上岸去選購貨品。甚至派來隨輪保護的一班武裝士兵，也把整個月的餉薪伙食掃數撥出來組成了一個合眾公司，購辦香烟，兼營起生意來。全艦除了蝦球牛仔二人之外，沒有一個人不捲入這個營私圖利的漩渦。

蝦球也上岸去辦貨：他買了幸運牌香烟一條，花布衣料一件，這兩樣東西，預備帶回去送給小玲和他的媽媽

的。他買好了東西還剩下幾塊錢港幣，就帶回家預備給母親加菜，却料不到他母親送了他父親回台山鄉下去養病，至今還沒出來。

蝦球失望回到艦上，看見差艦兩邊泊滿了大小貨艇，裝貨上艦的人忙做一團。牛仔看見蝦球回來，本來輪到他第二批上岸去的，他也不上去了。無家可歸的牛仔，這隻差艦就是他的家了。

魏經理、鱷魚頭和馬專員的三合公司的貨物，因為數量太多，上得最遲。甲板部、機器部和護艦士兵們的貨在下午二時已經上好了。二時三刻，大副跑到鱷魚頭的艦長室去向他作一個驚人的報告道：「報告艦長！還有兩船貨叫回頭吧！不能再裝了！再裝的話，恐怕會出毛病。你出來看看我們艦邊的吃水線吧！」

鱷魚頭聽了大副這個嚇人的報告，他半信半疑。大副又說道：「你清楚我們差艦的載重量嗎？初建的時候它的載重量是六百噸，現在它老了，不能裝得太重。雖然歷來它都是載過了一千噸以上，僥倖沒有出過事。我們中國人可以這樣冒險，外國人是絕對不幹的。」鱷魚頭道：「你說歷來都載過一千噸，為什麼我們這回就不能載一千噸？」大副無話好說。這時魏經理跳進艦長室來，鱷魚頭對他說道：「魏經理，我們大副說不能再裝貨了，要把最後兩船貨運回岸上去。」魏經理道：「不要開玩笑。貨好容易才交涉提出來，你又要我送進貨倉去？不說現在不夠時間，也沒有人手去辦退貨的手續，幾十萬元的貨進進退退，倉租運費的損失誰來賠償？開玩笑也要早點開，現在還差十五分鐘就要開航，只消延長二十分鐘，所有的貨都可以上完了。」大副道：「我不是一定要堅持要退貨，不過是請艦長出來看看艦邊的吃水線罷了。」魏經理道：「我道是爲了什麼事，原來是過載問題。不要緊，不要緊，涼秋九月，風平浪靜，不必大驚小怪。其實我們中國人管理的船，只要有客有貨，那一隻船不過載？如果什麼事都要十足學外國人，就什麼事情都不能幹了。我這次親自出馬，我們的身家財產性命都在這里，我們還更着急，艦長你說是不是？」鱷魚頭道：「由香港到海口只二百六十哩，航程很短，不要緊的，還是上了牠吧。」

大副也不再囑咐，就退了出來。

魏經理坐下來，打開他買來的一大捲報紙，其中有一張是華商報。他抽出來交給鱷魚頭道：「你看看這張報！記者先生真有閒情，他替我們馬專員的後台大老板算賬，數目清楚得很！」鱷魚頭笑道：「行行出狀元，有一些專家們，他們是專替我們大老板算賬出名的。」魏經理道：「你說的不錯。我昨天在南北行的朋友家中，看到一本叫做四大家族的小冊子，那個作者陳什麼達的，我以為他還比四黑聯總處的機要秘書知道更多更清楚。」鱷魚頭笑問道：「你清楚我們的貨一共有多少件嗎？」魏經理道：「當然清楚。我是照貨點單一箱箱收的。」鱷魚頭道：「重量呢？」魏經理道：「我們的貨又不是論斤算錢，要知道重量幹什麼？」鱷魚頭道：「我很想算一算我們的艦究竟過載好多噸。」魏經理道：「我們的差艦是一隻自由的軍艦，用不着買保險。海關和船政署也沒權來檢查我們的載紙。過載多少，是不必過慮的。你說是嗎？」鱷魚頭道：「是的，你說得不錯。我們這自由的差艦泊在自由的港口，橫行在自由的中國，用不着這些手續。若要樣樣照正手續，那麼，運貨根本就是犯法的。」說罷鱷魚頭笑了。他很驕傲他竟是一隻橫行無阻的軍艦的艦長，大權在握，為所欲為。他想：不說是風平浪靜，就是有一點小風險，又算得什麼？這時黑牡丹跑進來道：「貨就快上完了。」鱷魚頭即刻站起來道：「好！準備開航！」

下午三時一刻，差艦拔錨了。甲板上的人，都站在艦邊觀看香港海岸的景物。牛仔和蝦球兩人倚在船首的欄杆邊，也在看週圍海景。牛仔問道：「球哥，你在岸上見到什麼人？」蝦球道：「倒霉得很，沒有見到一個要見的人。我媽媽送我爸爸回鄉下，還沒出來；去灣仔找六姑，裏面不肯開門，說這個人不在了。牛仔，你說『不在』是什麼意思呢？」牛仔道：「這還不明白？不在就是出街還沒回來呀！」蝦球搖搖頭，不贊同牛仔的解釋。他說道：「你不肯用腦筋想『不在』就是『死了』的意思呀！」牛仔道：「死得這樣快！」蝦球很感慨，說道：「人死

了像扔掉一隻死老鼠似的，沒人再提起了。除非是他的兒子。你說六姑這種人會有兒子嗎？」牛仔道：「有老公就有兒子。」蝦球道：「她也許有兒子在鄉下的。她一死，她的兒子就變成孤兒了。」牛仔道：「我也是不知道我媽是怎樣死的。我連她的樣子都記不起來，那時我實在太小了。」蝦球望一眼牛仔，有点悵悵不樂，大家就不再說話了。

差艦駛出西環海面，經大交椅，向西南了海峽前進。香港落在差艦的背後了。蝦球對牛仔道：「真可惜！跟光光看見人家發財，我們沒有一個仙的份。」牛仔道：「你說誰發財？」蝦球道：「全艦那麼多人，除了我們兩個人外，其他個個人都發財！」牛仔道：「真的？」蝦球道：「爲什麼不真？他們組織了四個大公司，買了一船的洋貨運到海南島去賣。光是香烟一種，就足足二百八十多大箱！一面運軍火到海南島去打仗，一面用軍艦做生意。你想這算盤打得好多好！我要是有錢，我一定也入一股。」牛仔笑道：「你買了一條好彩牌香烟，到海口賣掉也能賺錢。」蝦球道：「我這條香烟是不賣的。我要帶回去送給小玲的媽媽。」牛仔笑道：「看你會巴結外母！照我看，還是拆開來一路抽着玩吧。我們雖然沒錢做生意，但我們一天到晚抽香烟，潤一潤給他們看！」蝦球道：「抽香烟也不見得很潤。」牛仔道：「還不潤？你忘記了我們在香港時，同人家搶過烟頭還跟人打架哩！」蝦球道：「當然，我們今天比從前沒飯吃學做百鳥歸巢時好一點。」牛仔道：「自然，洪先生比我們更闊。」蝦球道：「馬專員又比洪先生闊，馬專員的老板又比馬專員闊，一路推上去，皇帝大總統總司令比所有的老百姓合起來都闊！」牛仔道：「能爬進他們的金庫，偷他們一點出來就够我們過一世了！」蝦球道：「你老是記得偷！」牛仔道：「不偷不騙，皇帝那兒來的那麼多金銀財寶呵！」這句話把蝦球的嘴塞住了。

一二二 奔騰的雲

蝦球慣會說牛仔「不用腦筋」，可是有些事情，他已經用了「腦筋」，却仍然不懂。牛仔直覺就可以感到的事，例如：皇帝大總統不偷不騙，那兒來的金銀財寶？這事情待蝦球用他的「腦筋」去細察時，反而糊塗了。蝦球問道：「他們偷誰的又騙誰的呢？」牛仔一本正經道：「這我怎麼曉得。我又不是張大師。」蝦球想想也覺得好笑。他覺得如真有一個張大師在旁邊多好！有什麼不懂的事情都可以問他了。牛仔道：「你猜這張船上誰最有本領？」蝦球道：「我猜是洪先生最有本領。他是文武全材，打得謔得。」牛仔道：「我說大副龍先生最有本領，他識字最多。」蝦球道：「怎見得？」牛仔道：「你進過他的房間嗎？他是用書做枕頭的。」蝦球笑道：「用書做枕頭不一定認得很多字。」牛仔道：「他還會唱番鬼歌，我看見他對着一本書唱，你問他那本是什麼書？他答道：『豆豉上樓梯。球哥，你認得幾個字，你可曾看過一本叫做豆豉上樓梯的書嗎？』」蝦球搖頭道：「我不曾見過。」牛仔道：「等大副換班下來，我們去請他講故事吧！」蝦球道：「好！」

四時正，晚飯的鈴聲響了。蝦球牛仔馬上跑上艦長室去。魏經理、黑牡丹、大副、機輪長、和護艦的排長，都先後進來了。蝦球牛仔忙着盛飯。他們等鱸魚頭就位，就一齊坐下吃飯。牛仔替大副添飯，大副很客氣，還向他道謝。蝦球走過去替黑牡丹添飯，黑牡丹把屁股一扭就站起來道：「蝦球，我自己裝得了。」蝦球一眼看見鱸魚頭的飯碗已空，就伸出雙手去接碗，鱸魚頭把碗放在桌面，用筷子向左右一劃，說道：「諸位慢請！」牛仔就過去倒茶。……這種事情，再加上早晚倒洗臉水，就是蝦球牛仔兩人在艦上的工作。他們幫廚役把東西收拾好，才在廚房門口蹲着吃飯。

飯後，蝦球從口袋里掏出一塊巧克力糖給牛仔道：「我幾乎忘記這塊糖了。你吃一半，留一半送給大副，我們請他講故事去！」說罷兩人就走向大副的寢室。

大副躺在床上，頭靠在他的用書疊成的枕頭上，左手捧着一本歌本子，遮蓋了他的臉，右手在空中劃圓圈。他的喉音響着一首蝦球牛仔不懂的歌。

.....

怒吼吧！黃河！

怒吼吧！怒吼吧！怒吼吧！

.....

揚子江在怒吼！

珠江在怒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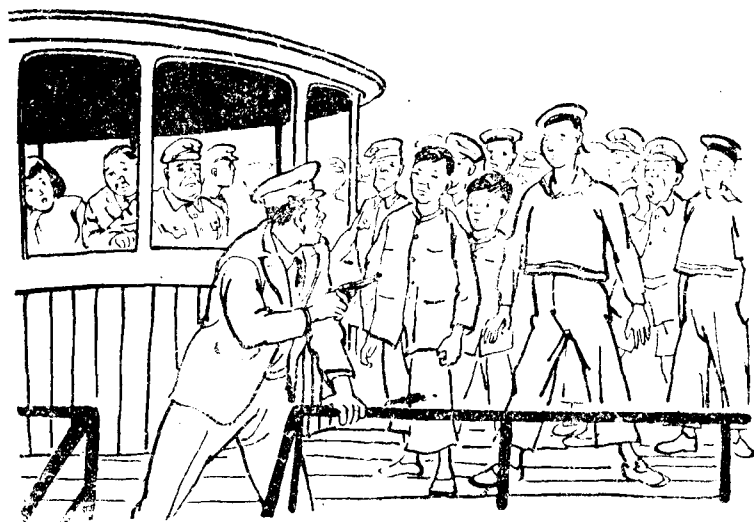
.....

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

發出戰鬥的怒吼！

.....

大副放下歌本子，看見蝦球牛仔兩人站在門口，他就叫道：「小朋友，進來！」牛仔一腳踏進去，遞過一塊巧克力糖給大副道：「吃糖！」



大副：「那個反抗命令，我就鎗斃他！」

龍先生。」大副笑着接過來，把巧克力折成三小塊，塞一塊進牛仔的嘴里，分一塊給蝦球，剩下的一塊放在自己掌心上一拍，糖就跳進他嘴里去，引得牛仔蝦球笑起來。大副道：「你們愛唱歌麼？」蝦球道：「牛仔懂得唱一首山歌，可是別人一唱過來，他就沒本事回過去。」大副道：「這不出奇，山歌多數是情歌，談情說愛，牛仔還要等幾年呢。」蝦球道：「龍先生，你剛才唱的是什麼歌？」大副裝一付怪臉道：「我唱的是一首諷刺歌，是諷刺我自己的。」蝦球順手檢起那歌本子一看，原來是一本「黃河大合唱」，他翻看幾面，上面有豆豉上樓梯，也有簡譜，他懂得一點點，他笑對大副道：「龍先生，你哄我！這那里是什麼諷刺歌？你唱的是怒吼吧黃河。」大副高興起來，他拍拍蝦球的肩膀道：「蝦球，你真伶俐！只要我一說穿，你就懂得這首歌是諷刺我了。」蝦球道：「爲什麼呢？」大副道：「我是這隻差艦的大副，我把差艦開到海南島，把艦上的軍火運給別人打內戰，我同時又跟同事合股做生意，把美國貨私運到海口去賺錢，做了這些事情，我又在這隻差艦上的這個角落唱怒吼吧黃河！怒吼吧珠江！我越唱就越慚愧！小朋友，你們懂得我這番話嗎？在這隻艦上，我從沒跟別人講過這番話。」蝦球聽來半懂不懂，牛仔更莫明其妙。他說道：「龍先生，我們想請你講故事給我們聽！」蝦球也要道：「龍先生你一房間床頭床尾都是書，書本中一定有很好聽的故事。」大副道：「講故事可以，但要每人講一個，要是你們沒有別人的故事好講，就講你們自己的故事。行不行？」蝦球牛仔都答允了，大副點燃一根香烟，就慢慢說道：

「從前有一個青年人，他夢想做一個航海家，爲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服務。他高中畢業就考進了海軍學校，選讀機輪科，在四川萬縣地方住了四年，機輪科的課程差不多學完了，但同時也看穿了海軍教育的貪污腐化，和海軍前途的沒有希望，這個人那時還有一點良心，他不肯跟別人一齊腐化下去，於是他竟不接受委派的命令，逃到重慶去學音樂。他年輕的時候就很愛音樂，這時他想：做航海家不能替新中國服務，那麼就用音樂來爲人民

服務吧！他要唱出人民的苦難、人民的歡樂和人民的希望。想不到抗戰結束了，他回到廣州來，但廣州不容他自由歌唱，他忍不住肚子餓，於是就到船舶管理所去報名登記候用，不久就派他到艦上把舵了。這個人現在正駕駛一隻差艦到海南島去，這艦上的什麼東西，運去又幹什麼，你們都一清二楚。哈哈！」他說完就縱聲朗笑起來。

蝦球聽見大副講他自己的故事，興奮得好像是喝醉酒似的，他問道：「龍先生，你今晚喝醉酒了？」大副瞪大他的眼睛道：「誰說我喝醉酒？那麼你是說我說的是廢話了？告訴你，我一年到頭跟他們那批混蛋儘講的廢話！剛才跟你們講的才是我的真心話。現在我真的一點酒意也沒有，我非常清醒！我對小朋友從不說假話。剛才說的就是我自己的故事。現在輪到你們了。」說罷他又點燃了第二支香烟。

蝦球牛仔兩人說的故事沒有一點條理，東拉一句，西扯一句，大副細心靜聽，有時在重要的關節，插問一兩句，逗引他們說下去。他們兩人先後足足說了一個鐘頭，大副的眼睛一刻都不離開他們，一面用他精密的科學頭腦替他們口述的零碎素材，在腦海中整理成一個連貫的，完整的故事。他們講完了，大副自己覺得慚愧起來。他告訴他們道：「小朋友，聽了你們的故事，我慚愧起來了。你們的生活，不能說是沒有理想的生活。牛仔你要學劍，學劍也不壞，只要學來去打抱不平，去保護老百姓。和尚不肯教，那是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懂，他們是借神道混飯食的傢伙，他們是一批對社會沒有用的廢料。蝦球你要投游擊隊，投游擊隊好極了！自然，你也不是想通了政治的道理才去投游擊隊的。總而言之，不管你們的思想怎樣模糊不清，這有什麼要緊呢？你們一想到學劍，就馬上到羅浮山去；一想到要想投游擊隊，就馬上爬過獅子山踏皮鞋找丁大哥去；你們絲毫不猶豫，絲毫不把前途的困難放在心上。你們比我強得多了！我真慚愧！我讀破了一床的書，現在還在想想想，自己以為想通了，自己以為有理想，却依然躲在走私差艦上唱怒吼吧黃河來陶醉自己欺騙自己！」他把香烟包裏最後的一支香烟點

燃·對着面前兩個瞪大眼睛的孩子又說道：「你們追隨洪斌是無知，我追隨他就是無恥了。因為我早已看穿了他的狼心狗肺。你們將來有一天看穿了他時，絕不會像我今天一樣，爲了保全飯碗巴結他的。一定的，我相信你們會離開他或幹掉他的！」大副的說話像瀑布似的傾瀉出來，他覺得已經找到了够資格聽他訴說衷情的人了，雖然他們不一定句句話都聽得懂，大副只要能够吐出來心里快活，他就不管他們懂不懂了。

蝦球牛仔很興奮，也很快活。他們雖然不盡了解大副的話，但他們看出他的心腸是好的；他們尤其感激他的那種平等對待他們的態度，使得他們坐着捨不得走開。這時離外海天相接，一望無涯。右舷方面，遠遠地露出一線大嶼山的海岸線。空中有着「團團奇形怪狀的烏雲，好像是千百匹駿馬，準備奔騰騰躍的姿勢。氣候燥悶，預告着風雨的來臨。

機輪長滿面油污衝進來，打破了他們的興奮和快活，他的話驚駭了他們。「老龍，不好了！這艦出了毛病了！機器部輪底滲進海水了！」大副道：「快塞住！」機輪長道：「已經在堵塞了！但是漏洞很多，塞了這邊，那邊又滲水進來。根本的受害在負載太重，海水跟槍枝子彈貨物的壓力太大，上下夾擊，陳舊的輪板承受不了，你說怎麼辦？我以爲，最好即刻把貨物完全傾倒下海去，這艦才會得救！」

大副聽了機輪長的話，就衝出房門跑下機器間去。機輪長，蝦球，牛仔跟在他的後邊。

機器間艙底到處是積水。大家拚命在堵塞漏孔。大副察看到滲水的漏孔竟有十數處之多，塞不勝塞。這艦又不是自動堵隔海水的新型艦式，逢到艙底破漏，而又是過載，拯救是很困難的。大副對機輪長道：「你跟我上艦長室來！」蝦球牛仔又跟在他們的後邊，跑上鱈魚頭的寢室。鱈魚頭、魏經理、黑牡丹三人談興正濃，看見他們慌張的樣子，感覺到事情不妙。大副一臉汗水，向鱈魚頭報告道：「艦長，我警告過你，你明知故犯，現在不幸果然出毛病了！我們的差艦受不住上下過重的壓力，艙底已開始滲進海水了！你是艦長，你應該當機立斷，馬上

下令把所有槍枝子彈和全部貨物通通拋下海去，這是唯一自救的辦法！」鱷魚頭跳起來道：「這怎麼成？這怎麼成！軍火怎麼能丟下海去？我有幾個頭掉回去？」魏經理更着急。他搖着大副的肩膊道：「大副，你不要說話駭人！大家都是老婆兒女的，你修修心積積德吧！這一百幾十萬元的貨物，都是我魏家親戚戚一生的血汗，艦長自己也放下了十幾萬，還有你們大家伙計也合了股買了貨，怎麼能够通通拋下海去？大副，機輪長，我求求你們，想想別的辦法吧！我賞你們兩八五千港幣茶銀，請你們想想別的辦法吧！」黑牡丹拉着鱷魚頭的手，連聲急嘍道：「怎麼辦？怎麼辦？船沉怎麼辦？我不會游水呀！洪先生，那我一定死啦！一定死啦！」鱷魚頭捧脫她的手，衝出艦長室，大家就跟着他。他下到機器間，輪底的海水已經漲高了一尺多，還在繼續湧漲，堵寒的努力，等於徒勞了。鱷魚頭跑上船面來，拉大副上舵室問道：「你看真的沒有救嗎？駛回香港行不行？或者開動快車，駛到北邊的岸邊？你快出主意呀！」大副吼道：「你當什麼艦長，我要你下令拋槍彈貨物下海你怎麼不同意？我告訴你：你的差艦是注定沒有救的了！」鱷魚頭也發脾氣道：「我寧可讓差艦沉沒，決不甘願把貨物拋下海去！我還要保存性命，決不與差艦共存亡！既然無救，我就下舢板離艦，我要親眼看到它沉沒！」艦上的人開始騷動了，他們擠上司舵室來，來聽受這個司令塔總司令洪艦長的命令，偏偏這個艦長又是十足的外行，船艦臨難時艦長的任務，他根本就不懂也不想懂。一艦的靈魂，竟是一個軍校步科混出身，械鬥走私倉爆發了跡，不學無術的大騙子大流氓！他怎能把乘員援登彼？大副對他已完全絕望了，這個讀破一床書、醉心音樂、夢想做航海家的知識青年，這時不知那里來的一股傻勁，他鄭重對鱷魚頭道：「你有幾枝手槍，快拿出三枝來！我要盡最大最後的努力。你滾吧！你這個全世界最可恥的艦長！」

鱷魚頭馬上檢出一枝左輪手槍給大副，不敢跟這個發威的大副硬抗。大副接過手槍，上足了子彈，他就吩咐二副道：「向右轉四十五度，直航大嶼山！全速！」說罷就下來，站在梯口向士兵們下命令道：「弟兄們！大家

聽我的命令！即刻把所有的貨物槍彈盡速丟下海去！大家沉着！不要慌張！我們是有救的！那個敢反抗我的命令，我就當場槍斃他！」蝦球叫牛仔道：「來！幫弟兄們的忙！」在大副的親身監督下，減輕負載的努力開始了。一箱箱貨物給拋下海去。蝦球拋掉了他那一條幸運牌香烟，留下一件花布衣料，用來捲繫在自己的腰圍上，當作腰帶。牛仔像瘋狂了似的拋擲各樣貨物。甲板上的大家都忙做一團，機器間的人給海水淹到了腰部，簡直不能工作了，他們就一湧跑上來。大副最後一次看察機器間，知道完全無望了。他跑上來找蝦球牛仔兩人，對他們說道：「小朋友。你跟我來！我放你們下舢板，你們不能死！」蝦球道：「龍先生，那麼你呢？」大副道：「你放心我吧！在萬縣我可以游過長江。」他們走到艦尾，才發覺舢板已給鱷魚頭放下海邊開去了。舢板上坐着鱷魚頭，魏經理，黑牡丹三個人。大副罵道：「他臨陣逃亡了！」蝦球道：「龍先生，不要緊！我們也會游水！」大副照舊監督所有人員繼續拋擲貨物，減輕載量，企圖全速開向大嶼山，救活全艦乘員的性命。但他拿不穩兜竟他還有多少分鐘的機會。他又把蝦球牛仔帶上司舵室去，取下那個唯一的救生圈交給他們道：「小朋友，你們的生命比我們這里任何人都寶貴！你們緊緊抱着它吧！差幾就要下沉了！你們記得向北邊海岸游過去呵！」蝦球問道：「龍先生，那麼你呢？」大副道：「我要最後一個人離開這隻艦。」二副迴過頭來對大副道：「機器全部失靈了！」

空中的烏雲捲了過來，跟着怒吼的風聲，奔騰着，威嚇着這隻垂死的差艦。海浪撞擊着船舷，增加了艦身的盪動。這時大副才記起無線電生，他跑到他的房間一看，原來他獨個兒閉門喝得酩酊大醉。大副搖醒他道：「船要沉船了！快起來打電報！我們的位置是北緯一一四度東經二三度又五分！」無線電生大吃一驚，他摸到發報機前就「……——」拍出無數個「S.O.S.」，但却把位置拍錯了。

船尾已開始傾斜，艦首翹了起來。大副下令全體離艦，叫大家向北泳去，各尋生路。大家就撲跳離艦了。大

副教蝦球牛仔緊扣住救生圈的繩帶，說聲：「小朋友，再見了！」就把他們推下海去。

這艘載滿了無窮的貪婪、無比的野心、無數的美式武器、美製商品、和可憎可愛可憐可恥的人們的差艦，終於因爲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在這嶺南的海濱，爲它自己掘下了墳墓，讓海水把它埋葬了。

二二二 狂嘯的海

雲在奔騰，海在狂嘯。差艦給浪濤吞沒了，它的不曾福國利民的可羞的歷史，也從此終結了。但是，在它沉沒的地方，還留下海水的漩渦、油漬、甲板上的一些零件用具和那一條寄託着蝦球的甜蜜的夢幻的幸運牌香烟。

……

殘酷的生死的掙扎，生死的搏鬥在這兒開始了。蝦球牛仔跳下去的時候，救生圈浮在海面上，他們却被海水反擊脫手直衝下海中去，在海中打了一個圈，到浮上來的時候，救生圈已經在幾個人的爭奪中。人們互相毆擊，個個都想打垮別人，自己獨佔救生圈。在中間的一堆人正在互毆得不分勝負，而在附近浮游的人，還繼續泳過去參加這自殘的搏鬥。蝦球牛仔看見這情形，他們決心不要這個救生圈了。

鱷魚頭真的是在親看差艦的葬儀，蝦球一眼看見舢板，就叫牛仔道：「牛仔！舢板！快游過去！」蝦球拚命像箭似的游過去，牛仔遠遠跟着。艦上的幾十個乘員，都先後看見舢板，就從各個不同的距離，朝舢板游過去。蝦球游近舢板旁邊時就大嚷道：「洪先生！我是蝦球！」黑牡丹聽見就伏在艇邊，向外邊伸出她的手來，叫道：「蝦球！拉我的手！」蝦球握着她的手，翻身上去了。

四五十個人追蹤在蝦球的後面，也想攀登舢板來，其中就夾着一個牛仔。蝦球這時也學黑牡丹剛才的樣

子，伏在艇上向外伸出手來，大聲道：「牛仔！快呀！拉住我的手。」這時許多人都攀到艇邊，兩邊的攀力不平均，舢板傾斜搖晃着。魏經理哭嚷道：「要沉的呀！大家慢慢上來不要爭呀！」鱷魚頭看見這情形，他心想：你們要活嗎？我活比你們活要緊！一道活下去嗎？在我的舢板是不可能的。絕對不可能的！他的心一橫，就拔出手槍來，重重敲擊那些攀在艇邊的手，和拾起來的頭。有些給敲擊掉落海去，有些咬牙忍受着碎指穿頭的痛苦，拚命都要掙扎上來。艇更傾斜了，鱷魚頭就一連放了三槍，把最頑強的三個人的腦袋射穿，他們翻身掉下去了！黑牡丹雙手蒙着眼睛哭起來，發狂地喊道：「殘忍呀！你爲什麼要殺人呢？……」鱷魚頭罵道：「你哭什麼呀！死人！我們要他們死，我們才能活呀！」這時牛仔和別的人也攀上來，鱷魚頭照舊先用槍尖擊打他們，打他們不脫，他又射擊了。牛仔的手已經給蝦球擄着，正要拉他上來，牛仔的頭上却中了一彈，鮮血湧噴出來，牛仔瞪着眼睛最後一眼望着蝦球，也沒有留下一句話，一鬆手，他就滑了下去！蝦球望着沉沒下海的牛仔，不再浮上來，他瘋狂了！他翻身坐好，握到一把木槳，高高舉起來，重重擊打鱷魚頭的手，把他的手槍擊落海去。跟着，他就全身撲過去，要咬斷他的喉嚨。

鱷魚頭給蝦球擊落了手槍，他來不及拔出另一枝手槍動身，蝦球



下留有沒也，球蝦着望眼一後最，睛眼着瞪仔牛
！去下了滑就他，手鬆一，話句一

已抓傷了他的皮膚，差一點咬到他的喉頭，就給鱷魚頭擒着雙手，兩人就在舢板上格鬥起來。舢板搖晃得越發利害，在艇上的人就不停地大叫：「救命呀！」在艇邊的人就狂喊：「打死他！打死洪斌！」一邊就擁上舢板來。在衆人的呼救喝罵聲中，在風的怒號海的狂嘯中，在黃昏的暮色里，這唯一的舢板，一下子就翻倒沉沒了！

暮色籠罩着大海。蝦球掉下海里，他浮上來看見鱷魚頭急急向遠遠一線的大嶼山游過去。他就再潛下海心去，到處找尋牛仔。黑牡丹、魏經理兩人獨力掙扎，高舉雙手，再三昇沉，吶喊求救，沒有人去理會他們。他們吞飽吞脹了海水，以後的運命，不是給海浪捲送擱淺在無人的岸邊，就是葬身在魚腹之中了。

人人都離開了之後，蝦球無法尋找牛仔。這時暮色蒼蒼，快看不見北邊的海岸線，他終於只得放棄了尋覓他的友伴的心願，急急泳過去，尋自己的活路。

在海面上，一群船員水手、一群士兵、還有龍大副、機輪長、鱷魚頭和蝦球都在不同的位置，泳向同一的地方。沒有無線電生的蹤影，他是鱷魚頭的槍下冤魂之一。現在，有誰知道他的屍體的位置，是在東經幾度北緯幾度呢？又有誰打電報通知他的老婆，告訴她來收屍呢……海吞沒了一切，只留下生人難忘的記憶。

夜色深沉，大海在哭泣，在嘯叫。蝦球沒有閒暇傷心，他沉着氣，均勻着呼吸，在慢慢浮游。千千萬萬的少年死去了，他是死剩中的一個。在過去有許多偶然的遭遇讓他不死，可是如果沒有加上他本身的掙扎，他也早不能活下來了。他這時對着那麼遠距離的海岸，再不去估計自己到底有沒有力量游到岸邊，只顧調節自己的呼吸動作，頑強地、沉着地掙扎上前。死神等在他的後邊，他上前一步，就離開牠遠一步。海浪從後邊擊來，他隨時知道，他的方向沒有弄錯。

時間進行得多慢呀！渡過一個半夜，就好像渡過了一年。得到浪潮的帮助，蝦球漂泳了好幾個鐘頭，他的軟綿無力的腳終於觸到沙地了。這是一個人跡少到的海角。有一片沙灘，沙灘背後是黑漆漆的巖石。蝦球的眼睛看

不到什麼東西。他好艱難才用雙脚一步步挨得上沙灘來，他走到一處靠近巖石的沙堆，坐下來，閉着眼睛，再慢慢靠下他的上身，然後撥些身旁乾燥的沙土覆在他濕淋淋的身上。垂下他軟軟的手。這時，他一點什麼感覺都沒有。他跟附近的巖石一個模樣，同露着憎惡憤怒的面孔，沉默着，沉默着。

太陽出來了。

蝦球還睡得很濃。海邊，在陽光的照臨之下，展開了一場生人死人之間的糾葛。起先是一個士兵發現海浪捲上來的一具浮屍，他就拖那具屍體上來，剝掉他的衣服，尋他口袋里的鈔票，脫他手上的戒指手錶。後來給別一個赤頸的水手發覺，也跑過來爭搶死人的財物。另一個全身光裸裸的士兵，又在附近拖回了一具女屍，也把她的衣服除下，也剝掉她的金器，搜尋她的鈔票。這樣，再加上一哄而集的人一共是五個士兵，一個水手，一個大副，他們就爲了死人身上的財物，由爭執而打起架來，打得血流了，頭破了。這一群赤裸的人類完全喪失了人類的尊嚴，喪失了人性，像野獸似的互相吞噬。

因爲過度的刺激弄昏了頭腦的大副，這時慢慢清醒過來了。他大嚷道：「弟兄們！大家不要打了！聽我的話吧！」大家的瘋狂的行爲，很快就給大副喝止。他們之中，有的也覺得打得太不像樣了，他們也漸漸清醒了。

大副道：

「你們打什麼呢？要打就兩個兩個人對打，打到死爲止！那一個最後活下來，那一個就獨得這些鈔票金器。誰贊成這樣打法？贊成的說呀！我跟他先打！」

沒有一個人作聲。大副又說道：

「不打就大家平分！大家聽我說：金戒指、手錶歸最先看見的人獨得，鈔票拿出來平分，各人用做路費，自尋活路！……」

蝦球醒來了，他睜開眼睛，在耀眼的太陽光下，他看見一團人在海邊說話。他就叫嚷着奔跑過去。他看見大副，歡呼道：「龍先生！龍先生！」

大副也非常高興，他熱烈地抱着蝦球。他又對衆人說道：

「大家贊成嗎？——不反對就照這樣辦了！蝦球是我們同生死共患難的人，他也有一份。」

大家完全同意，就紛紛把鈔票放在沙灘上平分，每人分得幾十塊錢。這些錢，是死了的魏經理和黑牡丹送給他們的遺產。這兩個死人，給他們每人一點點路費，讓他們能夠找尋生路活下去。魏經理黑牡丹的本意不是這樣，但那些分了錢的人，却給激發起感激的心情來。一個士兵看見黑牡丹的裸屍，他用悲憫的聲調說道：

「我們怎能忍心讓她赤光身子躺在這裏呢？我們埋葬她吧！」

經這士兵一提，衆人就自動把兩具屍體抬到山邊去。大家默默地動手扒土，掘了一個淺淺的坑，把一個女人和一個商人同埋在一起了。他們死前都是有同樣的夢幻的人，他們夢想交結到好人和好運，却想不到他們交到的「好」運，是死後同埋在一起。

浪潮排山倒海似的捲上沙灘來，像千萬匹奔馬，追逐着，趕上的超過，落後的又趕上；「呼嘯——呼嘯！……」的潮聲，震動着人們的耳膜。岩石屹立着，抗拒着海浪的衝擊，大自然也跟人間的生物一樣，有着它們的鬥爭。

大家望着海，想着心事，談着話。大副向蝦球問長問短；士兵們正商量着如何上路。這時正向海上眺望的水手喊道：

「看呀！又有一個屍首漂上來了！」

大家一齊奔到海邊去。水手抱起了那個死屍，他望着死人那雙張開的憤怒的眼睛，那頭上流盡了鮮血的槍

眼，那慘白色的皮膚，他輕輕喚一聲：

「牛仔！」

蝦球排開衆人衝上前去，他看見牛仔赤裸的身體僅剩一根褲帶，那雙憤怒的眼睛望着他。他湊近牛仔，呆了一陣，喉嚨像給什麼東西塞住了，說不出話來。他的眼淚掉在牛仔的臉上，好久他才說出一句話來：

「牛仔！牛仔！我知道你辛苦了！你闔上你的眼睛吧！」說罷他就伸手默默地把牛仔的眼皮按下來，摩撫了幾下，放開手，牛仔好像知道蝦球安慰他似的，果然闔上了眼睛了。大副在旁邊看着這情景，眼淚滾流出眼眶來，他拉開蝦球，喝道：

「走開！」

他從水手上接過牛仔，抱得緊緊地，開腳向岸上狂奔。他的眼淚洒滴在死人的胸口上。蝦球一路號啕哭着追趕上去。衆人默默不響，肅穆地跟上去。

風在怒吼，海在狂嘯，人在哭號，在這南海的一角，一個小孩的葬禮開始了。大副放下牛仔，跪下來，用兩手扒開鬆土。陽光陰暗下來。雲在奔騰飛行，像死人的遊魂似的，一去就不再回頭了。蝦球坐在牛仔的屍身邊哭了一會，他就解下他腰間緊繫着的幾尺預備用作愛情的贈禮的花布，用來圍纏牛仔赤裸的身體。衆人幫着扒坑，這坑就在黑牡丹墳堆的左近。

大副叫道：「得了！」衆人就停手。

蝦球抱起牛仔，走到坑前，踏下去，輕輕把他放下。大副叫道：「蝦球，你站上來！我們要填下泥土了！」蝦球站上來，兩手握兩把泥土，最後望牛仔一眼，就把泥土撒下去。他即刻背轉身站着，面向着狂嘯的大海，他沒有眼淚了。大副跟衆人填好了泥土，他記起他的一枝左輪手槍，他就拔出來，激動而又莊嚴地向上空放了一

蝦球傳第二部

白雲珠海

一	定	承	印	繪	著
九	價	印	行	圖	者
四	●	者	者	者	者
九	八			特	谷
年	年	嘉	新		
二	七	華	民		
月	月	印	主		
三	初	刷	出		
版	版	有	版	偉	柳
	角	限	社		
		公			
		司			
		香			
		港			
		德			
		輔			
		道			
		西			
		三			
		〇			
		八			
		號			
			香		
			港		
			干		
			諾		
			道		
			中		
			一		
			二		
			三		
			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5000—8000

長篇
小說

蝦球傳前兩部

谷柳作
特偉畫

春風秋雨 白雲珠海

這兩本小說都是講流浪兒「蝦球」所經歷的故事。第一部「春風秋雨」，說蝦球未出世時，父親就過了金山，母親靠做苦工過日，蝦球長大了學做小販，後因生意難撈離家出走，被撈家王狗仔誘去做他的「馬仔」。蝦球開始走入黑社會。過那神奇驚險而又辛酸的生活，這期間他戀愛

過蛋家女，做過走私和爆倉大王的什差，坐過監牢，做過扒手……

第二部「白雲海珠」說到蝦球在絕望之餘，想和他的結拜兄弟牛仔一同到葵涌找丁大哥當游擊隊，誰知一到大鵬灣竟給人當壯丁拉到廣州。當汽車走到沙河時，兩個機靈的小伙伴竟跳車逃脫了，重新過他們流浪的生活。在西濠口碰到了大哥了，但丁大哥不收容他，他性急起來竟把自己的身體賣給人命販子。後來幸而得鱷魚頭打救，叫他在差艦上當上士文書。

「狂嘯的海，奔騰的雲」終於把這隻滿載私貨的差艦覆沒了，牛仔也被鱷魚頭打死了！蝦球又和龍大副等一羣人去開創他們的活路……

這部書寫蝦球的忠貞可愛，鱷魚頭的善撈世界，馬專員的奸詐鹹溼，洪少奶的勾勾搭搭：均刻劃入微，在這些人物的瓜葛中，暴露出珠江人民血淚斑斑的真實。

故事生動曲折
文筆通俗清新

新民出版社發行

香港干諾道中一三二號

蝦球傳第三部

山長水遠

谷柳著 · 畫偉持

本書是蝦球傳的第三部，寫到蝦球坐的差艦沉沒後，跟龍大副等一羣人奔上山去。後來又坐船到廣州，想跟林四海到鶴山開茶館。誰知他們到了鶴山的三邊墟時，林四海的茶館燒了！他的老婆也不見了！

蝦球偷了龍大副的手槍，心裡想着參加游擊隊，但是兩脚却毫無目的地走到沙坪，在沙坪很快便認識了一羣頑童，並且被他們奉爲「大哥」。

往後便展開了驚險的故事！這裡有蝦球智奪機槍參加人民隊伍，丁大哥深入敵區計取鱷魚頭，蟹王七死硬頑固卒之被俘，鱷魚頭由威風八面到落荒逃走！……從這些故事的穿插裡表現出人民武裝在游擊區是怎樣地緊靠人民排除患難；而反動軍隊是如何地腐敗顛預殘民以逞。

這是一面照妖鏡，使妖魔鬼怪畢露原形；這是一塊指路碑，讓萬千讀者認識方向。

· 定價三元 ·

新民出版社印行

香港干諾道中一三二號

★書叢活生年青★



！友朋的年青是
！燈明的活生是

怎樣求得新知識
曹伯韓著 每冊一元

它告訴你：什麼是知識的來源？學習的目的？讀書計劃，從那些知識。

戀愛新論
景雲著 · 一元四角

你，愛情與友情
大戀了應該怎
在戀愛的青

談交朋友
方向之著 每冊一元

你
的友誼？
愛和友情的
：它將幫助你
獲得真正
、同志
友？

娛樂與人生
徐平著 · 每冊一元

本書以正確的
生中往往不被重視的
娛樂在人生的地位如何
樂，什麼是娛樂的真義。
獲得有益的娛
裡告訴你：
這個在人

新民主出版社總經售

香港干諾道中一三二號

.K.\$2.40